

路益師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基督徒作家，他的讀者群遍佈之廣，他所受到的愛戴與崇敬之深，幾乎無人能出其右。

1963年路益師去世之後，近乎20億本的著作銷售一空，至今暢銷不輟。他的作品不但帶給千萬人豐盛的心靈饗宴，更陪伴無數讀者經歷深刻的屬靈歷程。

且讓我們來看看這股路益師風潮——

- 探討路益師生平及著作的書籍，總數驚人，佳評如潮。
- 路益師是少數幾位得以榮登《時代雜誌》封面的風雲人物。
- 數以百計的路益師讀者俱樂部及讀者群遍佈世界各個角落。
- 以其悽美動人的婚姻為題材的兩部電影皆廣受歡迎。

《路益師的奇幻世界》記錄了路益師的舊識——包括繼子、摯友、專任編輯——和深入研究其著作的學者專家生動的「口述」，藉此追憶、探討他如何能在文字界贏得如此舉足輕重的地位，以及他個人對寫作的觀感和角度。

本書不但涵蓋路益師的信仰進程、婚姻實況，從中更可一探這位偉大基督徒作家內心世界的堂奧。



● 大師的心靈世界 14

路益師的奇幻世界

顧約
翰·鄧肯
CH
PR
6023
.E926
D91m

雅
致

● 大師的心靈世界 14

路益師的奇幻世界

約翰·鄧肯 (John Ryan Duncan) ◆ 著
顧瓊華 ◆ 譯

BSOP LIBRARY



00031055

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作家——
路益師 (C. S. Lewis) 生平及作品側寫

*The Magic
Never Ends*

The Life and Works of C. S. Lewis

Amazon國際網路書城
讀者★★★★★五顆星
評價TOP好書

CH
PR
6223-E 926
Dgim

封面美工：劉芬

路益師的奇幻世界

約翰·鄧肯 著 顧瓊華 譯

出版者	雅歌出版社
發行人	蘇南洲
總編輯	彭海瑩
資深主編	許一琴
執行主編	劉思潔
總代理	雅歌社
	台北市辛亥路一段 66 號 2 樓
	電話/886-2-2363-5616
	傳真/886-2-2365-8019
	E-mail/wilders@ms21.hinet.net
	郵撥/19756031 雅歌社
登記證字號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 3674 號
承印者	松霖印刷廠

中華民國 92 年 (2003 年) 4 月初版
· 版權所有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路益師的奇幻世界 / 約翰·鄧肯 (John Ryan Duncan) 作 ;
顧瓊華譯. -- 初版. 臺北市 : 雅歌, 民 92
面 ; 公分
譯自 : The magic never end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C.S. Lewis
ISBN 986-7955-25-0 (平裝)

1. 路益師 (Lewis, C.S. [Clive Staples], 1989-1963) - 傳記
784.18 92004584

**The Magic Never End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C. S. Lewis**
By John Ryan Duncan
Translated by Claire Ku
©2003 Christian Arts Press
2F, No.66, Hsin-Hai Rd., Sec. 1
Taipei, Taiwan, R.O.C.
First Printing, April 200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USA by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2001 by John Ryan Duncan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每本定價 NT\$200
ISBN 986-7955-25-0

The Magic Never Ends

目錄

致謝	9
序	11
第一章) 追本溯源	29
第二章) 良朋密友	45
第三章) 真實的神話	61
第四章) 痛苦的奧祕	77
第五章) 地獄來鴻和蘇格拉底辯論社	87
第六章) 純粹基督徒	97
第七章) 奇幻永續	109
第八章) 心隨境遷	129

路益師的奇幻世界

第九章) 愛	139
第十章) 卿卿如晤	151
第十一章) 1963年11月22日	159
第十二章) 洞見補遺	165
後記	183
附註	185

奇幻永續

獻給鄧肯·安娜——

使周圍的人都相信有奇幻這回事的
美麗小女孩。



The Magic Never

致謝

我生命的本源無它，……我稱之為喜樂……也可稱它是一種特殊型態的不悅或憂傷，而這種型態卻是我們所需要的……

任何形式的喜樂都撩人思緒。它絕非擁有，而是一種渴望，渴望過往已久、遙不可及，或即將來臨之事。

——路益師 《驚喜之旅》

本書與相關的記錄片若沒有以下諸位同事和朋友的幫助和支持，實難以完成。他們包括：格洛斯（David Crause）、哈克（Bob Huck）、尼爾森（Steve Nelson）、愛因斯坦（Scott Eisenstein）、雷恩（Cathy Ryan）、哈默倫（Pat Hammerlund）、伯列特（David Barrett）、喬利（Elaine Joli）、麥德（Shaun Mader）、麥克森（Cheryl McShane）、華納（Francis Warner）、華德（Gail Standish Ward）、漢金（Ryan Hankins）、康辛（Peter Cousin）、蕭沙（Jim Shaw）、鮑伯（Randy Bobo）、白虛德（Peter Batchelder）、金雷賽（Jill Keenleyside）、巴菲（Peter Buffett）、休斯（Mary Beth Hughes）、麥特（Alyce Myatt）、何伯樂（Sandy Heberer）、巴拉德（Stevie Ballard）、托比（Melissa Lamb Topp）、肯戴（Bob Kendall）、費茲威廉（Lisa Fitzwilliams）、艾斯確達（Victor Estrada）、史弗利（Chris Spheeris）、羅斯坦科斯基

(Alison Rostankowski)、史羅克姆 (Matt Slocum)、赫道夫 (Darele Heisdorf)、伯格 (Michael Bolger)、溫格 (Debra Winger)、譚布林 (Susan Templin)、福格 (Peter and Trish Fogg) 和金斯利 (Ben Kingsley)。

我特別感謝梅德和位於伊利諾州惠頓市惠頓學院衛德中心 (the Marion E. Wade Center at Wheaton College in Wheaton) 之全體員工。他們友善又周詳地提供有關路益師生平的檔案。同時，也謝謝哈芙森 (Holly Haverson) 在編輯方面提供的寶貴意見。此外，需記上一筆的是，若沒有奧斯特米克 (Patricia Ostermick) 的考察和編審，本書亦難有成書的可能。她在學術研究上的審慎與細節上的關注，對我們這間小公司有幸出產的成品貢獻良多。

在此，我向本書的受訪者致最深謝意，謝謝他們所提供的時間和洞見。最後，我更要謝謝路益師，多謝他寫出不朽的鉅著……也向提供靈感的全世界讀者致謝。

序

小說家、兒童奇幻文學作家、詩人、演說家、廣播評論家、牛津學者兼教師、基督教護教作家。這位身材健碩、頭髮微禿，大半輩子孑然一身，來自英國牛津大學幽深的學院迴廊的人物，正是路益師 (C. S. Lewis)。他多才多藝、思想深邃、才華出眾，卻又虛懷若谷，堪稱英語世界中的頂尖作家。然而，要確認路益師的卓越地位，卻得以一個較廣闊的角度來評量他的作品。他是以詩人著稱嗎？似乎不是。他夠得上小說家的稱號嗎？也不盡然。畢生鑽研路益師作品，曾發表許多著作和演說，現任職於亞特蘭大的英國文學教授哈蒂 (Dabney Hart) 論道：「若說他未躋身於二十世紀偉大小說家之列，對路益師而言，絲毫未損他的地位。因為，就我看來，他本身就是最有資格做出這項評論的人。」

如此說來，路益師到底是何方人士？廣受好評的他，究竟有何出眾之處？正如過去五、六十年來，研究路益師

作品的其他學者一般，哈蒂清楚明瞭，單憑路益師的小說和詩作，並不足以評定他的成功與卓越之處。因為事實上，路益師作品的出類拔萃，不單是由於他運用文字的巧妙，和鋪排情節的睿智；亦不僅僅是由於他筆下的獨特人物和想像力，或是他在現實生活之外所開闢的另類世界而已。路益師作品的偉大，在於他將深奧的哲學理念闡釋得淺顯易明，成為讀者在各自奔走天路時的極佳助益。為達致上述目的，他以小說家的身分出現〔如《裸顏》（*Till We have faces*）、《來自寂靜的星球》（*Out of the Silent Planet*）、《那股邪惡的力量》（*That Hideous Strength*）〕；以兒童奇幻文學作家的身分出現〔《那里亞春秋》（*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Series*）〕；他嘗試諷刺文學〔《地獄來鴻》（*The Screwtape Letters*）〕，也以基督教護教家的身分，發表大量專著和論文，包括《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痛苦的奧秘》（*The Problem of Pain*）、《神蹟》（*Miracles*）和《卿卿如晤》（*A Grief Observed*）等等。

若要衡量路益師作品的成功，只消從年復一年增加的讀者群，和讀者對其作品歷久不衰的熱愛程度，就可以看出。路益師實屬稀世的天才之一，在著作中，界定本身的屬靈經歷並解讀自己的天路歷程時，又同時為其他人開創

生命更新的契機。本書可謂介紹路益師生平及著作的口述歷史，由其舊識和一生致力研究其作品的人士，分享他們對路益師的認識和觀點，且讓我們一起徜徉其中吧！

以廣受歡迎、銷路順暢、風格獨特等評語來形容路益師的作品，實屬過謙之辭。事實上，路益師著作全集（共三十八冊）從未絕版過。他擁有來自世界各地、各個階層，涵蓋教內或教外，成千上萬的讀者。甚且，這些讀者不只是隨意瀏覽他的作品而已，而是卷卷愛不釋手。據最近的銷售統計，路益師的作品在全世界的銷量已超過二億冊。從1989年起，《那里亞春秋》每年的銷售數額都超過一百五十萬冊。若說閱讀路益師作品的人數勢將與日俱增，絕非誇大之詞。迄今，全世界各地，以研讀路益師著作為名的私人俱樂部、讀書會和集社，已超過兩百個。¹

然而，需要留意的是，熱愛路益師作品的讀者，彼此之間有很大的差異性——這是因為他的作品不只觸及基督徒，也觸及非基督徒的心靈。何以如此？因為路益師書中所問的有關哲學、心理學和道德的種種問題，正切中所有人類存在之核心。

是否有神？

若有，是否只有一位？

既然有神，邪惡為何還能侵擾世人？為何饑荒、戰爭、人口過剩、死亡和災難，從不止息？

相信神何以能使人心滿意足？

信心又如何能幫助人克服痛楚？

對許多讀者而言，路益師歸信基督教的歷程和其信仰的內容，也成了他們歸信基督的重要因素。於伊利諾州惠頓學院暨研究所，講述宣教學和靈性造就學的多爾諧教授（Lyle Dorsett）說道：「路益師是影響我成為基督徒的因素之一。他不是惟一的原因，但他的著作對我意義重大。他的自傳《驚喜之旅》（*Surprised by Joy*）帶給我許多啟發，他行過的天路歷程更令我有似曾相識之感。路益師心中一直埋藏著一種渴望。儘管世界充斥著自然主義和物質主義的思想，但最終你仍然被心底那份極力想掙脫的渴望所牽引。我過去很害怕成為基督徒，因我怕自己必須有所改變，也以為從此生活再無樂趣可言。然而，事實恰恰相反。路益師教導我禱告的神學。指引我基要信仰的正是他。」

終其一生，路益師對信仰一直抱持一種追根究底的態

度。不論小說或非小說，都可說是在他探索的過程中，為自己的信心抉擇所做出的辯護。在字裡行間，他不需要像牧師那樣說教，反倒可以扮演一位循循善誘的良師，因此，他的小說吸引了大批非基督徒讀者。事實上，許多讀者在步入路益師的心靈世界時，渾然不覺他是以基督徒的觀點來寫作。

「我認為這是他最出色的成就之一。」蘇格蘭愛丁堡大學英語教授曼羅夫（Colin Manlove）說：「路益師有一顆異常廣闊的心靈，所以他可以從各種角度，解釋一生中因神所感受到的種種喜樂。你不能將他與勞倫斯（Lawrence）、福斯特（Forster）或吳爾芙（Wolfe）比較——他根本不想從事與他們相同的事。在談論路益師時，你必須留意他的另類目標，包括喜樂的體現、在小說中注入新意、不著痕跡地為基督教辯護——等等。當然，還包括構築一個似假還真的奇幻世界。然而，以上這些目標都不是二十世紀的批評理論所重視的。」

「雖然路益師的小說裏，有很明顯的道德或宗教意味，但他本人卻認為至關緊要的是忠於自己寫作的動機。」曼羅夫繼續說道：「路益師下筆時，就像從一位普通、平凡又守舊的無神論者，逐漸轉變為基督徒。」

在小說與非小說類的作品中提出靈性問題的方式，使

得路益師與當代或其他世代的作者區隔出來。少有作者能在提及尋找神或啓示的主題時，既引人深思又饒富趣味，路益師卻能兩者兼顧。他的聰明睿智及他對英國文學和神話的浩瀚知識，使得他在編排論證和故事情節上，有如鬼斧神工。更甚於此的是，路益師童心未泯，能發揮無邊的想像力和創造力，開發不同的意境、繽紛的景致，和人物百態，將捆綁人類的種種軟弱和試探表露無遺。

由於他作品的性質和風格千變萬化，以致路益師能使用他的小說傳遞道德和生態學的价值，不但補足靈性的需求，也吸引了舉世的矚目。「他所要表達的要項之一是多元文化主義。」曼羅夫說：「實際上，路益師所有的書都在傳遞一個觀念，就是逐漸習慣於與異於人類之物相處。不論是半人半獸，或「沼澤怪人」(marshwiggles)，還是源自陌生海洋式星球的「綠女士」(green lady)等等，都提醒我們要習於與迥異於人類之物相處。就這點而言，他談及的是我們該如何調整自己，以接受我們不熟悉和陌生的東西。

「路益師的另一個生態理念是：他對動物的一貫重視。舉例而言，《漫遊金星》(Perelandra)整本書強調的是保持真璞，以及維護一個充滿生命和多樣化的星球。」

不論出自何種背景的讀者，均會發現路益師的作品主要都是關於價值、道德，以及善惡之爭。然而，能將作品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卻要歸功於路益師的想像力：那顆廣闊無垠、好奇不已的心靈，在探索不盡的境界和變化莫測的動態中，遍尋上帝與快樂之道。從中，我們認識了一個精采的人物，他從未停止成長，也從未停止學習，更未曾中途跳下人生列車，自以為尋獲了所有的答案。路益師年輕時曾是個無神論者，後來卻轉變成一個虔誠、自省的基督徒，至終更成爲一位出色的老師和作家。而路益師在信仰上主動、智性的探索，正是他人生最大的動力，不但引導他經過大半的成年期，也引導他以基督徒作家的身分立足，更使他享有獨特、堅韌的友誼，並幫助他渡過喪妻之痛。

當舉世公認路益師的著作靈思湧現、足以傳世之際，人們對他是何許人物的興趣也愈加濃厚。出乎許多人意料的是，路益師的成年生活簡單規律，乏善可陳。他所過的是一種寧靜、樸實、純然鄉村式的生活型態，與其書中所開創的世界形成強烈對比。他常自喻自己就像是上個世紀的復古人物。在許多方面確實如此。例如，他不開車、極少帶手錶。直至晚年，一生行蹤亦僅限於愛爾蘭、英格蘭和大戰時於法國短暫服役而已。從十八歲起，他就以牛津

爲家。

哈蒂與路益師本人會面時，發現他絲毫不擺架子。

「他和藹可親、令人敬愛——就像一位父執輩的親戚或朋友一般。」她說：「我絕不會視他爲高不可攀的傳奇人物。根本不可能有此聯想。」

「他擁有許多朋友。」路益師臨終前陪伴在側，並負責編纂其著作的編輯胡勃（Walter Hooper）說道：「若是在搭乘火車時，能與一個普通人談論文學，會令他高興不已，因爲他認爲能與一個平常人討論珍·奧斯汀（Jane Austen）的作品，表示這個人是真心喜歡她的著作。但，若換作是一個同樣專攻文學的同事，感受就完全不同，因爲你不曉得這個同事是真有興趣，還是盡其研究的義務而已。」

胡勃接著說道：「當我請他談談有關《那里亞春秋》這套書時，他討論的方式一點也不像是撰寫這套書的作者。他有興趣的只是這套書的內容本身。他謙遜的態度令我非常驚訝，我從沒想到他會有這樣的反應。」

「另一件令我訝異的是他簡陋不堪的房子。在地板上甚至有一個洞，你必須十分小心，免得椅子陷進去。此外，他喜好的食物也很簡單，只是一些香腸、馬鈴薯泥、烤魚和玉米片。」

「他謙恭有禮，又樸實無華。很難想像有誰跟他在一起會感到不自在的。」胡勃繼續說：「與他一席談，勝讀十年書；但是論到他的起居飲食，卻毫無傲人之處。他淡泊寡欲，怡然自得；即使讓他置身宮殿之內，他只會讚賞宮廷之美，卻毫無入住的渴求。」

「對我而言，路益師是十分特別的人物。」曼羅夫說：「他不像有些人有特別的性癖好、喜歡標榜自己特殊的風格或有種種過失和醜聞；他非常忠厚、不重儀表，且真誠無偽。你見到的他就是他本來的樣子。雖然我們不曉得他的內涵有多深，但我一點也不在意，因爲他的作品已經顯明了他大部分的內心世界，而這正是吸引我的地方。」

「他是個作息規律的人。」米歇爾（Chris Mitchell）說道。他是惠頓學院衛德中心（Marion E. Wade Center at Wheaton College）的所長，該中心收藏最多路益師的著作及重要記事。「除非你私下與他交談，否則很難一眼看出他與眾不同之處。從他的穿著，你絕不會想到他是一位牛津教授。標新立異之輩不會欣賞路益師，因爲縱使他有快樂忘形的時刻，舉止行爲絕不偏執怪誕。他的生活除了朋友，就是教書、閱讀和工作。當然，還加上散步。他不上電影院，也沒有公開的社交生活。套句美國流行的俚

語——他真是個沈悶無趣的傢伙——但難以理解的是，他的作品卻精彩絕倫、絕無冷場。」

有許多人認為，若是路益師發現他的生活方式、人格特質和人際關係受到這麼多關注，一定會感到侷促不安。然而，這點並未能阻止成千上萬的書迷造訪他過去經常出沒的牛津據點——從泰晤士河畔名為「鷹與小孩」和「鱒魚」的酒吧，到麥大倫學院後的艾迪生小徑、波德連圖書館和大學教堂。每年總有數以百計的人參觀他的家〔即「窯屋」(the Kilns)〕，並到聖三一教堂瞻仰他的墳墓。雖然路益師的生活可說是平淡無奇、乏善可陳，但有一事，卻頗為人稱道，相信這一點也是他樂意供人追憶之事。不論散步、做研究或在波德連圖書館閱讀，他每天都先花極多的時間醞釀思緒，之後，便伏案桌前，下筆如注。他心中只有一個簡單的目標：透過寫作分享他的想像力、創意和信念。

儘管路益師心有不願，但是，世界各地的讀者仍止不住對他本人的好奇。於劍橋大學作博士論文時，曾與路益師會面的哈蒂說：「路益師認為，把焦點集中在作者身上，或是探究作者與其母親的關係是否和諧等等，都是錯誤的文學批評。他說，想盡辦法去找出作者生活的特徵，以及這些特徵與作品之間的聯繫，根本算不上是文學批

評，而是搬弄是非。如果你不了解小說或詩作本身的原意，而必須從作者的生平去尋找線索，那隻會有兩種可能性：不是作者功力不足，就是你的理解力出了問題。

「有許多人不同意這個觀點。有些人就是喜歡從路益師的著作中，逐字逐句地尋索一些蛛絲馬跡，來反映出他本身的生活經歷。我承認，每當我為了討人喜歡而留意一些細節時，會產生罪惡感，甚至為這樣的行為感到羞愧。」哈蒂笑著說。

雖然路益師反對讀者研究他本人，但有關的細節對了解他的作品確有幫助。只是，了解路益師是一項挑戰。儘管他的生活要事記錄完備，他的生活哲學也在其自傳《驚喜之旅》中有所披露，但是，熟識他的親朋好友卻所剩無幾。在教授生涯裏，他的演講稿、著作、論文和廣播稿，不論正文或副本都妥善保存。他和文學院的同事們在「淡墨會」(the Inklings)裏的談論也都有完善的記錄；然而，大部分時候，他們所討論的多是友人間的敘談、哲學上的爭論和文學上的批評。時至今日，要進一步了解路益師，惟有從其極少數的舊識和對其作品有透徹研究的學者所提供的洞見中去揣摩了。

以下幾章集錄的是許多位受訪者的高見。這些訪問是在錄製一套稱為《奇幻永續——路益師的生平與著作》

(*The Magic Never Ends: The Life & Work of C. S. Lewis*) 的電視記錄片時所摘記下來的。這部片子由格洛斯娛樂團 (Crouse Entertainment Group; 網址為 CrouseEntertainment.com) 和杜肯娛樂團 (the Duncan Group; 網址為 Ducan Entertainment.com) 合製而成, 在美國的公共電視台和世界各地許多廣播網上都可見到 (編按: 讀者若有需要, 請與本社聯絡)。

本書也是此製作計畫中的一部分, 因此, 我們很榮幸能夠訪問到極少數幾位仍然健在的路益師舊識, 以及窮畢生之力研究路益師著作的世界級學者。其中包括: 道格·格雷生 (Douglas Gresham) —— 牧師、作者、曾任記者, 為路益師繼子, 也是喬伊 (Joy Davidman) 和威廉·格雷生 (William Lindsay Gresham) 之子。格雷生在紐約出生, 大部分童年時光是與母親、哥哥大衛、路益師及其兄華尼 (Warnie) 一起在英國的牛津渡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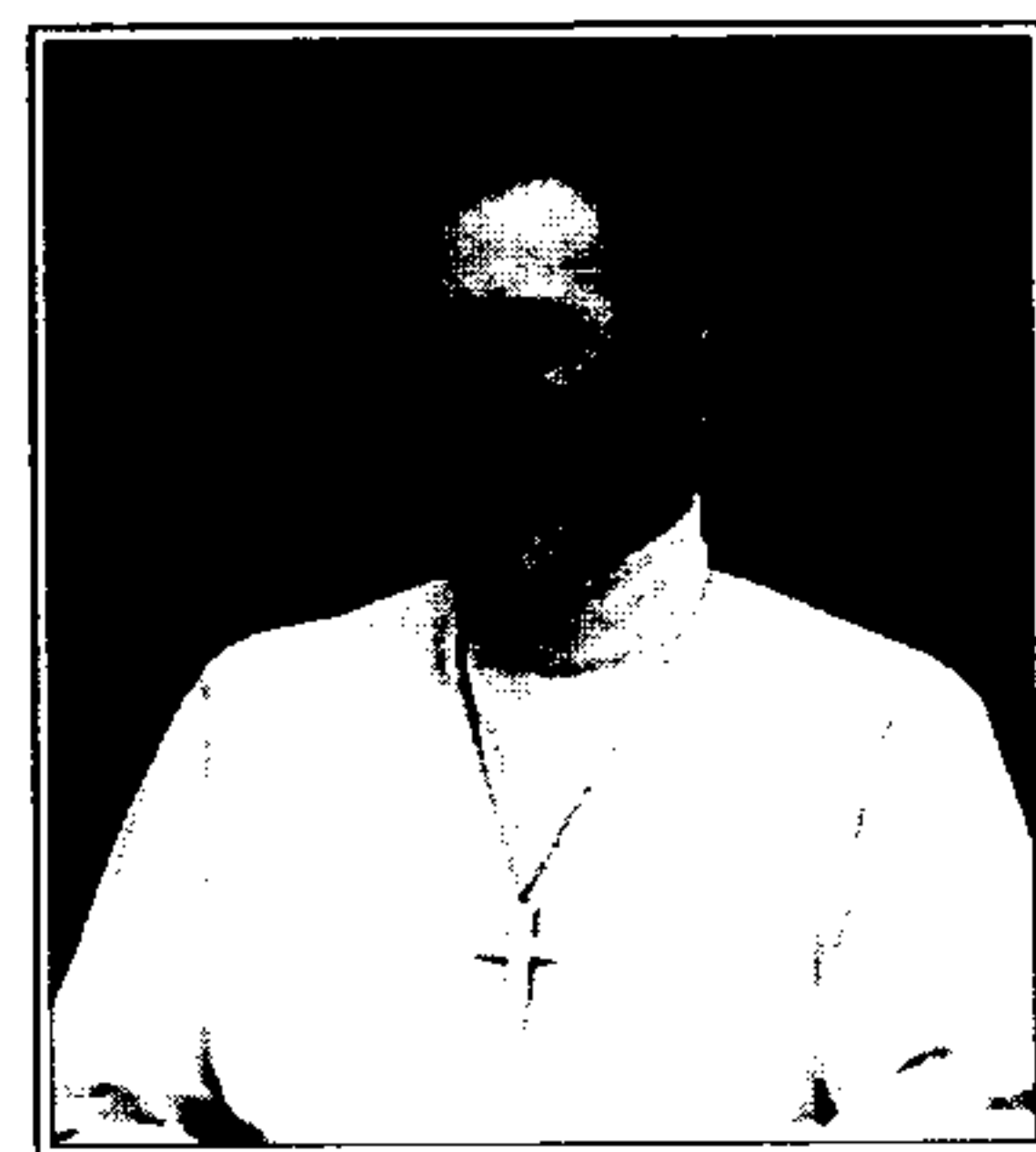
1954年, 當格雷生的父母離婚之後, 他前往位於英國沙瑞 (Surrey) 的一間學校就讀。次年, 他們舉家搬到牛津的赫定頓 (Headington) 居住。當他的母親於1960年去世, 父親也於1962年相繼去世之後, 道格·格雷生繼續與路益師同住於赫定頓石礦區的家, 直至後者於1963年去世為止。

往後幾年, 格雷生攻讀農學, 同時也在農場中實習。這段期間, 他認識了柯娜 (Merrie Conan-Davies), 並雙雙墜入愛河。婚後不久, 他們一同移居澳洲。在那裏, 他曾擔任過農夫、電台和電視的廣播員、餐廳老闆, 以及「其他許多工作」。

從1973年起, 格雷生參與路益師的資產管理工作。1993年, 他們舉家搬到愛爾蘭的卡羅省 (Carlow County)。格雷生與其妻都是委身的基督徒, 他們將自己的家改設為一個不屬任何教派的多元化「基督之家」, 專門提供輔導並召開研討會。

1988年, 格雷生出版了他的自傳《悲歌往事》 (*Lenten Lands*), 書中提及他本人與路益師之間的關係, 以及路益師與他母親之間的婚姻生活。目前, 格雷生全時間在「路益師基金會」工作。閒暇時, 則與妻子「從事神差遣他們去做的任何工作」。

胡勃 (Walter Hooper) —— 作家、研究路益師著作的學者和編輯。胡勃出生於美國北卡羅來納州, 並於當地接受教育。1960年代早期, 他遷往英國牛津居住, 這真可說



• 路益師繼子道格·格雷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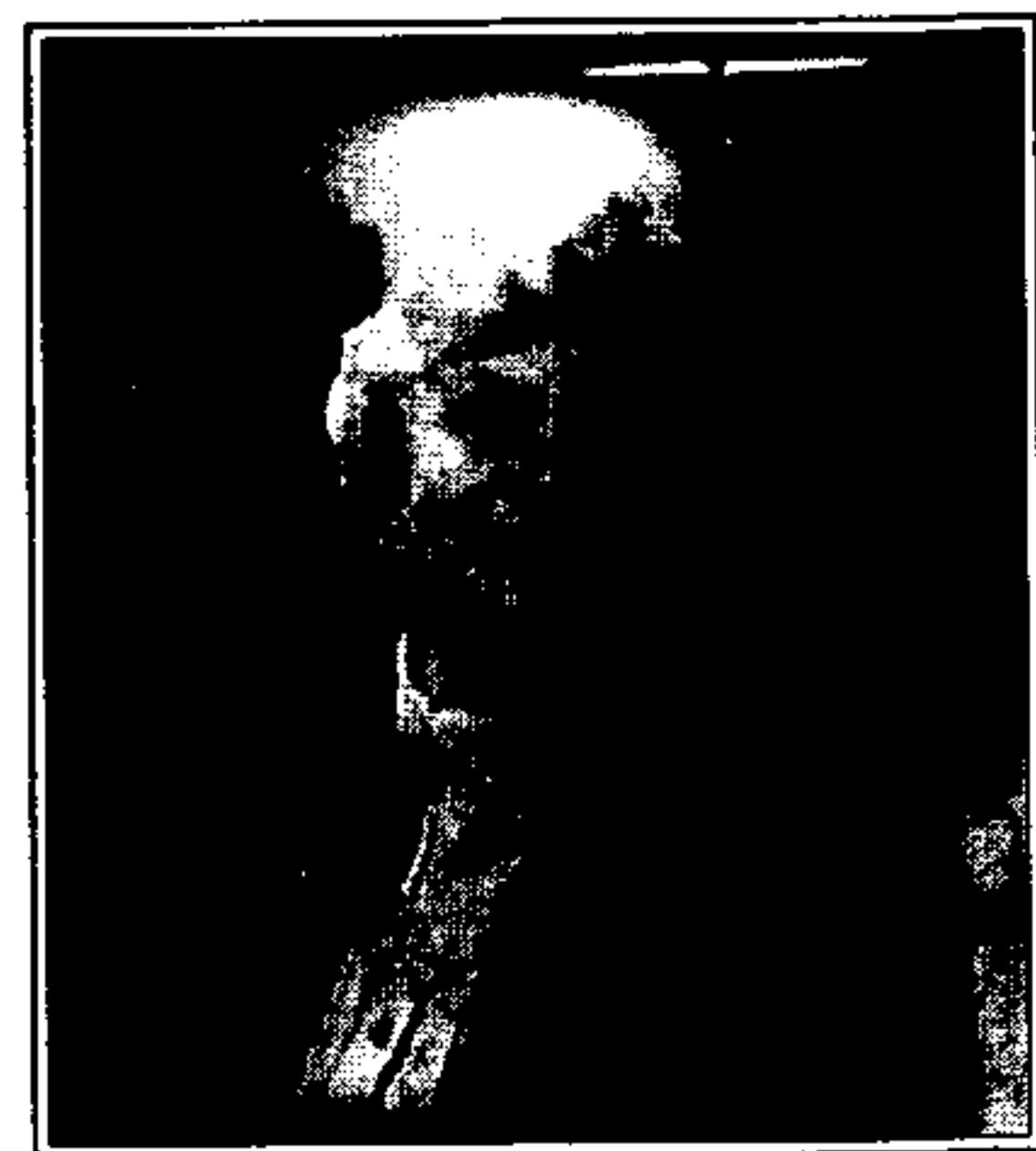
• 作家胡勃

是他一生的轉捩點。依照胡勃的說法，這段期間，他義務擔任路益師的助手。他在路益師的家「窯屋」住了一小段時間，得以親炙這位大師。從路益師與書迷和朋友之間大量來往的信件中，他獲益良多。此外，他也致力研究其著作。雖然，路益師去世之

時，他正在美國讀研究所，但之後，他回到牛津，著手將路益師的作品編輯成冊，同時完成《路益師：手冊與導引》（*C. S. Lewis: A Companion & Guide*）一書。他亦擔任路益師資產管理的顧問。

胡勃曾是某些作家和研究路益師著作的學者爭相議論的對象。在林斯庫（Kathryn Lindskoog）近期出版的書《一窺路益師：幽谷之戀餘光》（*Sleuthing C. S. Lewis: More Light in the Shadowlands*）中，也對他頗有意見。不論如何，胡勃自稱認識路益師，並於1963年擔任其短期助理（正值路益師的哥哥華尼不在的期間），此事已得到一些路益師舊識（包括格雷生在內）的證實，而胡勃一生致力撰寫和編纂路益師的生平與著作，更是不爭的事實。他的受訪對本書有實質的貢獻。

哈蒂博士（Dabney Hart, Ph.D.）——英語教授、研究路益師著作的學者和演說家。路益師在劍橋大學的期間，哈蒂曾以研究生的身分和他會面，作為鑽研路益師著作的論文參考。「他很熱情地和我握手，」哈蒂回憶著說：「笑容可掬地歡迎我，絲毫不顯得高人一等，卻是十分平易近人。」除了許多探討路益師的專文，哈蒂還撰寫一本由阿拉巴馬大學所出版的《穿越敞開之門：路益師新探》（*Through the Open Door: A New Look at C. S. Lewis*）一書。目前，哈蒂擔任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大學的英語系副教授。



• 哈蒂博士

多爾諾博士（Lyle Dorsett, Ph.D.）——教授、作家兼演說家。多爾諾是伊利諾州惠頓學院暨研究所的教授，講述宣教學和靈性造就學。他撰寫了許多有關路益師的論文和書籍，包括《神介入：喬伊傳》（*And God Came In: A Biography of Joy Davidman*）。他同時也是《路益師精髓》（*The Essential C. S. Lewis*）的編輯，並與梅德（Marjorie Mead）合作編纂《路益師致兒童書》（*C. S. Lewis: Letters to Children*）。目前，他正撰述一本路益師的靈性歷程。



• 多爾諾博士

多爾諾是惠頓學院衛德中心上一任的所長，亦是惠頓大牧者教會的資深牧師。

米歇爾博士 (Christopher W. Mitchell, Ph.D.) —— 牧師、宣教士、惠頓學院衛德中心所長。米歇爾專攻歷史神學，在蘇格蘭的聖安德烈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

後，他曾有多年時間在印度和海地等處宣教。擔任衛德中心的所長之後，更在多處發表有關路益師的演講和許多論文，包括〈榮耀之重：路益師見證的代價〉 ("Bearing the Weight of Glory: The Cost of C. S. Lewis's Witness") 及〈大學之戰：路益師與牛津蘇格拉底辯論社〉 ("University Battles: C. S. Lewis and the Oxford Socratic Club")，在雜誌和其他出版品方面亦貢獻良多。目前，他正探討路益師與蘇格拉底辯論社之間的互動關係，研究成果厚可成書。米歇爾亦為惠頓神學院神學研究的助理教授，同時也是《文壇七傑：英美文學評論》 (*Seven: An Anglo-American Literary Review*) 的書評編輯。

曼羅夫 (Colin Manlove) —— 教授、作家、研究路益師著作的學者。曼羅夫於 1942 年出生於蘇格蘭的法克



• 米歇爾博士

(Falkirk)。他在愛丁堡大學取得英國語言及文學碩士學位，又在牛津的潘布魯克學院進修英國文學研究課程；論文題目是有關英國奇幻文學。1967年，他成為愛丁堡大學的講師，並於 1990 年榮獲文學博士。1993 年，曼羅夫從大學退休，至今仍寫作不輟。

曼羅夫著作等身，論述的題目包括奇幻文學、科幻小說、莎士比亞，以及十六至十八世紀的英國文學。他亦撰寫論及路益師的著作，包括《路益師的文學成就》 (*C. S. Lewis: His Literary Achievement*, 1987) 和《那里亞春秋：奇幻世界的模式》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The Patterning of a Fantastic World*, 1993)。他另外還撰述了大約四十篇的雜誌專文。曼羅夫認為了解奇幻作品的發源地，能對該作品做最佳的詮釋。因此，他計畫寫一本有關歐洲各國的奇幻作品的書。

曼羅夫是在讀了《痛苦的奧秘》一書後，有如茅塞頓開，從此便迷上路益師的作品；之後，他讀到《漫遊金星》時，論道：「此書引人入勝，叫人大開眼界。」他年復一年講授路益師的作品，「就像任何不朽之作，每次品



• 曼羅夫教授

味都別有新意，令人玩味再三。」曼羅夫說：「路益師的胸襟與大作是我人生的啓蒙之師，我期待有一日能面對面向他說這番話。」

在這本口述歷史中，受訪者的共通點是他們對路益師著作的熱愛，也願意把他們個人的洞見分享出來，使讀者對路益師的行事爲人和其身爲作家、教師及奇幻文學大師等多重角色有更深刻的認識。

在此，我們向這些受訪者獻上至深的謝意，謝謝他們願意花時間參與電視記錄片、各類教育媒體及出版品的製作，並且毫無保留地分享路益師的生平事蹟。

1963年12月22日，美國總統甘迺迪於德州達拉斯遇刺身亡。當天，千里之外，披頭四在倫敦推出了第二張專輯《與披頭四同行》（*With the Beatles*），隨即成爲經典之作。同日，英國著名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辭世，享年六十九歲。而在英國牛津遠離塵囂的學術殿堂裏，路益師也爲自己一生的事業畫上了休止符，時年六十四。

路益師一生致力學術研究，成果輝煌。他精研中世紀文學，撰寫護教作品，也發揮天馬行空的想像力，藉著《那里亞春秋》童話集，將男女老少都帶入奇幻之境。他的經典諷刺之作《地獄來鴻》使得他成爲英美兩地家喻戶曉的人物，而《痛苦的奧秘》、《神蹟》、《卿卿如晤》和《返璞歸真》等作品，更爲他奠定了英語世界上最偉大的基督教作家的地位。

在他去世之際，少有人了解他作品的重要性與影響

1 追本溯源

力，而他的生平更鮮有人知；直到今日，經過了長時間的考驗和新一代學者的評鑑，我們才逐漸了解到他在文學和教導上的卓越貢獻。

根據哈蒂的說法，「路益師不僅是一位牛津學者，更是一位偉大的導師。」

「至關緊要的是，他是一個基督徒，」格雷生評論說，「其次，才是一位學者。」

「他是牛津麥大倫學院的一份子，」多爾諧說，「他畢業於牛津，擁有兩個學位，貢獻一生於學術領域，從事演說和個別指導的工作。他也是一個基督徒，在他觸及的主題中，清楚表明這個身分與價值觀。」

「路益師對宇宙整體興致濃厚，」曼羅夫說，「他對『天外有天』，即另類世界，存有一種科幻小說式的興趣。他對奇特的造型格外著迷，也特別擅長於引發想像力。」

「他曾說：『藉著寫作，你可以創作出任何事物。你可以創造一個屬於你自己的世界，並在其中呼風喚雨。』他又說道：『我是一隻恐龍。我一無所屬。我是來自昨日世界。』路益師有許多愛德華七世那個時代的價值觀。」

米歇爾認為：「路益師是一位偉大的作家、文學批評家、文學史家，也是兒童奇幻文學作家。」

「他極力辯解的事，正是他過去極力抗拒、遲遲不願接受的事。」米歇爾繼續說道：「基本上，他可說是用盡其理解力、辯論技巧、淵博學識和渾身解數，為基督教信仰辯護。」

「他經常禱告，」胡勃說，「我從未見過像他那樣隨處禱告的人——不論是搭火車、散步，或在外頭佇足時。最令我感動的，是他真摯無偽的愛神之心。」

「他討論的話題，超越種族、性別與時空，」多爾諧說：「『我們是誰？』『我們將往何處去？』『真有神嗎？』這都是我們常見的問題，喜歡思想的人更殫思竭慮地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而路益師正是為我們析理解惑，又不流於說教的高手。」

「大多數人會說，他是二十世紀後半葉頂尖的基督教護教家，」哈蒂說，「又有一些人說，他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兒童故事作家。總之，要形容他是誰，不能一言以蔽之，因他是個才華橫溢、難以侷限一方的人物。」

一個才華橫溢、難以侷限一方的人物。1898年12月29日，路益師誕生於北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城（Belfast）。

他的全名是 Clive Staples Lewis，日後他的著作大多以 C. S. Lewis 作為署名，而私下朋友則稱呼他為傑克（Jack）。他是家中的次子。童年時期，他與父親艾伯特（Albert James Lewis）、母親芙羅拉（Flora Augusta Hamilton）及



• 滿周歲的路益師（1899年）

哥哥華尼（Warren）一同住在位於小里（Little Lea）郊區的家中。路益師的童年生涯裏有兩件值得留意的事：一是他自幼展現的豐富想像力，另一則是他對母親早逝的深切哀痛。

路益師的想像力從他與哥哥華尼玩的遊戲中可見一斑，比如，在位於小里的住宅閣樓裏，他們曾創造出一個稱為「伯克森」（Boxen）的小說世界。由於父母認為路益師的肺部較弱（當時，在貝爾法斯特有許多流行的疾

病，如傷寒、猩紅熱等），因此經常限制他外出活動，特別是在雨季的時候。在這段童年歲月裏，路益師與華尼是最好的玩伴，也一起學習畫圖。路益師很早就開始自編故事，十歲那年，已開始提筆寫作。

居住在小里那段期間，路益師也培養出終身手不釋卷的習慣。在《驚喜之旅》這本自傳中，他說道：

細長的走廊、陽光四溢的空房、鴉雀無聲的二樓、容我獨自探索的閣樓、從貯水池和水管發出的低沉水流聲，伴隨著呼嘯穿瓦的風聲，再加上數不盡的藏書，造就出童年的我。我的父親逢書必買，又一本不丟。因此，書房、畫室、衣物間到處堆滿了書，樓梯轉角的大書架（前後並列）和睡房裏也塞滿了書。在貯水池閣樓裏的書更是層層疊疊，高及我的肩頭。這裏有各式各樣的書籍，反應出我父親不同階段的閱讀興趣；有些書清晰如新，有些卻已字跡難辨；有一些書適合孩子閱讀，但大多數明顯不適合。儘管如此，對我而言卻是百無禁忌；在數不盡的雨天午後，我從書架上的一本讀過一本，滿心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找到一本令我感到新奇的書，就好像一個走進



• 路益師（左）與哥哥華尼（1908年，北愛爾蘭）

原野裏的人，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找到一片新綠一般。¹

路益師的童年生涯裏，第二件令人矚目的事是，母親過世帶給他的深切哀痛和憤慨之情——芙蘿拉因腹部癌症擴散而去世，當時，路益師年僅九歲。

「很明顯地，路益師母親的去世是他一生的分水嶺，」米歇爾說，「當時的情況可說是雪上加霜，因為在失去母親的同時，他與父親的關係也開始出現裂痕；他的

父親自此無法由傷痛中復原過來。然而，我不認為他父親像某些人描述的一般絕情無義，特別是當你讀了他們彼此之間問候的家書之後。他父親是真心愛孩子，但遭遇打擊之後，再也無法滿足孩子內心深處對父親的期盼。不是他不願意，我想，而是因為他根本無能為力。其實，詳述這件事的最佳人選應是路益師自己，然而他對這方面卻談論的很少。」



• 路益師之母——芙蘿拉

在經歷喪母之痛的期間，路益師開始懷疑上帝的存在。根據格雷生的說法，「他童年時期的最大悲劇就是幼年喪母。這件事為他的生活帶來翻天覆地的大改變。因為父母都是虔誠的基督徒，路益師自小跟著上教堂，也相信神與耶穌基督。但是他母親的去世，據我想，是他信心開始動搖的第一步。」

步入青春期不久，路益師已逐漸趨向無神論。多爾諧說：「在母親瀕臨死亡時，他曾禱告求神醫治她，結果她卻撒手人寰。當下，他得出一個結論：神要不就是不存在，要不就是冷漠無情；若不是一無所能，就是行事殘酷



• 路益師的童年在此度過

不仁。有關痛苦和邪惡的問題在他早年的歲月裏已潛入他的生命中。」

路益師自己在《驚喜之旅》一書中，反省這樁悲劇時說：「隨著母親的去世，所有的快樂、平靜和穩妥都從我生命中消失了。即使有趣事連篇、恣意歡笑的時刻，往日所熟悉的那份安全感卻隨風而逝。現在，只剩下大海和孤島；廣闊穩固的大片陸地已如同傳說中的亞特蘭提斯大陸（Atlantis）一般，永遠沉沒。」²

「幼承庭訓的路益師，自此以後，受到其他人的影響

和薰陶，他信仰的根基也因此開始動搖，」格雷生說，「終於，在求學的過程中，他完全喪失了信仰；身為一個聰明睿智、思路明快的青年，他開始以理性思維解釋一切的事情，也把他認為不合邏輯的神排除在他的生命之外。柯伯特黎克（William T. Kirkpatrick）是他的恩師之一，一個理性主義和人道主義者；他使傑克在思考和探索真理上，都比從前更加深入。」

芙羅拉去世後不久，艾伯特將路益師送往位於英格蘭沃福特（Watford）的溫雅特學校（Wynard School），與哥哥華尼同校。此校校長管教嚴苛，使兄弟倆痛苦不堪。然而，到了1911年，於另一間寄宿學校就讀時，路益師卻有一個戲劇性的文學經歷。有一天，他在學校發現華格納（Richard Wagner）所著的北歐神話《齊格菲和諸神的黃昏》（*Siegfried and Twilight of the Gods*）的繪本，自此，「北國大地」的意象深深植入他的腦海中。基於過往對小說世界的熱愛〔十歲時，他已讀過密爾頓（Milton）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他對這些描述魔法、巨龍和侏儒的神話故事感到興致勃勃。也就是在這段期間，路益師自北歐的傳說和神話中找到了文學的一片天。

「對他而言，我認為文學作品是他想像力的主要來源，」哈蒂說，「他的想像世界中充塞著北歐神話，然而

他雖常常提及，卻很少引用。我想，這是因為他的大多數讀者對亞瑟王的傳奇故事或希臘、羅馬神話都耳熟能詳，惟獨對北歐神話卻相當陌生的緣故。但是，私底下，他本人十分鐘愛古代斯堪地那維亞的神話。」

1913 年左右，路益師就讀於英格蘭的瑪爾文學院。
(Malvern College) 在這期間，他對古典文學的興趣與日



• 《齊格菲和諸神的黃昏》繪本

俱增，撰寫了古代斯堪地那維亞諸神的悲劇《禁錮的神祇羅基》(Loki Bound)，其中悲觀思想充斥。在這段日子裏，他的內心擾攘不安，極力尋索出路。誠如他在《驚喜之旅》一書中所記述的，他就是在這段時期成了無神論者。路益師寫道：「我於此際，就像許許多多

無神論者一般，生活在自相矛盾的漩渦當中，一方面堅持說神不存在，另一方面又對神的不存在感到生氣；同時，又對祂創造了世界這件事氣憤難消。」³

1914 年，在貝爾法斯特短暫停留的期間，路益師結識了一個朋友，名叫阿瑟 (Arthur Greeves)。他們成為終生的好友，一直保持書信聯絡，直至路益師逝世為止。在 1916 年 10 月寫給阿瑟的一封信中，他寫道：「我不相信任何宗教，因為找不到任何支持的證據。而且，若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基督教甚至稱不上是最好的。所有的宗教，就像所有的神話一樣，總歸一句，只不過是人類自己杜撰出來的，基督就好比羅基一般。」⁴

就像在溫雅特學校期間一樣，路益師對瑪爾文學院深感失望，因此，雖然父親並不十分支持，不久之後他就轉往他處求學。從 1914 年至 1916 年間，他成為柯伯特黎克的私淑弟子，在智性上受到極大的啓發。大約兩年半的時間，路益師住宿在位於英國南部撒里郡葛布漢村 (Great Bookham in Surrey) 的恩師家中。他形容這是他一生中較為快樂的一段日子——與早些時候在溫雅特和瑪爾文求學的生涯相比，真有如天壤之別。

路益師的父親艾伯特早年曾在樂肯學院 (Lurgan College) 就讀，柯伯特黎克當時擔任該校校長，多年以來，

二人一直保持聯繫。柯伯特黎克向以理性主義者和邏輯學家著稱，路益師很快就將他從柯氏身上學到的邏輯推理應用於各種學術討論上。除此之外，他也埋首學習希臘文、拉丁文、法文、義大利文和德文。路益師隨從柯氏學習的經驗不僅與過去的學校生活迥異，也為他扎扎实實地奠定了入讀牛津的學術基礎。

「跟隨柯氏學習的這段期間，路益師在思想上已徹頭徹尾成爲一個無神論者。他將基督教視爲神話，」米歇爾說，「他喜愛神話，但神話並非事實，是捏造出來的。他把基督教也歸類於這個範疇。換言之，他把基督教和帶人偏離真理、現實與真相的其他神話相提並論。」

路益師在葛布漢村期間大量閱讀北歐神話，也學習寫詩。於這段時期，他也初次讀到麥克唐諾（George MacDonald）的《仙緣》（*Phantastes*）一書。此書將聖「神」的觀念引進他的生命。據路益師說：「我長久沉浸在浪漫主義的氛圍裏，正隨時輾轉朝向那更黑暗、邪惡的層面，順勢滑入那熱愛怪誕、崇尚乖僻、剛愎自負的陡峭斜坡。而今，《仙緣》……就像是沁涼、清純的黎明……令我脫胎換骨，甚至爲我的想像力進行一次洗禮。」⁵

1916年12月，路益師因爲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的古典文學獎學金初次踏足牛津。在給父親的一封信



• 被喻為「夢想尖頂之城」的牛津大學

信中，他說：「此地完全超出我的想像之外；我未曾見過如此美麗之境。」⁶

「牛津果真名不虛傳，」米歇爾說，「尤其是它的建築物、尖頂，以及多道虛掩的門。當你向內窺視，只見迤邐的花園、草坪，和一扇接著一扇的小窗。」

對樂不在此的遊客而言，牛津大學的各個學院就像是隱居者的世外桃源。中世紀古色古香的建築，裝飾著獸形雕像和尖頂，鋪設著鵝卵石小徑與修剪整齊的廣闊中庭，相互交織成一幅大學景觀。由於大學並不對外開放，更添

加了幾許神祕色彩，令從外頭觀望的遊客極想知道學院裏有哪些世界級的大師正駐守著……未來又有什麼偉大的成就即將發表。面對著這所震古鑠今，曾有無數偉大的思想家、學者、作家在此迸出靈感之火、留下不朽之作的大學，路益師就像許多第一次到訪的遊客一般，心神盪漾不已。

「路益師熱愛牛津，」米歇爾接著說，「他喜愛尖頂建築、喜愛在牛津的生活。其中部分因素是他喜愛過心靈的生活。而牛津是熱愛心靈生活者的絕佳之選。」

「牛津被喻為『夢想尖頂之城』真是名副其實，」格雷生說，「但最初深印你心的卻是學院的建築，和從濃霧瀰漫的河谷中聳立而出的尖頂大樓。這裏有一種寧靜、沉潛的氣氛，如同掙脫了城市的喧囂一般。千百年以來，這裏是一個著重學習，而非訓練的中心。至少在傑克的那個時代，這裏是思想深邃的知識份子聚集之地。不僅潛心研讀的氣氛濃厚，遍及各個領域、致力追求真理知識的精神更隨處可見。」

米歇爾則說：「就路益師的現實觀來說，他是個唯心論者。換言之，藏於現實之後的是心，而對他來說，那其實是神的心。因此，他重視思想的程度遠超過許多人。牛津是一個非常看重思想的地方，這正是他嚮往之處。」

牛津人才輩出，因此得以置身其中，是另一個使路益

師興奮莫名的原因。米歇爾接著說：「西方英語世界最傑出的思想都由此孕育而出——他曾讀過其中許多人的著作且愛不釋手。試想如今他自己也成為其中一員，心中自是何等愉悅！牛津對路益師意義非凡。過去他認識牛津，是藉著閱讀許多曾在此住過，並且貢獻其思想之人的著作。而今他親臨此地，更可謂是其人生中的盛事。」

從 1917 年被牛津大學接納，直到四十六年之後去世為止，路益師一直以牛津為家。在因緣際會之下，他滿懷憧憬地展開許多偉大的思想和心靈之旅。



2

良朋密友

19 17年4月28日，路益師於牛津展開他的學子生涯，然而，在這段期間，他對神的信心卻受到更進一步的挑戰。當時，英國已深深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而五個月前才註冊入學的路益師，則以一個愛爾蘭公民的身分，志願加入英軍的行列。

「上戰場會對一個人帶來何種影響呢？」多爾諧問道：「當他最好的朋友戰死沙場，而周圍的同袍、下屬也慘遭不測時，他會有何種反應呢？」

受封為森謨塞（Somerset）輕步兵第三營的少尉後，路益師奉派前往法國。到法國十二日之後，在1917年11月，他十九歲生日的那天，他抵達了前線。緊接著，1918年一月，路益師因染上戰壕熱而住進了拉特黑波特（Le Tréport）的英國紅十字會醫院，前後歷時約一個月。在休養期間他寫了一封信，其中便以揶揄的口吻表達出他的無神論觀：「眾神恨惡我——但想想平時我是以何種態度對

待他們，這種回應就不足為奇了。」¹

在前線服役期間，路益師因協助擄獲了將近六十位德國士兵而立下大功。然而，在靠近黎里耶（Lilliers）的阿拉斯（Arras）一役中，卻被戰友的炮火射傷，從此告別沙場。當時，一枚榴彈爆炸，碎片嵌入他的胸部和手掌。他在倫敦的軍事醫院療養一段時日後，終於在 1919 年回到牛津，繼續未竟的學業。

根據多爾諧的說法，「第一次世界大戰對路益師影響深遠；但是，身為一個二十世紀初期的英國人，他是絕不會輕易將事情全盤托出的。然而，我就不信一個曾經歷炮火而僥倖存活的人不會問以下的問題：『為什麼我活下來了？』『我竟然活下來了，接下來我該做什麼呢？我要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為什麼自己活下來了，而許多同伴卻去世，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路益師：『為什麼？到底怎麼回事？這樣的結果有什麼目的嗎？還是一切只是碰運氣而已？』」

在戰爭期間，路益師失去了一位摯友，愛爾蘭人「帕迪」摩爾（E. F. C. "Paddy" Moore）。他們年齡相若，在派往前線之前，於牛津的喀柏學院（Keble College）軍官訓練營中，曾同處一室。軍事的訓練和戰爭本身之所以對路益師意義重大，有多方面的理由。多爾諧認為，路益師在



• 路益師（左）與摯友帕迪（1917年，牛津）

沙場上的經歷「像是他內在的一部發動機」，這些經驗促使他日後撰寫有關痛苦和邪惡的問題，「因為母親和摯友的去逝，帶給他切身的體驗。」

接受軍訓期間，路益師逐漸與帕迪的母親——時年四十五歲的摩爾太太（Jane King Moore），和其十一歲大的女兒茉琳（Maureen）熟絡起來。摩爾太太已與丈夫分居多年，因得知西線戰場傷亡率很高，所以帶著女兒移居牛津，以便在帕迪上陣之前，可以和他多見上幾面。在出征

前不久，路益師和帕迪彼此立下約定。

「帕迪與傑克彼此協議，若任何一方去世，而另一方倖存，則存活者將會照顧對方的家屬。」多爾諧說：「因此，當帕迪去世後，傑克信守承諾，負起照顧摩爾太太和其女兒茱琳的責任。」

路益師於療養期間，經常探望摩爾太太，後者正因喪子之故，感到悲痛莫明。與此同時，據多數人的看法，與父親日益疏離的路益師也亟需摩爾太太的陪伴和慈母般的溫柔。不論吸引他們彼此親近的因素是什麼，總之，一個密切的關係產生了。當路益師完全康復後，他立即決定要履行對摯友的承諾。

住滿規定住校的兩個學期之後，路益師在距離大學學院東面約四公里的小社區赫定頓（Headington），租了一間公寓給自己、摩爾太太和茱琳居住。路益師後來和摩爾太太所發展出的關係一直是個謎，學者和歷史學家各持不同的看法。他們之間曾有一段情嗎？或者她只是一個母親的替代角色，為早年喪母的路益師彌補過去所失去的家庭溫暖？

「我訪問過茱琳，」多爾諧說，「她說，她覺得最初幾年的確有些可疑。路益師只有摩爾太太一半的年齡，但他們的關係卻非比尋常。有一位與兩者都相熟的人確信他

們起初確實相當親密。傑克之所以對應該如何待她、下一步該當如何感到困擾，這正是部分原因。其中雖有懊悔，但他們仍然住在同一屋簷下。」

「路益師顯然很享受有摩爾太太作伴，」胡勃說，「他的日記就是最好的明證。」至少在初期，路益師將摩爾太太視為密友。他在法國服役期間，曾寫信給好友阿瑟，謝謝他代自己與摩爾太太聯絡。他曾寫道，真高興「世上兩位我最看重的人能彼此聯繫」²。路益師也曾多次寫信給父親，提及他對摩爾太太的好感。然而，不論是愛情還是替代式的母子關係，都不見容於艾伯特。

據米歇爾說：「有些人認為，在早期，他們之間存有一種迷戀之情；但之後，特別是當路益師成為基督徒以後，這種情形就終止了，而轉變成另一種關係。」

「就算真有其事，也沒有維持很久，」胡勃說，「我想，當路益師改奉基督教時，這種關係立刻就結束了。然而，確實有些事情讓路益師深感懊悔，例如他對父親的態度；在我看來，他未曾善待其父，是他後半生最為抱愧的事。當他悔改信主之後，他確實每個禮拜都去懺悔。他是個律己甚嚴的人，若是犯了罪，會毫不猶豫地認罪。因此，我可以想像，他與摩爾太太以及與父親之間的事，一定在他的懺悔中佔了相當重要的份量。我們永難得知事實

真相，甚至不應有揭人隱私之心。不過，話說回來，我不能不佩服他信守承諾並且貫徹始終的表現。」

「據我猜測，婚姻失敗、兒子又戰死沙場的摩爾太太，的確渴望找到一個填補空缺的替代者，而傑克正是求之不得的理想對象。」格雷生說。

從多方面看來，在生命受到嚴峻挑戰的時刻，這份關係為他們彼此帶來醫治的果效。據格雷生說，路益師提及摩爾太太時，甚至多次稱呼她為母親。

毫無疑問地，與摩爾太太及其女兒茱琳同住，是路益師的一大考驗。他必須周旋在年輕學者和家務料理者這兩個角色之間，抽換自如。他寫道：

這段時期，正值我詩興大發，撰寫《戴瑪爾》時（*Dymer*，路益師於1922年提筆，於1926年出版的長篇敘事詩），卻不幸遇上了摩爾太太釀製果醬和春季大掃除的日子，一刻不得喘息。所幸在廚房打雜和外出跑腿的空檔期間，我寫作的進度仍然頗為可觀……而且幾乎時刻保持心平氣和。對摩爾太太來說，與其遊手好閒或想入非非，不如好好打理家務——這大概是可憐的摩爾太太老是容讓堆積如山的家務纏身之故吧；然



• 路益師（左）與摩爾太太（右）及其女茱琳

而，相對於渴想完成又必須完成工作的我來說……這些雜役瑣事就令人抓狂了。怪不得別人；這是亞當所受的咒詛。³

儘管如此，與摩爾太太相處的初期，路益師開始展現他豐沛的創作力。1919年，他以克萊夫·漢美頓（Clive Hamilton）為筆名，出版了第一本詩集《捆綁的心靈》（*Spirits in Bondage*）。這本處女作在許多方面都顯出他心靈上的追尋。在寫給父親的一封信中，他寫道：「為這項

小成就感到欣喜不已，可能有點幼稚，不過它的確對我意義重大。」⁴ 他提及書中主題時說：「大自然的本相是極其殘酷、惡毒的，神若真的存在，那祂必然是置身於宇宙之外，與其鋪排作對。」⁵

在照顧摩爾太太的整個過程當中，路益師對她所帶來的影響常提出正面的評價。但是，若參看路益師的哥哥華尼的記錄，卻會發現這項照顧的責任對路益師的工作帶來嚴重的干擾。「我想這是個沈重的負擔，」胡勃說，「但是寫得出《四種愛》（*The Four Loves*）的人，是不會把人丟出屋外的。」

據曼羅夫說：「路益師可說是受制於摩爾太太，因為她經常打斷他的工作，要他去做別的事。他往往寫不到半個小時，就被叫去刷洗或掃地。」

「與摩爾太太相處，對路益師來說等於承受了多方面的重擔，」格雷生應和著，「最主要是因為她的性情古怪，佔有慾非常強，需要時刻確認他的忠誠。因此，她可以容許他寫作十到十五分鐘，隨即就叫他去廚房做一些雜務。這種情形終日不輟。」

「但，儘管干擾重重，有許多世界一流的作品，路益師卻是在這個階段完成的。經常性的打擾，反而訓練了他的心志，使他一有機會寫作，就全神貫注，全力以赴。」

格雷生進一步強調說，摩爾太太並不是一個全然自私的人。「要把摩爾太太描繪成一個怪物，再簡單不過了，」格雷生說，「但事實上，她也有許多優點；比方說，慈善心腸就是其中之一。」另有一說指出，路益師十分享受這份關係所提供的安全感，以滿足他在童年時期情感上的需求。路益師一向並不喜歡社交生活，若可能的話，他寧可選擇待在家中寫作。

據多爾諧說，「他最不願意做的事就是參加很多閒聊、應酬的酒會。令我驚訝的是，過往許多年，每逢有人寫信邀請他參加一些活動，他就回覆說：『我很樂意參加，卻無法走開，因我有摩爾太太這麼一位代理母親需要照顧。我誠願出席，但是.....』我想就算沒有摩爾太太，他也會想法子捏造一位出來，因為她是個絕佳的藉口，使他免於參加一些煩人的社交活動。」

米歇爾認為，「路益師與摩爾太太之間的關係不斷演變。到最後，她變得十分不容易相處，路益師可能真的吃了不少苦頭；然而，他始終沒發過怨言，這一點，甚至連他的同事都嘖嘖稱奇。巴菲爾德（Owen Barfield，路益師的律師，「淡墨會」的一員）稱其為『意志的產物』——亦即，當路益師決定做一件事時，必定會貫徹到底。他是一位忠實的朋友。」

路益師與摩爾太太交往初期，他與父親的關係陷入極度低潮。艾伯特一直未能從喪妻之慟中復原，也從未同意其子與摩爾太太之間的親密交往。據沙耶（George Sayer）的路益師傳《傑克》（*Jack*）所記載，這份關係令艾伯特感到異常焦慮，並因此擴大了父子間的嫌隙。然而，路益師仍舊持守他對帕迪的承諾，照顧了摩爾太太三十二年之久，直到她在1951年去世為止。



忠實的朋友。待友至誠是路益師最明顯的特質。在牛津，他享有豐盛的友誼盛宴。

「與當代最傑出的一群心靈大師為友，是傑克在牛津早期最感到稱心如意的事。」格雷生說：「他們的友誼終身不渝，對陶鑄路益師的人格有莫大的影響。這群人自稱『淡墨會』。」

「只有在符合某些條件的小圈子當中，路益師才會顯出他的社交本性。」米歇爾說：「淡墨會的成員興味相投。他們不時聚首，與路益師志同道合。他們熱中文學，喜好爭論，也喜歡彼此打趣。」

「他喜愛友誼和交談——尤其喜歡在酒吧中，邊啜飲



• 路益師在麥大倫學院的宿舍

啤酒，邊暢所欲言。」胡勃說：「他很喜歡酒吧裏的氣氛。每星期二早晨的淡墨會聚集是他最期待的一刻。喝足一杯或一品脫的啤酒，就可以和大夥兒談論上一小時熱愛的話題。」

胡勃曾經表示，他無法準確地說出淡墨會成立的日子。但是，大約從1930年早期開始，每週一次的聚會已成為路益師例行生活的一部分。1925年五月，路益師獲選為牛津麥大倫學院英國語言及文學的院士。在涵蓋三十個

學院的牛津大學裏，麥大倫學院被公認為最美麗的學院之一。路益師在任期間，一直保有一間宿舍和書房，可以鳥瞰著名的鹿兒公園（deer park）和環繞查威爾河（Cherwell River）的艾迪生小徑。除了寫作、閱讀、教書或於赫定頓家中照料摩爾太太的時間，路益師經常在麥大倫學院中過夜，也時常款待托爾金（J. R. R. Tolkien）及戴森（Hugo Dyson）等朋友。

不久，一些校外人士也陸續加入淡墨會。「華尼是最早加入的成員之一，」胡勃說，「他雖然沒有很多作品，但他喜歡聆聽，也喜愛有意義的交談。接著加入的有以翻譯喬叟（Chaucer）作品著稱的柯格希爾（Neville Coghill）和傳記作家兼教授的塞西爾爵士（Lord David Cecil）等等。」這個集會的成員還包括路益師的律師巴菲爾德（Owen Barfield）和擔任校長的哈伍德（A. C. Harwood）。淡墨會每週一次，於星期二早晨，在名為「鷹與小孩」的酒吧內進行，另外，也定期在路益師的學院宿舍裏舉行。

格雷生解釋說：「此處逐漸成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家們自由聚會之地。他們共同的興趣就是文學。聚在一起時，他們不但談論文學和語言方面的主題，更討論他們本身正在進行的寫作計畫。通常在這些非正式的聚會中，會

有一人大聲地讀出自己的文稿，然後請其他成員批評指教。我想，這群文學大師完稿後的作品之所以如此上乘，與他們經年累月聚在一起切磋琢磨有極大的關係。」

「不論在牛津或其他地方，夠資格批評路益師的作品並向他說：『喂！這樣寫實在不好！』或『你必須重寫』的人實如鳳毛麟角，」胡勃說，「但在淡墨會裏卻歡迎這樣的評論。若有人寫好了一篇作品，就可以當眾誦讀。比如說，路益師就曾逐章讀完整本《痛苦的奧秘》，以及《地獄來鴻》的全部文稿。托爾金也在淡墨會中讀出《魔戒》（*The Lord of Rings*）這本著作。試想這些朗讀的內容是何等豐富。此外，若是他們對作品持有不同看法，就會不留情面地大力抨擊。由此，我敢肯定淡墨會成員的一言一行對路益師必然有極大的影響。他們是絕佳的試金石。」

格雷生接著又說：「我個人認為，淡墨會裏成員彼此的交談、意念的流露、睿智的應答和持續的對話，為傑克的思維能力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他最享受的不僅是毫無禁忌的批評氣氛而已，而是相互之間建立的友誼，」胡勃說，「正如路益師在《四種愛》中論朋友的那章裏所說，『當倆人突然發現彼此的喜好相同，價值觀也一致時，友誼於焉產生。』事實確是如此。」



• 「淡墨會」聚會的酒吧：「鷹與小孩」。

托爾金不期而遇。他們能成爲朋友並不是一件必然的事——但他們竟然做到了。」

「在彼此真誠無偽的鼓勵下，他們發現對方屬意的事正與自己相同。」米歇爾說，「曾有人說，他們大致上都認爲他們所喜愛閱讀的書尚無人撰寫，因此決定自己下筆。你難以估計這份友情帶來的益處。據我想，這倆人心靈的溝通，在文學領域有如催化作用一般，迸出了無數的火花。」

路益師在牛津早期所結識的許多位朋友，都對其影響至深，而且這些友誼都一直維繫到他晚年。其中更難能可貴的是他與托爾金的友誼。縱觀歷史，極少有兩位名留青史的當代文豪既是事業上的同伴，又是知心好友。他們彼此分享對神話和奇幻世界的熱情，長達三十年之久。在遺留給後代的不朽之作裏，他們所分享的信仰經歷也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真實的神話

對路益師而言，友誼帶來的歡愉之情，並不能稍減他從父子不睦的關係中所感受到的痛苦。1929年夏天，艾伯特經證實得了癌症。當時，華尼正在中國服役，因此傑克趕回愛爾蘭照顧父親。這段期間，路益師的心情如同洶湧的波濤，起伏不定。他從貝爾法斯特寫信給巴菲爾德說：「每個房間都充斥著童年的夢魘——受父親申斥的可怕場面、被送返學校的不情願，以及青少年時期的放蕩不羈。」¹

九月二十二日，路益師返回牛津，預備期末考。三天之後，他的父親去世。艾伯特的離世，使父子二人交惡多年的關係告一段落，也促使傑克進入一段反思自省的時期。亦有人推測，他父親的死使得他對基督的信仰又貼近了一步。

此時，文學又再次證實其戲劇性的影響力。「當他讀到柴斯特頓（G. K. Chesterton）的《永恆之人》（*Everlasting*

Man)，他開始注意到，基督教可能並不像他過往所想的那般，在智性上『晦暗無知』。」米歇爾說：「信仰旅程於焉展開。自此，他開始認真地找尋不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理由，但他根本連試的機會都沒有，因為接二連三的事迫使他不得不承認，『這可能並不是個容易解決的問題吧。』」

路益師自己也說，「在閱讀柴斯特頓的作品時，就像讀麥克唐諾的作品一般，我竟然不知不覺地鑽入「陷阱」。年輕人若立志要作立場堅定的無神論者，在閱讀方面一定要特別小心，因為「陷阱」無處不在——『隨處打開的聖經、數不盡突如其來的意念……各種網羅與計謀。』容我說一句，神真是無所不用其極。」²

「他可說是全英國最不情願信主的人，」多爾諧說，「卻又身不由己。他被神所吸引，而神亦不斷地吸引他靠近自己。他同時也發現，自己最欣賞的那些作者都是基督徒，如密爾頓、斯賓塞（Spenser）等等。」

在當時的牛津學者當中，基督徒並沒有佔很大的比例，但路益師的朋友和淡墨會的成員中，基督徒卻佔了大半，包括托爾金、巴菲爾德、戴森和柯格希爾等，而這些人恰巧又是路益師最有興趣認識的。「他又能如何呢？」多爾諧問道，「唔，他不能完全無視於這個事實。他渴望

心靈上的相契。」路益師一直企盼著一份愛與家的感覺，雖然迄今他一無所獲。

「他母親去世，父親又撇下他而去，」多爾諧說，「他有這些無法解釋的渴望，卻又不知如何處理。同時，他又是個慎思熟慮的人，所以一些重大的問題和疑慮他一定要去解決。」

「在尋找答案時，路益師被迫質疑自己過去堅守多年的想法，包括自創的『年代偏執論』，」米歇爾說：「路益師談到，這就好像是說，凡是現時流行的想法，就是可接受的；過時的想法就是不可置信的。然而，逐漸地，路益師開始挑戰自己的思維。『若現在有些想法過時了，原因何在呢？』」米歇爾說，「『爲何不再流行？是誰反對這個想法？從何處開始？這是不是一種令人信服的論證？』換言之，路益師不再認爲，過去曾經流行的思想，在未經批判下，就變得一文不值；這種想法是要不得的。」



• 麥大倫學院中幽靜的艾迪生小徑

他開始了解，自己在智性上從未真正地正視有關基督教的論證。於是，他開始閱讀那些能對自己的信仰提出充分理由的作品，如切斯特頓之作。他所遇到最後的關卡，是有關基督教中的神話部分，比如：救贖、經歷死亡的神、復活、神的犧牲、流血等等。究竟這些部分源自何處？」

在 1931 年 9 月，一個陰霾滿佈的傍晚，路益師的信仰之旅有了關鍵性的進展。當晚，他邀請托爾金和戴森到麥大倫學院的宿舍共進晚餐。

「當時，窗外下著雨，風也不停地吹，」胡勃說，「晚飯過後，他們的話鋒轉到神話上。這是路益師思索已久的主題。但對他而言，『神話』是人偽造出來的故事，並不真實。」

他們討論得非常熱烈，並決定沿著路益師宿舍附近的艾迪生小徑散步，一邊討論。

「路益師的心靈深處渴望真理，但他的意志卻不允許他做出信心的跨越，因為他太博學多聞了，」多爾諧說，「阻礙他成為基督徒的一個原因是，他發現古代神話中，也有類似神祇降世、代人受死的例子。因此，他振振有詞地說，『基督教的故事不過是一個神話而已。有許多其他類似的神話，甚至比基督教年代更為久遠。所以，我憑什麼要相信它？』」

「他喜愛神話，」米歇爾說，「但神話並非事實。神話是偽造出來的。他把基督教也歸類於這個範疇。」

「但托爾金不放棄，」多爾諧繼續說道，「他說，『傑克，你難道不明白，異教人士是透過想像而瞥見將會發生的事實，並且，用故事講出他們心底的渴望？而那份渴望於兩千年前已真正成為事實。這並非出自某個人的想像，也不只是個故事而已。這在歷史上有憑有據。的確有耶穌其人其事，即使許多非基督教的文學都驗證此事，而且也符合耶穌的特質。因此，基督教可以說是成為事實的神話。』

儘管當時大家都疲憊不堪、全身濕透，但回到路益師的宿舍後，辯論依然沒有停歇。「他們一直辯論到凌晨四點，托爾金回家之後才結束。當時，路益師已經意識到，自己過去對基督教的看法是一種嚴重的誤解。」

「他開始明白神話並非偽造，」米歇爾說，「而是真理的一部分。而所有不同的故事脈絡和神話情節，都各自反映出真理。」

「路益師曾將基督教與其他神話一視同仁，但在托爾金和戴森的協助下，他了解其他的神話並不真實；它們只能指向一個最終在歷史上成真的事實——在以色列，一個稱為伯利恆的真實地點，一位真有其人的童女生下了『神

子』。至此，路益師才恍然大悟地說『神話成真』，並說『現在我才知道，我們面對的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真正的道成肉身、真正的釘十架、真正的死而復活。』那天晚上，路益師成爲基督徒。他所相信的不再是一些天馬行空的夢境，而是神子降世爲人所帶來的真實事蹟。」

「這十分近似路益師 *Sehnsucht*（渴望、喜樂）的觀念，」曼羅夫說，「意指若有一個意象深印你心，你會感受到它背後的屬靈力量。因此，路益師認爲，在認真的遵循和體驗下，神話會具有影響的能力，顯出其真實的神性本源。」

哈蒂補充說：「路益師認爲，神話是經過長時間考驗而存留下來的真理。它之所以能夠存留，是因爲投人類想像力之所好。的確，人類與神界力量之間的關係，一直是人類想像力致力想表達的主題。所有古代的神話，不論源自何種文化，都反應出這種企圖。當然，這也是爲什麼在各種不同文化所孕育出來的神話，竟有如此多相似之處的原因。」

根據胡勃的說法，托爾金對路益師的回轉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托爾金向路益師指出，並非所有的神話都是無稽之談。在希臘和北歐的神話中，有一個類似基督的角色；雖然那只是一個虛構的人物，卻對人影響深遠。托爾

金指出，透過異教的神話，神以一種神聖的形式向人暗示，有朝一日某件事將會實現。所以，當日期滿足，神準備就緒時，在不同文化中談論了數千年的情節，就會在頃刻之間化爲事實。道成肉身，就是耶穌基督。」

「某些人發現，在不同的文化中，竟有如此多神話描寫一位由死裏復活的神，因此他們對這個話題認真關注起來，」哈蒂說，「而這些神話當中，的確有令人驚異的雷同之處。舉例來說，酒神戴奧尼索司（Dionysus）是諸神之王宙斯（Zeus）與一位公主之子，後遭自己的隨從所殺，之後又從死裏復生。路益師說，在不同文化中存在這麼多類似的故事，是因爲人類的想像力一直想要建立人與神、自然與超自然之間的聯繫。因此，當神決定差遣祂的獨生愛子進入世界時，就依循一套人類想像力已經建立的神話模式，以增強其說服力。因爲人類的想像力早已有類似的觀念。」

「基督教正是一個真實的神話，」米歇爾說，「與其有關的每一件事無不真實，而它也成爲有憑有據的歷史事件。換言之，其他文化所談論的那位經歷死亡之神，確確實實在基督教中實現，而且有稽可考。」

路益師在《待審之神》（*God in the Dock*）一書中，有這麼一段話：

正如神話超越了思想的層次，道成肉身的事實也超越了神話的層次。基督教的核心是一則成為事實的神話。神經歷了死亡；這則古老的神話從傳說和想像的高天降至真實的歷史世界，卻仍保留其神話的特質。它發生在一個特定的時間、一個特定的地方，並為後世歷史帶來重大的影響。這使我們超越了巴爾德（Balder）或歐西里斯（Osiris）這些不知死於何時、葬於何處的神祇，得以進到一位在彼拉多手下被釘十字架（完全依序進行）的歷史人物面前。這則神話成為事實之後，卻仍不失其神話的本質：這乃是神蹟。³

路益師繼續描寫他對信仰中神話成份的重視：

當童女懷孕時，這則偉大的神話就成為「事實」。不知個中奧秘的人實在值得同情。然而，基督徒卻應該謹記……那已實現的事實原是個神話，換句話說，它挾帶著神話所具有的一切特質，進入現實的世界中。神遠超過神祇；基督更非巴爾德能夠比擬。我們不應為著神學中所存留的神話光彩感到羞愧。⁴

在路益師歸信的過程中，有一個他稱之為 *Sehnsucht* 的核心觀念。他在《驚喜之旅》一書中，稱此觀念為「喜樂」。多爾諧曾說，路益師的「心靈中有一種渴望」，因此，就某種意義而言，*Sehnsucht* 正是多爾諧所描述的「渴望」。這是一種想要與神聯合，甚至想要融入神的世界，以使人得以完全的內在靈性渴求。

在其敘事詩〈戴瑪爾〉（*Dymer*）的序言中，路益師寫道：「至少從六歲開始，浪漫式的渴望——*Sehnsucht*——在我的經驗中已扮演一個不尋常的重要角色。這種渴望與『如意式的祈願』（wishful thinking）恰恰相反；倒不如說是『深思式的期盼』（thoughtful wishing）。」⁵

多年之後，路益師在《驚喜之旅》一書中，詳述喜樂的觀念：

我生命的本源無它……那是一種不滿足的渴望，而這種渴望的本身比任何其他令人滿意之事都更加叫人渴想。我稱之為喜樂（Joy）。在此，這是一個技術性的名詞，必須與快樂（Happiness）和娛樂（Pleasure）截然劃分。不容諱言，喜樂（就我而言）與後兩者的確有一個共同點，而且

只有一個，就是任何人只要經歷過它，都會想再度嘗試。除此之外，若只是從其性質考量，它幾乎可與一種特殊型態的不悅或憂傷等量齊觀。而這種型態卻是我們所需要的。若有選擇的餘地，我懷疑是否有人會在嚐過喜樂的滋味之後，還願意用世間的娛樂來交換。可惜的是，喜樂無法呼之即來，娛樂卻可以。⁶

這個觀念隱含在路益師的許多其他著作中，例如《那亞春秋》其中的一集《獅王、女巫、衣櫥》就有這麼一段：「一提起阿司能的名字，每個孩子的內心就感到有某樣東西在躍動……蘇珊感覺像是有一陣令人饞涎欲滴的香味，又像是悠揚輕快的樂聲從身旁飄過。而露西的感覺你也曾有過，就像是一早醒來，想起今天正是週末或暑假的開始一般。」⁷

「你大可說他是個偉大的演說家、卓越的廣播名人等等，」曼羅夫說，「但路益師最突出的一點是他對喜樂、*Sehnsucht* 或靈性渴求的獨特看法。他的內心湧溢著這類的渴求與期望，甚至被它們所征服。這成爲他人生的主調，生命的核心。」

「渴望的整體觀念對路益師來說非常重要，」米歇爾

也這樣說道，「他以喜樂一詞來形容人類心靈上的一種普遍性渴求。這份渴求潛藏在每個人心裏，這一點，他在早年就已經意識到了。這裏指的是渴求的本身，而非一種滿足的感覺。此外，有渴望就有渴望的對象，只是你不知道那對象是什麼，因此人會身不由己地想盡辦法四處尋覓。人類經驗所探索的一切就是這份渴望。在路益師主張無神論的那段期間，他根本沒有空間容得下這份渴望。在物質主義的世界裏它並不具有任何意義，卻也未曾消聲匿跡。當路益師從有神論逐步移向有位格的神，到後來完全接受基督教時，這份渴望的感覺就得到確認了。原來果真有一個對象，是這份渴望真正的對象，而且至終會帶來全然的滿足。而這份喜樂是出人意外的，也正是他曾經極力避開的。但最後，那份渴望引導他到基督面前，特別是道成肉身的基督面前，接著進入基督教。」

1941年，路益師在牛津的大學教堂向學生演講，可說是爲其喜樂觀作了最清楚的闡釋。這篇名爲「榮耀之重」(*The Weight of Glory*)的講章提到：

身置寰宇之中，我們所受到的待遇就像是個異鄉人般，渴望身分獲確認，渴望得著回應，也渴望築橋跨越我們與真實本體之間的鴻溝；這份

飄流異鄉的感覺是我們心底無法平撫的祕密之一。因此之故，榮耀的應許顯得與我們內在的渴求息息相關。因為，榮耀代表著神的贊許、接納、回應和承認，並得以直探萬事的核心。我們盡其一生猛敲不輟的那扇門至終必會開啟。

……顯然地，我們一生之久的思鄉情懷，感覺與宇宙間的某物斷絕關係、而想與其復和的渴望，不斷在門外窺視，但求獲准進入的期盼，都不是神經質的幻想，而是赤裸裸地呈現出我們最真實的光景。最後，當我們蒙召得以登堂入室時，不僅所獲得的榮耀尊貴超乎想像，昔日的創傷也得蒙醫治。⁸

曼羅夫認為路益師在歸信基督教的過程中，不但希望能在知識上了解，更能親身感受到基督教神話學中的聖潔模式。「路益師所講的故事，不斷想要捕獲一種捉摸不定的『東西』。我們企圖想要捕入網中的連續事件，其實一點也不連貫。這是一種狀態，而非過程；是一樣東西，而非一個敘述故事。而那樣東西，正是敘述故事想要具體呈現的。因此，按路益師的說法，他寫故事的本意，就是要在小鳥飛回家鄉或原處之前，先捕獲它一陣子。那麼，當

路益師在寫所謂的『神話』時，我認為，他想要捕捉的是貫穿在整個故事裏的那種感覺。那份感覺貫穿奇想，貫穿新奇的意象所帶來的興奮感，也貫穿在一些意象所展現的勢力中。這些意象因著 *Sehnsucht* 或渴望之故，而表現出神聖的形象。」

路益師所提及的那種內在、無一時稍離的渴望——那份喜樂之感——隨著他信仰的歷程而有所改變。當他從無神論轉為有神論，最後又歸信基督時，他可說是頭一次有一種回家的感覺。雖然那份喜樂和切望的感覺未曾離開過他，但至少他終於明瞭自己渴望的到底是什麼。

路益師從不信轉變為一個屬靈的人，最後更成為一個敬虔的人，這個過程十分漫長。從二十歲至三十歲出頭，他一直處於理性探索的階段。直到 1931 年，情況才有所改變。

「路益師歸信基督的過程並非清晰可辨，」胡勃說，「他在《驚喜之旅》一書中所提及的轉變，大多數時候指的是從無神論轉而相信有神論。換言之，他相信神存在，卻無法立時接受基督是神的兒子。但，儘管模糊不清，大體而言，他相信神存在的時間是在 1929 年，相信基督則是在 1931 年。當時，他的哥哥華尼駕著摩托車，他則坐在邊車裏，二人結伴前往惠斯內德（Whipsnade）動物園。

「多年以來，路益師不停思索耶穌基督在整個信仰中的角色何在。他說，『我曉得祂是好典範，是一個不平凡的人，但這並不足夠。這並非基督教的宗旨。基督教絕不是在強調一位光彩四射、超凡入聖的人，而是有其更深的內涵。』而根據聖經的說法，祂是神的兒子。」

「接下來，奇事發生了，」胡勃繼續說，「神似乎決定來一次釜底抽薪。有一日，他與華尼一同去動物園和一些友人會面，那時路益師坐在機器腳踏車的邊車裏。出發時，他還不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然而，不知怎的，到達目的地的那一刻，他卻相信了。有時在信仰的過程中，你可能需要上窮碧落下黃泉，費盡心思，寫盡各式神學著作；但有時神也可能為你闢一條捷徑，單刀直入地說：

『我是自有永有的。』這正是路益師所遇到的情況。起初，他心中還無法確認基督究竟是誰。他只不過依約前往動物園。豈知到了那兒，他竟然相信了。他說：『這就好像人從夢中醒來。你並不知道自己究竟何時會醒來，只是，突然之間，你發現自己正躺在床上，清醒過來。』」

「儘管他縱論世事時，口若懸河，」格雷生說，「但在描述神的聖靈對他當頭棒喝的過程時，他卻發現自己無以名之。即使是聖保羅，我也不認為他能夠真正描述那發生在大馬士革路上的事。同樣的，傑克也無法清楚描述在

前往惠斯內德的路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只是剎那間與神的聖靈相遇了。」

1931年秋天，路益師成為基督徒。在這之前，他是一位有名望的學者、受人愛戴的老師、天才洋溢的學子，摩爾太太的照顧者，也是許多位牛津同事的良友。但他的著作雖然引人入勝，卻未負盛名。然而，當他信了基督之後，這個情況似乎也隨之扭轉。

「在1931年歸信基督教之前，他是一個學藝高超的作家，」胡勃說，「他下筆成文，文學造詣精湛，然而卻言之無物。以他費時多年寫成的偉大詩作〈戴瑪爾〉為例，雖然，這首詩在技巧上爐火純青，但其間成千上百行優美詩句所透露出的意涵卻不甚了了。」

「他寄了連篇詩作去雜誌社，但大多數都石沈大海。在屢遭拒絕之後，他變得相當焦躁不耐。原本他心中所想的是：我是作家，我要成為詩人。但是，突然間，當神成了他惟一的關注點；當他失去所有的野心，關心的是他自己以外的事時，也正是可以放心交付一些東西讓他發表的時候了。就在此時，路益師開始陸陸續續地寫出所有膾炙人口的佳作。」

痛苦的奧祕

1930年10月，路益師賣掉了位於貝爾法斯特的舊屋，並用那筆款項在赫定頓石礦區購置了一幢房子。摩爾太太也出了一些錢，而在法律上，這幢房子是屬於她的。此棟房子坐落在牛津麥大倫學院東邊約四哩處，清幽隱蔽、林木環繞。昔日這一帶以燒窯著稱，舊時的「窯屋」（kilns）仍然豎立，因此，此屋也以此為名。

「華尼於1932年搬入，」胡勃說，「兄弟倆相依為命，如同窗框裏連為一體的鑲嵌玻璃畫一般。他們和睦共處是眾所週知的。華尼遷入後，二人更是形影不離。」

路益師和華尼在窯屋裏渡過餘下的大半生。但是他們並不寂寞。大多數時候，在窯屋中出入的有摩爾太太、茉莉、路益師、華尼、帕克斯弗（Fred Paxford，園丁兼雜役），以及至少一名女傭，並養有幾隻貓和狗。此外，還有絡繹不絕的訪客。

路益師向以喜愛散步為名，他每天都規律地從麥大倫

的宿舍走回窯屋的家中。據胡勃說，「從學院走到家中——四哩遠——的路，對路益師來說算不得什麼。只要一想到，他就拿起拐杖開始步行。通常，他會走回窯屋喝喝茶，之後又步行回學院。他熱愛健行。」

路益師也常在牛津西部科次沃爾德（Cotswolds）的小山丘附近散步。「他喜愛科次沃爾德和英格蘭的湖光山色的程度，就像他喜愛自己幼時成長的北愛爾蘭家鄉一般。」哈蒂說，「他一定很喜歡四處健行，美麗的鄉村景致大大豐富了他的想像力。」

「我想，路益師若是住在氣候一成不變的地方，一定會感到煩悶不已，」格雷生說，「他熱愛大地的景色——山脈和森林，因其中透露出神生氣盎然的創造力。傑克喜歡動物、樹林、籬笆、灌木和各種植物，他享受呼嘯的狂風暴雨、瑞雪和嚴霜。但是，對他而言，大自然是神的一種表達，而不只是神的某種象徵。」

住在窯屋並於牛津（之後於劍橋）任教的期間，是路益師一生中最忙碌又多產的時期。如胡勃在前一章所言，路益師現在「言之有物」，他清楚知道自己所言為何。

1933年起，路益師推出了一本又一本膾炙人口的好書。首先出版的有《天路回歸：為基督教、理性和浪漫主義辯護的寓言》（*The Pilgrim's Regress: An Allegorical*

Apology for Christianity, Reason and Romanticism, 1933)。

接下來則有《愛的寓言：中世紀傳統之研究》

（*The Allegory of Love: A Study in Medieval Tradition*, 1936）：

科幻小說三部曲中的首部《來自寂靜的星球》

（1938）；《痛苦的奧秘》

（1940）；《地獄來鴻》（1942）；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漫遊金星》（1943）；三部曲中的第三部《那股邪惡的力量》（1945）；《夢幻巴士》（*The Great Divorce*, 1945）；和《神蹟》（1947）。1950年，路益師出版了

《那里亞春秋》七冊中的第一本《獅王、女巫、衣櫥》，



• 在散步中思如泉湧的路益師

其餘六冊分別於 1952 至 1956 年間出版。1952 年，路益師出版了公認為傳世之作的護教書籍《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他的自傳《驚喜之旅》則在 1955 年問世。於 1956 年出版的《裸顏》是路益師自認為最得力之作。《四種愛》於 1960 年出版。1961 年，他以筆名克勒克（N. W. Clerk）出版了《卿卿如晤》一書。他的最後之作《致馬爾肯書：論禱告》（*Letters to Malcolm: Chiefly on Prayer*）則是於 1964 年他去世之後才出版。

路益師著作等身的祕訣無人知曉。坐在窠屋和麥大倫學院宿舍狹小的書桌前，他振筆疾書，孕育出為數可觀、包羅萬象的作品。在著述的同時，他仍繼續其學術的研究；仍提供摩爾太太及其女兒之所需。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籠罩下，在協助他哥哥面對酗酒的問題下，他仍下筆不輟。與此同時，他仍需負起在知名的學府任教的責任。歷經多年，他豐沛的著作與寫作的習慣令其學生和讀者嘆為觀止，他們對其靈感之源更感到好奇不已。

「路益師是即使在不利的環境下依然能寫作的那種人，」胡勃說，「對路益師來說，書寫與思想幾乎可說是同一件事。當他下筆時，思想就變得格外清晰。因此，他可以在照料某人的期間，抽空走開，完成一章的寫作。他可以在閒暇之時寫作；在站立時、搭乘火車時，他都照寫

不誤。」

路益師不僅重視著作的內容，也注重寫作的技巧。「路益師留意到，自己常在寫作時輕聲將字讀出，他告訴我，這是因為『取悅耳朵與取悅眼睛同樣重要。』」胡勃繼續說，「你可以試用沾墨水的鵝毛筆，它帶來的節奏感正合乎你所需。因為，當你寫了大約七個字後，通常需要停下來想一想接著要寫些什麼。此刻正好讓你沾沾墨水，再繼續書寫。這是個優美的節奏，對路益師尤其管用。」

「他通常都起得頗早，然後走去上班。等學生進入教室時，他已經寫了一個多小時，」曼羅夫說，「那可能是一篇論文或一本書的某部分。若以速度而言，他寫那里亞童話的速度著實叫人驚訝。舉例來說，《銀椅子》（*The Silver Chair*）在幾個月內就完成了。」

哈蒂說，「他很少談論自己寫作的過程。不錯，他的確寫過一些關於兒童文學的論文，也論及他以神話形式創作《那里亞春秋》的緣由。但對於他寫書時的靈感來源，他卻很少提及。身為講師、論說家和文學批評者，他曾為別人的書籍寫過許多評論，卻絕少論及自己的著作。

「究竟何人、何事賦予路益師創作的靈感，是十分複雜的問題。」胡勃說，「首先，我想，是神給了他一些話題。他曾說：『我從未刻意寫過一本書，反而比較像是在

聽寫，只是把所領受的表達出來。」至於是誰啓發了他，就更難究其根源了。有些人——如托爾金——對他影響至深，因為他們一同討論文學和自己的作品。至於靈感的來源，路益師的書大多數是透過影像而得。《獅王、女巫、衣櫥》便是以一個半人半獸在大雪繽紛的樹林裏，頂著一把雨傘做爲開始。接著，他見到一位雍容華貴的皇后駕著雪橇駛來。之後，獅王阿司能登場。在路益師腦中總是思如泉湧，一刻不停。」

「他的想像力十分活躍，」米歇爾說，「透過閱讀、透過別人的角度，以及別人在書中所分享的經驗，他的視野變得格外遼闊。他觀察入微，也細心領受。還有一點就是，路益師認爲他的經驗並無獨特之處——絕大部分與一般人無異。因此，當散步之時，涼風驟起，秋意襲來，落葉紛紛，他會說：『我不是惟一有此體驗的人。』」

「我想他會有一種感覺，就是他的小說並非由他寫成，而是另有出處。」曼羅夫說，「他領受到一些意象，在1947年或大約那前後，那頭獅子就這樣躍入他的夢境，或者說他的夢魘之中，可能更爲貼切。這就是他寫這些故事的主要原因。他說：『在我起了頭之後，阿司能就負責寫餘下的部分。』」

據格雷生說：「我不認爲傑克會正襟危坐地對自己說：『現在起，我將透過兒童文學來傳授基督教。』事實絕非如此。正如我之前所說，並且一再重提的，傑克是《獅王、女巫、衣櫥》的記錄者，而神的聖靈才是主要的作者。」

許多作者稱其靈感之源爲「繆司」（muse），它的字義是指激發人想像力的一種外來力量或靈光。「我覺得路益師會有這樣的看法，他會說繆司是初期階段想像力的表達方式，」哈蒂說，「因著基督教信仰對聖靈的了解，會使這個觀念愈見清晰。繆司是神的能力與平常人之間的一個連繫。換言之，基本上，確有教繆司殺存在。」

「我認爲，當路益師的想像力和心靈被基督改變時，聖靈就啓示了他，」多爾諧說，「步入中年時他信了主，也受感去傳遞基督的信息。路益師擁有不尋常的天賦。他了解故事的力量，也明瞭當我們進入故事中時，就等於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不僅如此，我們也會對那個故事產生共鳴。而路益師正是引導我們來到那最偉大的故事之前。」

第二次世界大戰早期，英國和全歐在戰火的痛苦中掙

扎圖存，路益師也不能自外，深受衝擊。當時，有一套名為「基督徒挑戰系列」（The Christian Challenge series）的叢書在英國頗為暢銷，該套書的編輯委託路益師寫一本有關受苦的書。結果，《痛苦的奧秘》一書於1940年十月問世。此書一出，立刻暢銷全英，並且在美國廣受歡迎。

此書之所以暢銷，是因路益師敢於發出一個全人類關注的問題：如果神是良善、全能的，何以祂會容許被造物受苦？在《痛苦的奧秘》一書中，路益師從基督徒的觀點提出解答。他寫道：

痛苦是邪惡扯下面具，現出它真實的面目；人一旦受到傷害，就知道有些事出問題了……痛苦不僅是立即可辨的邪惡，並且此惡絲毫不容忽視。我們大可享受罪中之樂，對自己的愚行麻木不仁；而當我們看見老饕將珍饈美味囫圇吞棗，不知所食為何時，也不得不承認甚至連快樂都會被人忽略。但是，痛苦卻緊緊抓住人的注意。神在我們享樂時低語，在我們的良知裏說話，卻在我們的痛苦中呼喊：痛苦是神的擴聲機，為要喚醒一個失聰的世界。¹

「《痛苦的奧秘》可說是他第一本的護教作品，」米歇爾說，「它處理的是人性最棘手的一個問題，不僅基督教要面對，其他宗教也必要觸及。本書頗有深度，但一般人都讀得懂。因此書之故，路益師儼然成了基督教的辯護者。」

「人世間最大的問題之一是：世上為何有痛苦？為何有邪惡？」多爾諧說，「我們如何面對邪惡的問題？假若真有神存在，我們如何處理痛苦的問題？假使真有神存在，而祂又是良善的，我們要如何解釋痛苦的問題？祂若是全能的，世上何以會有邪惡？要解答上述問題並不容易，但我確信路益師本身對這些問題都經過一番掙扎，因此其諸多著作都離不開這個主題。」

「他在著作中一再強調，痛苦的問題是一個奧秘。我們雖然無法完全明瞭，卻可以信靠神，因為神透過耶穌基督向我們彰顯出祂自己的性格。聖經不僅向我們啓示邪惡和痛苦的問題，也啓示出神的本性。此外，聖經也透露出人類有選擇的自由。」

「路益師認為痛苦分為不同的層次，源自不同的因由，」多爾諧繼續說，「有些痛苦的產生，是因為我們在故意或渾然不覺的情況下，犯罪而違背神的緣故。犯罪帶來痛苦。路益師說，神在我們諸事順遂時，向我們低語，

卻在我們的痛苦中，向我們狂吼。在我們的痛苦中，祂大聲呼喊，好讓我們能真正聽見祂的聲音。有些痛苦是出自於神，為要陶鑄、雕塑我們；有些痛苦則是源於自作自受。然而，也有些不期然而來的痛苦是肇因於外在因素，譬如戰爭。但，面對痛苦時，我們要問的不是「為何受苦？」而是「要如何面對苦難？該如何讓神參與在我們的苦難中？」這才是關鍵所在。最後，據路益師所了解，亦是基督信仰所教導的是，神會為自己榮耀之故，扭轉乾坤，將最為可怖之事極力挽回。正如基督在十字架上殘酷至極的死亡，反成為救贖全人類的偉大行動。因此，我們的神是親嚐痛苦，深知痛苦為何物的神。當我們遭遇苦難時，祂也與我們一同受苦。」

5

地獄來鴻和蘇格拉底辯論社

在完成《痛苦的奧秘》之後不久，有一日，當路益師在參加地方教區午間崇拜時，突然靈機一動：何不一反往常，以一種反諷的手法來帶出正面的信息？何不寫一系列年長的魔鬼指導學徒的告誡信？在反覆思想下，路益師寫成了暢銷多年的《地獄來鴻》一書。

路益師撰寫此書的速度極快，於1941年二月時，三十一封手稿已全數完成，又蒙一家英國教會週報《衛報》（*The Guardian*）連載，頓時，老魔鬼賽諸葛（Screw-tape）和他的學徒華姆伍德（Wormwood）成了英國境內家喻戶曉的角色。

《衛報》是路益師當時惟一訂閱的一份報紙。這家報社付了大約一千五百美金的稿酬給他；路益師將這筆錢全數捐作慈善之用。

1942年二月，所有稿件集結成書，正式面市。第一版兩千本，還沒來得及上架，就已售罄。到該年年底，《地獄來鴻》一書已再版八次，並且橫越大西洋，在美國也造成轟動。此書佳評如潮，一般視其為娛樂性頗高的諷刺小品。由於此書從一個魔鬼的角度來看飲食男女（戲稱「病人」）所受到的試探，手法幽默風趣，因此，不僅受到基督徒歡迎，連非基督徒也為之吸引。

「《地獄來鴻》可說是完全將事理反轉，」米歇爾說，「正常人所認為的壞事，卻變成好事，反之亦然。神成為仇敵，撒但反成了大好人。當賽諸葛指點姪兒華姆伍德時，我們得以從一個魔鬼特務的眼中看事情。自私、自我中心和摧毀人類成了好事，總之，所有的事情都是黑白顛倒，是非扭曲。藉此，路益師想揭露出普世性的人類經驗。看了直令人感到可笑又可悲。」

舉例來說，在第六封信裏，賽諸葛告訴華姆伍德說：

最能阻撓人心與仇敵（即上帝）之間關係的莫過於掛慮和擔心。仇敵希望人專注於現在正在做的事，我們的工作卻是要人類不斷去憂心自己的未來。

當然，你的病人可能會認為自己必須耐性地

順服我們仇敵的旨意。就這點來說，仇敵的主要意思是要人以忍耐之心來接受實際分派到的考驗——即當下的擔憂和掛慮。「願祢的旨意成就」指的就是「此時此刻」所遇到的考驗而說的。而一天擔當一天的難處，指的就是一日自有一日的糧供應。¹

在第十八封信中，賽諸葛一開始就說道：

即使位居史勒柏格柏（Slubgob）手下，在學院中你都應該學過性誘惑的一貫伎倆。對我們這些鬼魅來說，這整個主題實在是毫無新意的雕蟲小技（雖然是必修的訓練課程之一），因此我會將之略過。但是，若從牽涉較廣的層面來看，你要學的可多著呢。

仇敵對人類的要求可說是令其進退維谷；不是要其完全禁慾，就是要其奉行一夫一妻制。自從我們的老祖宗取得首次輝煌的勝利後，我們就使得前者對人類來說簡直難如登天。至於後者，最近幾世紀來，我們將之鎖定為超凡脫俗之道。即透過詩人和小說家，大力說服人類，那好奇難

禁、曇花一現的所謂「戀愛」經驗，就是結婚惟一正大光明的理由。婚姻不但能夠且必須要使這種激情永遠持續下去；若是一個婚姻達不到這項目標，就不再具有約束力。這是將仇敵的觀念以假亂真的傑作。²

不僅基督徒，就是非基督徒都發現《地獄來鴻》一書，既一針見血又饒有趣味。「我喜愛這本書，因它是協助我歸信基督教的媒介，」多爾諧以肯定的語氣說，「路益師想寫一本談論邪惡、撒但以及鬼魔在人世間呈現的真實狀況。他想使人類的心靈和想像力都提高警覺。因此，在信件中，他以一個年長的魔鬼指點姪兒的口吻，揭示出該如何引誘屬於『仇敵』——即跟隨神——之人的種種詭計。撒但的眾軍並非無所不知、無處不在、無所不能，但是牠們的效率非常高。路益師想要顯明牠們的工作範圍、場所，令牠們煩惱之事以及牠們所無法了解的事情，比如真愛。」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贊同這種寫作方式。「托爾金對路益師將《地獄來鴻》一書題獻給他感到十分不悅。」多爾諧繼續說，「他說：『傑克，你沒有必要寫這類的書，因為你既沒有被按立神職，又不是一個神學家。』但是，

路益師回答說：『我希望自己無須這樣做。然而，在神學家和神職人員以平常人能懂的方式與大眾溝通之前，我依然會從事這類工作。』路益師的才華使得基督教的真理和教義普及大眾。」

在《地獄來鴻》出版多年之後，大多數的人都認為路益師的看法是正確的。幽默詼諧和簡單明瞭是本書成功的最大因素；而本書的蜚聲國際更驗證了路益師的遠見。

「若有人問我，路益師的哪一本著作最具有引人歸主的功能？我會毫不猶疑地回答說，是《地獄來鴻》，」曼羅夫說，「他寫作的方式使人很容易就辨認出書中描繪的種種試探。對於路益師逐章分析的人性弱點，如小心眼、生氣、驕傲等等，都是一般人再熟悉不過的。」

「這些書信函蓋人生百態，」胡勃接著說，「大多數的誘惑都描寫得令人拍案叫絕，忍俊不住。然而，引人發笑的部分原因是讀者完全能夠感同身受。」

格雷生接續說，「《地獄來鴻》把誘惑的本質清楚地揭示出來，也指引人戰勝之道。這是一本指點迷津、風趣幽默的佳作。意涵豐富，掘之不盡。」

「耐人尋味的是，傑克發現在撰寫此書時，行文十分順暢，但是寫作的過程卻令他感到相當不快。」格雷生繼續說，「他必須為自己進行洗腦，從敵方的角度去思想。」

這個過程既污穢又骯髒。但最令他震驚的是，執筆之間，他卻發現誘惑人原來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這使他感到狼狽不堪。其中所學到的最大教訓是，你絕對不會因為陷入試探，而清楚試探的威力有多強；你所發現的只是自己是何等地軟弱不堪。除非你曾經得勝過，否則你不會發現誘惑的強度有多大。」

在納粹主義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地獄來鴻》的出版使得路益師與其著作登上了世界的舞臺。1947年，路益師的肖像和手持叉刀的魔鬼畫像出現在時代雜誌的封面上。對牛津學者來說，這是十分少有且頗不尋常的成就。



1942年一月，路益師擔任牛津蘇格拉底辯論社的主席，這是他生涯中的另一項重要發展。蘇格拉底辯論社的理念源自一位名叫阿德溫柯（Stella Aldwinckle）的牧師顧問，本意是要成立一個包括信徒與非信徒在內的團體，專事辯論信仰和宗教上的議題。由於路益師聲譽日隆，且辯論技巧出眾，因此，阿德溫柯邀請他擔任主席一職。每隔一週，辯論會於週一晚上進行，才開始不久就廣受大學生

的歡迎。從1942至1954年路益師擔任主席期間，約有八十到一百位學生固定參加。

許多辯論社的成員都認為路益師對於非基督徒的攻擊略嫌誇張。也有人認為，路益師為基督教大力辯護的角色，使他與許多主張不可知論的學者之間產生分歧。他常常利用星期一晚上的會議，擺陣迎戰受邀的講員，而這些講員均屬當時英國頂尖的思想家。

「路益師在其基督徒生涯裏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就是擔任蘇格拉底辯論社的主席。」對路益師在蘇格拉底辯論社的角色有深入研究的米歇爾說，「在其任內，曾舉行過兩百次以上的會議，每次平均有113位出席。這些人是來自不同領域的佼佼者——歷史、哲學、文學、科學等等。一般的議程進行如下：首先由一位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學者發表一篇論文，之後，會議就開放給與會者討論。」

路益師早年在柯伯特黎克門下受教，在辯論技巧上多所琢磨，蘇格拉底辯論社正提供他一個大展身手的機會。在青年時期學得的辯證技巧不僅幫助他通過牛津的入學考試，更使他在迎接非基督徒學者的挑戰時，得心應手。

「有兩、三年的時間與柯伯特黎克相處在一起，是訓練的主要部分之一。」米歇爾說，「路益師不僅在古典文學上接受訓練，也在所謂的辯證法——辯論的藝術——上

得到指點。就這方面來說，柯伯特黎克實在是個中翹楚。他在言談坐臥之間都充份表現出這個特長。每一次與路益師會面時，多少都會扯上辯證方面的訓練。起初，路益師感到力有未逮。然而，正如他在《喜樂之旅》中所提及的，與柯伯特黎克相處的後期，他對辯證法已能運用自如。他全副武裝地進入牛津就讀，而蘇格拉底辯論社就像是為他量身訂作的一般。滿載著對自己信仰的確信，他踏入智力的競技場，一個立場中立、雙方都有機會提出理據的場所。」

「柯伯特黎克是一個無神論者，或至少是某種程度上的不可知論者。」多爾諧說，「但他教導了路益師如何思考。路益師天資聰穎，然而在受教於柯氏門下之前，思維未受過訓練。柯伯特黎克教導他如何以新的方法閱讀；如何清晰有效地陳訴己見；在思考時如何精確嚴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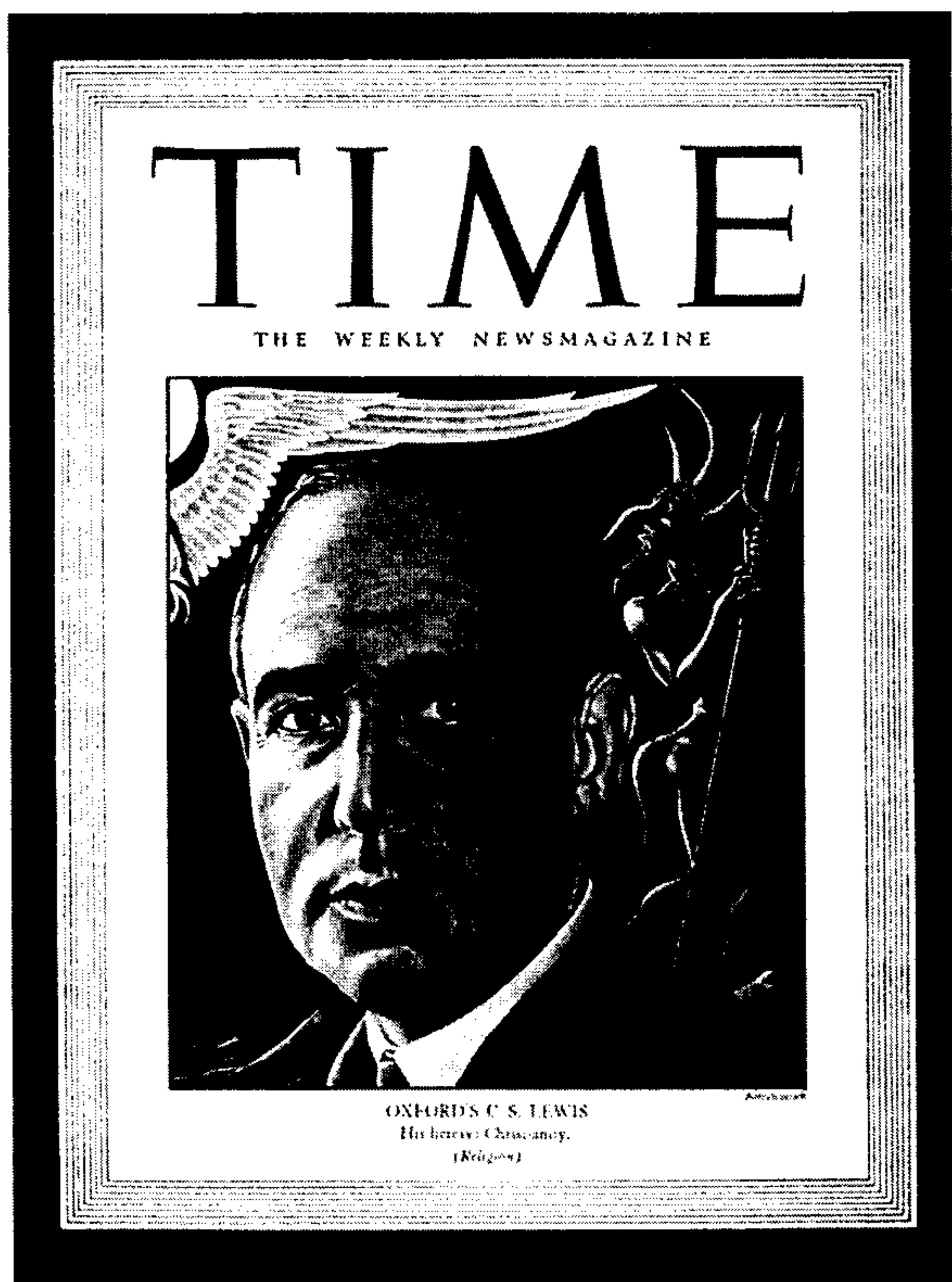
米歇爾也表贊同，他說：「就路益師看來，蘇格拉底辯論社扮演的角色至關緊要，因為藉此可以評量出基督教在理性上是否周全。換言之，基督教需要有一個公開辯論的場所，以決定它在理性層面的命運。而蘇格拉底辯論社之所以獨特，就在於這是由基督徒，而非不信者所發起的辯論活動。是信徒先發制人。然而，路益師並不認為基督徒每次都佔上風，因為最後的勝利取決於辯證的理據。若

是不信者的論據充分、言之有理，那也很好；但這並不表示基督教從此就不值得採信了，而是意謂著基督徒有時在辯論方面並不像對手那般具有說服力。事實上，在 1954 年，路益師曾寫信給好友格里夫斯（Don Bebe Griffiths），提到：『在蘇格拉底辯論社時，他們常常痛宰我們。』他很清楚基督徒並非總是佔上風。

「但路益師對這項事工充滿信心。他相信，基督教若是真實的，那麼經過長時期的鍛鍊，它會證明自己具有理性的纖維與肌肉去承受艱鉅的挑戰。」米歇爾繼續說，「他加入蘇格拉底辯論社的理由，是因為他覺得基督教對世界本質的了解是真理，值得公諸於世，更值得在辯論的擂台上接受挑戰。他想證明基督教對現實的了解並非不堪一擊、懦弱無能。」路益師一直擔任蘇格拉底辯論社的主席，直至 1954 年離開牛津大學為止。

6

純粹基督徒



• 路益師被選為《時代雜誌》封面人物（1947年）

當路益師完成《地獄來鴻》一書不久，英國廣播公司的宗教節目總監韋爾奇博士（Dr. James Welch）邀請他到電台主持節目。路益師接受了邀請。於是，從1941年八月起，他在電台主講一連四次、每次十五分鐘的專題，題目名稱為《從是與非探求宇宙的意義》（*Right and Wrong: A Clue to the Meaning of the Universe*）。路益師期望藉著討論天理，或他所謂的「客觀的是與非」（objective right and wrong）來引發聽眾的興趣。

第一系列的專題十分成功，因此路益師又主講了第二系列的專題，名為《基督徒信的是什麼》（*What Christians Believe*）。在第二系列中，路益師指出所有基督徒共有的信仰——換言之，即超越所有基督教宗派而存在的共同信念。

這兩個系列的專題於1942年七月集結成書，名為《廣播談話》（*Broadcast Talks*）。此書出版不久，立即成為暢

銷書，再加上廣播節目本身，使得路益師在英國的聲譽日隆。第三系列的廣播節目緊接著推出，名為《基督徒的行為》（*Christian Behaviour*）。此專題是針對路益師本身所相信的基督徒價值觀和美德進行分析。其中一些講論亦收錄在《三一教義初階》（*Beyond Personality: The Christian Idea of God*；又名 *First Steps in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一書中，銷售至今。

在製作完第一系列的廣播節目不久，路益師向英國皇家空軍進行一連串的演講，作為他對參戰將士的部分貢獻。由於《地獄來鴻》和廣播節目的成功，路益師收到許許多多的來信，有些人想分享自己的領受，有些人則為了尋求其忠告和屬靈上的指引。此時，華尼充當路益師秘書一職的角色愈來愈吃重，在其協助下，路益師盡力回信給所有的來信者。

路益師是否曾預期廣播節目會空前成功，而尋求信仰解答的聽眾和讀者則徵詢不斷？並不盡然。但這些現象卻有可能導致他作出一個決定，亦即將三次系列的講稿集結成一書出版。這就是 1952 年《返璞歸真》一書的出版由來。

「據我想，他廣受歡迎的緣由，是因為他的基督教信仰正如他所說的，是『純粹的基督教』，」哈蒂說，「這

是基本的基督教，是創造合一元素的基督教。」

「我不能肯定此書是否能打動每個讀者，」多爾諧說，「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它切中某種人的需要。此書是專為那些存有許多疑問的誠實尋道者而寫的。路益師想要傳達一個觀念，就是當聖靈來臨時，人類的靈魂與上帝之間的關係會產生根本的變化。從哲學的角度來說，路益師撰述此書時，正值自然主義和物質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因此，他嘗試以一個十分合乎邏輯的方式解釋說『這就是基督教本色，這就是它真正的面貌。』

「世上許許多多的人都說耶穌不過是位偉大的老師，」多爾諧繼續說，「並不是祂所自稱的神。祂是偉大的老師，但絕對不是神。面對這樣的說法，你會如何回應？針對這一點，路益師的答覆是：『假若祂是一個偉人、一名偉大的老師、一個卓越的先知，那祂怎麼可能不是祂所自稱的那一位呢？祂要不就是一個說謊者、一個瘋子；要不，就是祂所自稱的神。』」

「許多讀者與路益師的書結緣，是因為他們在慕道階段時，有朋友介紹他們看《返璞歸真》。」哈蒂接著說，「而據我想，那些讀者們發現路益師能將模糊不清或是教條化的觀念清楚闡明，並與他們自身的經驗連上關係。他們第一次發現有人能清晰有理、甚至語帶詼諧地辯明基督

教教義，並且充滿了說服力。同時，他們也發現路益師與其他的基督教作者顯然大異其趣，因他毫無一點說教的意味。他態度認真，但同時卻心情愉悅，因為在與信仰有關的事上，他經歷到極大的喜樂。」

「純粹的基督教」，依照路益師的看法，並不包括教門、分支和宗派在內。雖然信奉天主教的托爾金在帶領他信主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但是路益師在信仰中所流露出來的喜樂，完全是因為他是一個純粹的基督徒，絲毫沒有宗派的氣味。即使在選擇教會上（他的教會是位於赫定頓的聖公會聖三一堂），據格雷生說，只是因為地理上最接近窠屋的緣故。胡勃接著說，「這是一間十九世紀的教堂，如詩如畫，十分美麗。但那並不是路益師刻意的選擇，那只是他的教會而已。在英國，若是你住在某個教區裏，就應該參加該教區的教會。」

對很多接觸到基督教世界的非基督徒而言，各種分門別類的宗派既令人困惑，又帶來紛爭，甚至使人遠離真理與信仰的核心。路益師不僅為初入門者深入淺出地介紹基督教的觀念，更能藉著他的著作，將所有基督徒信仰的關鍵——相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表明出來。在愛爾蘭和英格蘭兩地，天主教和更正教於幾世紀以來製造了無數社會、知性、政治上的紛爭，生於斯，長於斯的路益師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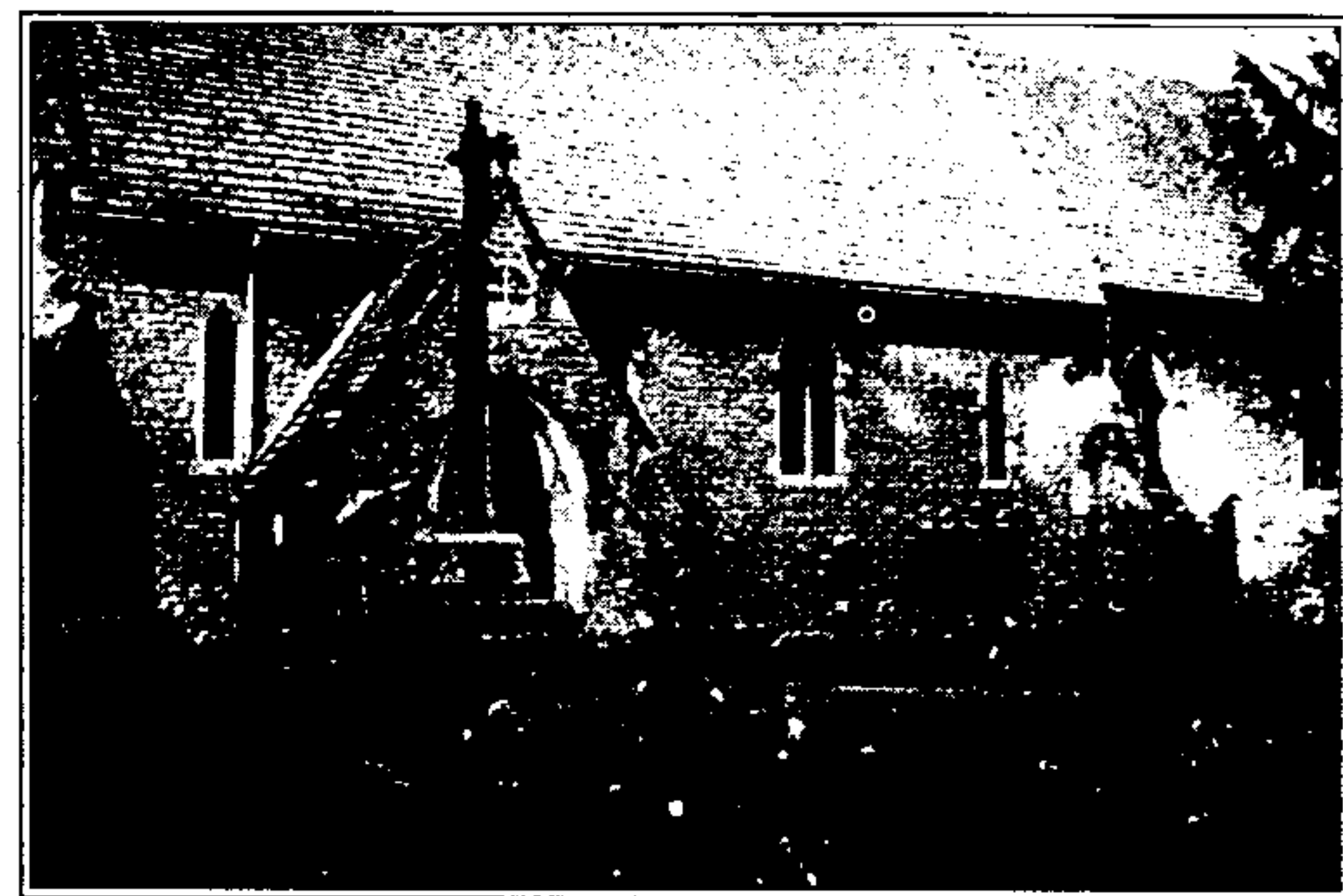
能分享出一個信仰合一的信息。

「身為一個基督教護教家和作者，傑克的作品廣為各宗派人士所接受，是因為他的作品並不處理任何宗派問題。」

格雷生說，「他迴避宗派的問題，因為他覺得太微不足道了，兩者的相同處比起相異處重要得太多了。我認為，強調宗派的教會最大的問題之一是，他們經常小題大作、避重就輕，這是基督教界的悲哀。傑克顯然也有同感。《返璞歸真》相當重要。終其一生，傑克與基督愈加靠近，卻與任何宗派的分界點愈離愈遠。」

在《返璞歸真》的序言中，路益師清楚闡明他的觀點：

在此要聲明的是，對於在兩個基督教「宗派」間掙扎猶疑，不知如何取捨的讀者，本人未曾提供任何幫助。我不會指示你該成為聖公會、衛理公會、長老會的教徒，還是成為一個天主教



• 路益師加入的教會——聖公會聖三一堂

徒。我刻意略去這個題目（即使是上述教會的名單，都只是按照英文字母的順序排列）。有關我本身的教會立場，毫無神祕之處可言。在英國教會裏，我不過是一個平凡不過的信徒，不特別「高超」，也不特別「卑下」。然而，在本書中，我不會試圖說服你改換成與我一樣的教派。成為基督徒以來，我就一直深信，將從古至今所有基督徒共通的信仰清楚辯明，是我為不信的鄰舍所提供的最佳（或許也是惟一）的服事。有一個以上的理由支持這個看法。首先，引致基督徒分裂的問題通常涉及高深的神學甚至教會歷史，惟有真正的神學專家才能處理。這些問題超出我的能力範圍，如水深沒頂：自救尚且不及，更遑論救人。其次，我想我們必須承認，討論這些爭論不休的議題絲毫不能引領一位失喪者回到教會羊圈。¹

路益師又寫道：「我並非撰寫一本書來解釋『我的宗教』，而是闡釋『純粹的』基督教，亦即它真正的面目——以及早在我出生前就存在的本來面貌。」²

《返璞歸真》有許多處章節簡潔地說出基督教的定

義，而這正是過去兩千年來，同時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所承認的共同信念：「我們所聽見的是，基督為我們被殺，祂的死洗淨了我們的罪，而藉著死，祂敗壞了那掌死權的。這是不變的信條，是基督教信仰，是必須要相信的真道。」路益師也寫道：「基督教的中心信仰是基督的死使我們與神和好，並賜給我們新生。」³

「據我看，路益師是一位實事求是的人。他知道我們經常會分門結黨，然而他相信的卻是『純粹的基督教』。」米歇爾說，「在書中，他以一幅圖畫作為解釋。圖中有一個玄關通往許多扇房門，這個通往所有房門的玄關就是『純粹的基督教』。從玄關可以連接不同的房門：有進入天主教的門，而在那扇門裏，可能又有其他不同的門，代表羅馬天主教裏不同的學派分支；玄關也有一扇門通往更正教，而其中又有不同的門通向長老會和浸信會等等。但歸根究底，我們都有一個相同的玄關。」

「路益師意指，貫穿基督教各大傳統的是一個共同的神學、教義傳統，」米歇爾繼續說，「希臘正教、羅馬天主教和更正教的傳統，全都持守三位一體的神觀；他們也都堅持神子在歷史上特定的時刻降世為人，並且為救贖人類的緣故而道成肉身。在強調神之道成肉身時，焦點往往集中在釘十架上。事實上，道成肉身是從聖靈成孕就開始

了。的確，是神成爲人類肉身的樣式，而爲我們死在十字架上。祂不是一個肉身的幻影而已，而是真正的道成肉身——一個神確確實實成爲人的奧祕。這絕非東方式的馬雅成孕說（an Eastern conception of Maya）和幻象而已，而是真正的道成肉身。不論我們接受與否，這位就是全人類的救主。爲了拯救人類，也單單爲了這個理由，神成爲人的樣式，施行救贖。救贖的工作涉及犧牲與受苦，但經過這一切之後，卻帶來了拯救和醫治。最後，當世代完結時，所有人類將會面臨審判和救贖。上述這些全是各大宗派堅守的真理。」

「至於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所有宗派都同意這代表贖罪，亦即爲罪付上贖價。然而，在如何做成這點上，各派的觀點就開始分歧。路益師明白分歧的原因，但他強調的只是代贖觀的本身。他相信基督解決了我們罪的問題，以致我們能獲得神的接納。從此，我們與神的關係再沒有阻隔了。這是真理。從第一世紀至今，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這點。這就是共同的傳統。路益師不斷想辨認出所有主要基督教傳統的共通元素。」當所有的宗派交集在一起之後，就形成了基督教信仰的「玄關」。

格雷生跟著說，「《返璞歸真》披荊斬棘，穿越了我們加諸基督作爲和教訓之外的一切宗派蔓草。它去蕪存

菁，直探真理的核心，將耶穌的真貌以最簡單易明的方式呈現出來。我們務要遠離所有在福音上任意加添，最後產生出不合聖經的儀式和教訓的群體。傑克所做的就是將我們帶回耶穌的教導中，並盡可能地使這個純一的真理爲眾人所明白且接受。他所揭示的是世人所見過最美麗的真理。世人以黑色的布幔遮掩住神榮光四溢、令人眩目的面容，而《返璞歸真》正是將這層布幔揭開。」

「他所寫的正是親身的體會。」胡勃說，「神降世拯救我們，他爲此感到高興。」

「路益師試著將教會的思維與教導——即基本神學——闡述出來，使得一般人都能明白且欣賞，並作出是否要接受的明智決定。」米歇爾說，「他想要把所有基督徒都點頭稱是的真理區分出來。今天，許多人想掙脫這個古老的真理；路益師的看法則是，一旦你掙脫之後，你就站在圈外，亦即置身基督教之外。因此，婦女應不應該被按立神職？路益師會說，這不是『純粹基督教』的一部分。但假使你說，『耶穌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樹立在一個榜樣而已——對我們的罪，祂其實並沒有真正做出什麼貢獻。』路益師就會說，這番言論已踰越了『純粹基督教』的界限。」

「傑克清除所有無關緊要的宗教外殼，顯露出光彩奪

目的真理核心。」格雷生說，「若是你真心遵循基督的教訓，並傳講基督的信息，自然就會有人來教會。否則，沒有人會被吸引。」



• 平易近人的路益師（1946年）

「有一些較為保守的基要派信徒曾經大力抨擊路益師，尤其不能接受他的某些生活習慣，如飲酒、吸煙等等。」米歇爾說，「也有一些人反對其作品中的『奇幻』成分。但除了極少數人之外，路益師受歡迎的程度可說是有目共睹。據我想，這是由於他持守『純粹基督教』的緣故。他處理信仰的基本主題，並以引人入勝的手法來寫作。他澄清問題的所在，訴諸共通的傳統。就我看，一般而言，基督徒並不喜歡分門別類。他們期待能有一個理由令他們相信，分各種派系的問題事實上是過於小題大作了。對於一般人，尤其對一般的基督徒，路益師振振有詞地說：『哇！有一樣東西大過於我的宗派。它的名稱是純粹基督教。』」

當然，世界上許多主要的宗教都有門派之分，如佛教又有小乘、禪宗、密宗等，回教則有正統派、什葉派和神祕主義禁慾派，猶太教的信徒也分為許多派別，而峇里島上的印度教儀式更與位於印度的印度教儀式截然不同。至於基督教裏也存有不同宗派，如希臘正教、天主教、哥普特教（Coptic Christianity，埃及固有的基督教派）；在更正教裏，又分為循道會、浸信會、信義會、長老會、聖公會、惟一神派和門諾派（僅舉數例）。這些宗派的儀式各有不同，以致許多信仰圈外的人士難以找出各宗派所共

有的根基。而路益師所著的《返璞歸真》正是將信徒帶返合一的基礎上，並為世界各地的讀者和慕道友開啓了一道通往真理之門。

7

奇幻永續

1940年，希特勒下令轟炸倫敦。雖然牛津及其鄰近地區相對來說屬於較為安全的地帶，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影響仍然十分顯著。當時，許多基本物資都需要受到管制，而每到黃昏時分，家家戶戶都要遮上厚重的窗簾，以防止突如其來的空襲。居民們都習於與恐懼為伍。身為一個退伍軍人，路益師盡力為大戰效力，包括（在摩爾太太的協助下）開放窯屋安置來自沿岸城市的孩子，因沿岸城市直接面臨德軍的攻擊。

有人認為，《痛苦的奧祕》、《地獄來鴻》和集結成書的《返璞歸真》都是戰爭與其涉及的道德問題衝擊下之產物。但其實，與孩子們在窯屋共渡的日子，也為路益師最受歡迎且舉世聞名的著作撒下了種子。事情的起因是，其中一位女孩問路益師說，她是否可以爬進房中的一個獨立式的木製衣櫥裏。她還問到，是否有東西藏在衣櫥後面。

雖然路益師從未為孩子寫過書，但他卻發現這位小女孩的問題啓發了他的想像力，也重燃他素來對奇幻文學的熱愛。十年之後，他出版了《那里亞春秋》系列中的第一本書：《獅王、女巫、衣櫥》。

依據曼羅夫的說法，「路益師曾說：『我想過為孩子寫書嗎？從來沒有。你若是刻意為孩子寫書，肯定會靈感枯竭，頂多只是為營利賣命而已。』他的看法是：『我撰寫兒童作品，只因我感覺到我有必要寫這類的書。』我也認為，他寫兒童作品是因為發現，童年對他當時的生命意義重大。我的確相信，路益師視孩子和童年是了解或重塑其本身信心的方式。他在《獅王、女巫、衣櫥》中正表達出這點。在該書結尾，四位小孩都登基作王。依我之見，他們其實是在路益師自己的心中作王——他禁錮已久的心靈，如同嚴冰溶化，春回大地。」

「沒有人以路益師認為應該有的方式撰寫兒童文學，」格雷生接著說，「《那里亞春秋》一套七冊，屬於童話故事的範疇。但比起一般的童話，它們顯得有深度多了。這是關於另一個世界、另一個時空的故事。除非借助魔術，你無法去到那地。」

在《獅王、女巫、衣櫥》一書中，四兄妹探訪狄戈里教授的家。故事剛開始時，最年幼的女孩露西爬進了老教

授的衣櫥，從而發現自己進入了奇幻的那里亞之境。之後，其他的孩子也都相繼抵達了。在那裏，他們遇見了邪惡的女巫，也遇見一隻滿有能力和慈愛的獅子，名叫阿司能。

「那里亞自成一個世界，」曼羅夫說，「擁有林立的小國，如阿奇南、卡洛門等等，與我們的世界迥異。而且這個世界就像人類一般，會隨著歲月逐漸衰老。隨著故事情節的演變，那里亞也變得愈來愈老。到最後一冊，它已垂垂老矣，終於灰飛煙滅。那里亞是一個很容易進出的國度，我常覺得書中人物往返其中，來去自如，就像是個大型的起士篩子一般。」

「在七冊書中的首冊《魔術家的外甥》中，我們發現了那里亞，」格雷生說，「知道那里亞這個世界是由阿司能創造的。他賦予其中的居民自由意志、言語和智慧等等。藉著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一位熱中魔法的小魔術師，人類世界中的兩個小孩去到了那里亞，並展開驚險的旅程。第二本書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有幾位從倫敦撤離的孩子，來到一間神祕的舊宅，無意間進入那里亞，並發現距離第一個孩子進入那里亞的時間已經有千年之久了。」

「那里亞的時序與我們世界的時程毫不相關。」格雷

生繼續說，「我們世界裏的孩子持續不斷地去那里亞，並與各式各樣有趣的角色——如半人半羊和人首馬身等動物——攜手探險，精彩萬分。那里亞的動物比起我們世界的動物在體型上大得多，並能說話和思想。因此，有獾、海狸和種種類似的人物——它們是「人物」。這套書可說是將各種文化和神話的要角與觀念融於一爐。但在每一冊書的背後卻有很強烈的倫理和道德的信息。而顯然地，《獅王、女巫、衣櫥》展示出一幅象徵性的畫面，亦即：若有一個世界，其中的子民是會說話的動物，神一樣要以救贖我們人類的方式來拯救那個世界。」

雖然《獅王、女巫、衣櫥》是整套系列中最受歡迎且最早寫成的一冊書，它卻不是整個系列中的首冊。「我不認為傑克一開始就按照著最後寫成的《那里亞春秋》的時序來寫作。」格雷生說，「他最先寫成《獅王、女巫、衣櫥》，接著在撰寫其他作品的同時，他了解到必須將那里亞世界創始之初的來龍去脈做一番解釋。

「我猜想在他撰寫《魔術家的外甥》，以交代那里亞的源起時，《最後之戰》那本有關那里亞最後的毀滅與『真正那里亞』誕生的書，已在他心中成形。這解釋了何以我們現今所住的世界只是將來要進入的世界的幻影。真正的生命尚未開始，而死亡本身不過是一個假象。這些哲

學觀念都包括在這七本書中。

「這套書可說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兒童文學經典之作，」格雷生繼續說，「我想原因是這套書涉及無法迴避的真理，其中包含著和解、饒恕以及孩子在發展階段必須要學習的種種美德。我不在乎讀者是無神論、佛教徒或是其他背景，只要是兒童都可以來讀《那里亞春秋》，因為在閱讀時，他們可以從中學習道德的教訓，並且感到趣味十足。」

為路益師作傳的沙耶同意說：

那里亞故事集融合了道（Tao），也就是傳統的道德教訓。人道主義、勇氣、忠心、誠實、仁慈和樂善好施等等，都是書中所強調的美德。這些道德教訓若是放在教會和學校裏教導，可能令孩子們產生反感，但是當他們見到自己所熱愛的角色將這些美德實行出來，就會很自然地起而效之。這是兒童學習道德最好（也可能是惟一有效）的途徑。¹

路益師自認故事集所提供的不僅只是道德教訓而已。

「路益師稱《那里亞春秋》為『福音預工』，」多爾謝

說，「這些故事開啓了讀者的想像力，使他們經驗到一個實在的屬靈世界。他向我們顯示說，不錯，這世界有光明，有黑暗。有善與惡之間的掙扎，並且是非常具體的事。然而，不論如何，總有一線希望存留。」

總括而言，《那里亞春秋》最爲膾炙人口之處，在於其以正邪對抗爲基礎，使讀者臻入奇幻之境，體嘗史詩之美，並達致老少咸宜的效果。此外，不論教內或教外人士都對此書頗有好評。而有許多的兒童和家長讀完整套書，卻不曉得路益師的信仰淵源，或本書所隱含的基督教思想。

「對此，路益師會說：沒有關係，」曼羅夫說，「只要抓對了節奏，就行了。他並非開宗明義擺明要寫一個基督教的故事，而是以寫作方式使得讀者對作品中時常出現與基督教故事相互輝映的情節感到驚訝。最重要的莫過於作品背後的原則：喜樂抗衡禁制；天真無邪抗衡誹謗褻瀆。他常提出這樣的看法：如果有某些基督教事件發生在這個世界上，它們同樣會發生在別的世界裡。」

「假設神創造了另一個世界，」米歇爾說，「那個世界將會是由創造這個世界的同一位神所創造的。試想那裏會有何事發生呢？《那里亞春秋》的教訓中反映出猶太—基督教的精神。而據我想，這正是此書吸引許多非基督徒

的原因。因爲，在我們的文化中，那種道德觀的確具有某種程度的普世性。」

「路益師有整套一系列的寫作動機，然而有些動機卻相互抵觸。」曼羅夫說，「他說：『我從幾幅意象開始寫起，之後就任憑阿司能發展下一步的劇情，僅此而已。至於其中涉及的信息，不要去尋找，因爲並沒有刻意安排的信息。』然而，另一方面，他卻會說，完成所有這些故事之後，『接下來，我想，我可以在某些場合使用它。例如，將之用來宣揚基督教，或類似的用途。』但我認爲他最終還是會說：『我寫出這些故事的原因，是因爲我樂意從事寫作。我喜愛寫有關另一個世界的故事，我喜歡杜撰冒險的題材。而且，因爲我忠於自己，所以這些故事能對其他人帶來一些影響。』故事中有幾處，的確有相當濃厚的基督教色彩，但我認爲他會說，若只是爲了使人歸信而寫，實在毫無意義可言。」

「我想路益師已經意識到，若是開口閉口都是基督教，不但令人感到索然無味，也會使某些人退避三舍。」胡勃說，「因此，那里亞故事集並非全然都在宣揚基督教，因爲故事中並沒有提到神。」

「我不能說路益師寫這套書毫無傳福音的目的——這是有違事實的。」曼羅夫說，「然而，他不斷強調，宣揚

福音和使人歸信並非他寫這套書的首要目的。換言之，他只是盡其所能地將故事撰述出來，然後，期盼該書能自然發揮道德的影響力，無須刻意著墨。就我看來，他幾乎將這個重任完全交付給阿司能了。」

「眾人都非常喜愛這套書，因為這書能帶領人進入奇幻之境，」米歇爾說，「這書觸動人心，對人說話。在路益師所有的著作中，《那里亞春秋》最受人喜愛，讀者群也分佈最廣。在與許多讀者訪談之間，深入我腦海的就是這套書的奇幻特質。對喜愛這套書的人而言，奇幻在他們的生命中佔有一席之地。據我想，這套書令讀者對生命重燃奇想。它是如何達到這個效果的？我不知道。我只曉得它做到了，而且事實證明的確如此。在過去幾十年間，這套書每年銷售約一百萬本，並且銷售至今從未絕版，真是令人刮目相看。」

大多數人都認為《那里亞春秋》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故事具有普世性，歷久不衰。其實，這些故事的本身饒有趣味也是因素之一。於這套書中，路益師使用的辭彙讀來鏗鏘有趣，尤其吸引年幼的讀者。例如：「你若要為獲取名，『褚非漢』（Trufflehunter）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格雷生說，「『尼卡布』（Nikabrik）用來稱呼一個壞矮人，『褚卜金』（Trumpkin）則用來稱呼一個好矮人。書中的

名字大部分都使用擬聲法——聽起來就像見到它們的樣子一般，例如：『葛木連』（Glimfeather）是一隻貓頭鷹的名字，而『潑多膠』（Puddlegum）是『沼澤怪人』（Marshwiggle）的名字。」

這套書與基督教的思想有一些巧妙的吻合之處，職是之故，許多人誤以為路益師有意將此書寫成寓言故事。

「這些全是奇幻的歷險故事，」多爾諧說，「是出自路益師想像力的兒童讀物。他得到靈感寫出這些故事，但他並非一開始就定意『要用兒童文學來傳講福音』。然而，寫成之後卻自然帶來這種效果。很多人認為《那里亞春秋》是寓言故事，事實不然，因為其中並沒有一對一的對應關係。阿司能肖似基督，卻不是真正的基督。女巫類似撒但，卻又不完全是。但凡是聽過福音或熟悉聖經的人，讀到《那里亞春秋》時，顯然都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而從來不認識基督教或對教義一知半解的人，則會被牽引到一個深具震撼力的情節中。其中有扣人心弦的緊張時刻，有串謀、有戰爭、有正邪對抗等真實人世間的種種糾纏衝突。故事中的人物必須作出重大的抉擇，並且後果自負。而故事的內容不僅兒童都能明白，甚至大人都看得入迷。」

「這套故事集充滿了智慧，使你對人生和善惡真義等

等有更深的了解。」胡勃說，「但它卻非寓言故事，而是路益師自稱的『假想』故事：假設有一個類似那里亞的世界；假設其中有各種動物；假設神想要拯救那個世界，像拯救我們一般。再假設祂使祂的兒子披上如獅子般的有形樣式，並且進入那個世界，如同進入我們的世界一般。身為一個讀者，你與阿司能同行，聽他的聲音，歷經險境，與孩童一起騎在他的背上。當你徜徉書中，彷彿身歷其境時，你才恍然大悟，『原來在真實世界中也遇見過同樣的角色，我們稱他為耶穌。』

「當你閱讀那里亞故事集時，不消多時，你的心就會像除去污漬的玻璃一般，將各種對基督教信仰的偏見和對主日學的刻板印象完全一掃而空。此刻，你才如撥雲見日般，真正注意到像耶穌般的人物。」胡勃繼續說，「在書中，你的心因獅子的良善、事情的經過和他對孩子們所說的話深受感動。之後，你從那里亞返回現實世界，才發現過去你會如何訛傳或誤解耶穌。能夠將教會種種拋諸腦後，進入那里亞會見獅子阿司能，會見如獅子般的耶穌，並且不存任何偏見地真正了解他，實在是件美事。」

「路益師視人生如史詩般廣闊，」米歇爾說，「他知道我們其實是參與在一個超越自己的『大我』之中。事件是真實的，人物是真實的，而我們所居住的世界則是由一

位創意無限、有位格的神所創造的。在路益師的小說中，他已將你的想像力也包括在內。他使你參與其中，但在過程裏，他巧妙地鋪排各種論證。例如，在《銀椅子》中，兩個孩子想盡辦法救出被下界女巫囚禁的王子。當孩子們與女巫見面時，他們說他們想回去那里亞，而不想待在下界。女巫接著問他們：『那里亞是什麼樣子的地方？說來聽聽吧。』等孩子們形容有太陽和各種東西後，女巫說：「噢，你說的太陽就像我這裏的這盞燈嗎？」接著，她開始說道，你心目中那個那里亞的一切，不過是此處實景的投射罷了。這段頗有佛洛伊德論點的意味，即認為神不過是我們自己的投射而已。在路益師的小說中，將這個論點具體化了。

「路益師將理智與想像力結合在一起，這是一種稀世的藝術，」米歇爾繼續說，「極少神學作者能臻此境界。我想，他所擁有的另一個技巧是，他連結遠古哲學家對人性的了解——即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時代對人性的觀點與學說。我想，他是以這些上古的資產為依據，同時也透過我們的是非意念來引發我們的興趣。現今的時代未必人人都能接受基督教的對錯觀念，但他可以將這樣的觀念帶入其他近似的世界。托爾金亦復如此。他說他將取自我們世界的東西，在中土（Middle Earth）這個並行的另類世界上

演，而且我們全都參與演出，為正義歡呼雀躍。他喚醒了我們心中沈睡的是非意識。我想，路益師也從事同樣的事，並且有意如此。」

托爾金與路益師不僅是朋友的關係而已。有些人認為在基督教小說方面，二人有如君子之爭。《魔戒》和《那里亞春秋》同是以神話與奇幻的虛構世界為本；兩者均呈現出史詩式的是非、正邪之戰。兩者皆精彩十足，饒有趣味，具備純粹娛樂的效果。此外，兩者也都以基督教的信息和主題為根源。幾乎沒有人質疑托爾金的《魔戒》和路益師的《那里亞春秋》擁有長垂於世、蜚聲國際的不朽地位。儘管如此，兩者在深度、細節和專業視野上仍有極大的差異。

不過，這兩套書都傳達出福音的主旨。「《魔戒》的使命旨在恢復中土原初的景況，」格雷生說，「其實，這也是耶穌基督的使命，即恢復神起初所創造而被人類在伊甸園所糟塌的完美境界。就某種意義而言，這也是《那里亞春秋》的使命：一旦穿越過死亡的虛幻面紗，即可恢復『真正那里亞』受造之初的完美之境。」

托爾金和路益師同在淡墨會中分享他們部分的作品，並接受同事們的品評。於1948年12月下旬，路益師甚至將即將完成的《獅王、女巫、衣櫥》手稿讀給托爾金聽。

然而，托爾金的回應卻令路益師大失所望。當路益師提到他十分喜愛《魔戒》時，托爾金對《那里亞春秋》的反應是負面的。

「他們行事的原則不盡相同。」米歇爾說，「托爾金不喜歡《那里亞春秋》，原因在於托爾金是一位力求語文純正的人，而路益師卻喜歡將許多奇想的元素混合在一起，這是托爾金絕對不會做的事。舉例來說，路益師將聖誕老人帶入那里亞這個另類世界，而托爾金則認為聖誕老人根本沒有必要在那里亞出現。雖則如此，路益師卻非常欣賞《魔戒》，而他們倆人也的確常常彼此勉勵。」

「傑克的立場比較折衷，常將許多東西摻雜在一起。」格雷生說，「托爾金的中土神話非常精純；傑克的那里亞神話卻無所不包。因此，這兩套書可謂風格迥異。一方面，我們擁有托爾金所著的晶瑩剔透的精純神話——有史以來數一數二的基督教文學；《魔戒》全文瑰麗優美，宛如一首壯麗的史詩。另一方面，《那里亞春秋》卻包羅各種神話和奇想——將所有世人尋找神的思想熔於一爐，復加上神向人伸出援手的理念，全包含在整套系列中。因此，這兩套書在類型上有如南轅北轍，各顯春秋。」

「我認為，路益師和托爾金棋逢敵手，」曼羅夫說，

「但托爾金獲勝的機率更高一些。的確，當他讀到《獅王、女巫、衣櫥》時，便視之為毫不入流之作。坦白說，他們二人實在是不同型態的作者，托爾金或許也意識到他們倆之間的差異。路益師基本上並不似托爾金關切過去的歷史。托爾金的著作常是輓歌式的，至少《魔戒》是如此。他經常憑弔過往。」

「話說回來，他們之間卻有一個相同點，亦即兩者對語言的掌握，都達致爐火純青之境。」格雷生接著說，「這些書的本身就像是一幢美麗的建築。你若要建造一座拱門，比如一座哥德式的拱門，那麼其中的每一塊石頭都非常重要，少了任何一塊，就無法建成拱門。同樣地，《魔戒》和《那里亞春秋》就是這樣砌成的。在書中，每一個用字都有它的重要性，缺少其中之一就難以臻至完美。所以，若要從這兩套作品中擷取摘要，實在難上加難。假設一千年之後，你拿起一本《獅王、女巫、衣櫥》閱讀，之後，再拿起一本《魔戒前傳——哈比人》（*The Hobbit*）閱覽，你會意識到托爾金和路益師有可能互相認識，可能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同樣的環境和社會裏，也可能在同一間大學、攻讀同一科系。」

《那里亞春秋》整套系列都頗受人歡迎，而其中《獅王、女巫、衣櫥》受歡迎的程度更是領先群倫。此書不僅被繪製成月曆，也被搬上舞臺。付梓五十年後，它仍然深受全世界小朋友的喜愛。

「孩子們喜歡它，因為故事精彩無比，」曼羅夫說，「讓你在懸疑的氣氛中，一步步受到吸引。路益師採用的一個方法是透過觸覺。典型的例子是露西（四個孩子中最年幼的一位）躲進衣櫥中，在皮大衣中間摸索——伸出手緩慢地穿梭前進，因為她不想撞到衣櫥的背板。她將手愈伸愈遠，無意間竟觸摸到一些有刺的東西；此時腳下也嘎吱作響，她原以為自己踩到許多樟腦丸，可是屈身一摸，卻有一陣冰涼的感覺。頃刻間，她已置身在白雪皚皚的樹林中。

「從平凡無奇之景瞬間化為奇異陌生之境，使你不得不好奇莫名。」曼羅夫繼續說，「路益師一再地使用這樣的手法。一開始，只是一些稀鬆平常的畫面：一個普通的火車站、在學校體育館後哭泣的小女孩，或是《黎明號的遠航》中，小傢伙尤士台（Eustace）那兩位不情願的小客人。但，突然之間，鏡頭就將你帶到那里亞。」

亦有一說認為，那里亞的每個角色原本就都具備普世性及原始典範的特質，很容易吸引讀者進入奇境。

「露西、艾德芒、彼得與蘇珊因戰爭的緣故，從城市到鄉下避難。他們在與舅舅同住時，找到前往那里亞的路。那里亞一早就有預言說，將會有亞當的兩子與夏娃的兩女在開司平（Cair Paravel）登基，成為那里亞的國王與皇后；阿司能的出現也早在預言中。這兩項預言在那里亞一同實現。我之所以認為這些孩子的角色帶有原始典範的特質，因為他們是以兩男兩女的形式出現。就容格（Jung）認為，「四」代表完全。他們四人在開司平登基是連合一體，以達完美之意——一種連合一致的完美狀態。

「這些孩子可被視為靈魂的各個部分，」曼羅夫繼續說，「不是指靈魂的基本核心部分，而是代表人類行為的不同層面。露西代表想像力；她總是最早知道真相；她對阿司能獨具慧眼，而其他的孩子卻不以為然；她洞悉內情，具有屬靈的視野。彼得是穩重、具理性的一位，他十分強壯、勇敢。艾德芒是軟弱的象徵，充滿懷疑不定；我想，他代表現代文化中路益師所憎惡的部分——對明確的價值觀質疑。舉例來說，當露西去過那里亞，而他自己也去過時，他卻假裝未曾去過。他為了滿足自身的需求和成

為女巫身邊的重要人物而打定主意說謊。至於蘇珊，我想，從許多方面顯示，她代表的是食慾。她老是說：『我肚子餓。』而事實上，值得注意的是，在那里亞的最後一集中，她已經因為變得太老而不再出現了。

「但有一個重大的問題是，阿司能代表的是人嗎？」曼羅夫接著說，「還是超越人之上？我想他是神化身為人，亦即，就某種意義而言，是道成肉身的神，或化身於他自己的創造物中的神。祂來到我們當中，並化身為最低階層。有一位老兄，名叫麥克唐諾（George MacDonald），路益師受他影響極深。他相信神住在我們的潛意識裏，在我們的想像力當中。在那裏，祂有一間小小的密室。透過那個藏在我們內心最深處的洞穴，祂會將各式各樣的信息傳送給我們。雖然路益師的看法還不至於到這種地步，但據我想，他可能依稀覺得，書中要角顯示出內在良善的動機，其實都是阿司能動工之故。」

「乍看之下，這個女巫很像是童話故事中引誘孩子去做些調皮搗蛋之事的巫婆。她利用飲料和土耳其軟糖來賄賂他們。然而，一路看下去，就發現她居心叵測、惡貫滿盈，並且處心積慮想要毀滅所有的生命。因此，她邪惡嗎？正是；雖然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稱她是撒但，但她確實代表背後那將一切生靈毀滅殆盡的隱因。」

至於衣櫥本身呢？依照曼羅夫的說法，「衣櫥是一個封閉圍場的象徵，而孩子從其中出來，進入一個新的國度，就某種意義而言，即是進入心靈之境。我想，那里亞這個地方是一個靈性之境，是使人脫去自我之路。不是每一個進入那里亞的人都是無私的；艾德芒就是一例。但是，即使是艾德芒的舉動，在透過阿司能的幫助下，都成爲他自我改進的前奏。」

《那里亞春秋》整套書從頭到尾都給人一種尊貴、莊嚴之感。路益師想要表達的訊息是，我們在人世間視爲理所當然的事，其實是非比尋常的。

「毫無疑問地，路益師絕對是一個民主主義者，」曼羅夫指出，「這從兒童能夠成爲那里亞的國王和皇后即可明顯感受出來。在他看來，永恆世界的本質是井然有序的，每一個人都可找到自己適當的位置，雖則有人可能錯過。因此，就其寫作風格來看，你會發現他下筆循序漸進、層次分明，因他本身的氣質正是如此。此外，他對於語言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度，因他觀察入微、鉅細靡遺。他的想像力來自對真實世界超人一等的掌握能力。並且，他對於外界具有一種非常、非常強烈的感覺；這些感覺化爲帶有強烈感受的文字資料；之後，他再利用每一份細微的資料觸動人的心靈。」

「面對路益師，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所知有限，」曼羅夫繼續說，「我想許多人都有這種感覺，亦即感到自己錯失了一些東西。與其說是出於喜歡追究的角度，不如說是對自己的不足感到虧欠。能夠創作出這些奇幻世界，即那里亞的一切，作者必定擁有一個異常豐富的心靈，而豐富的源頭正是他的信仰。這是絕難否認的。寫出這麼豐富的作品，不單靠路益師的想像力而已，他的信仰更是功不可沒。而當你閱讀這些書籍時，你絕對可以盡情地享受閱讀的樂趣，並親歷這些奇境；但是，你絕不會擁有像路益師一般的樂趣。我常覺得他一直都比我更接近事物的本源。」



凡是偉大的經典小說，人們必定會以「是否持續暢銷」、「能否不斷開發新的讀者」來作爲檢驗和評估的標準。迄今，托爾金和路益師似乎都在奇幻小說的領域，創作出傳世的佳作，每年銷量以數百萬計。從原版付梓至今，《魔戒》三部曲的銷量遠超過五千萬冊，並且被譯成二十六種文字；²而《那里亞春秋》的銷量也不斷在上升中。

「《那里亞春秋》會永垂不朽嗎？」格雷生沈思道說，「只要文學持續存在一天，它們就會持續存在。我想，原因在於它們是誠實無偽的。如同狄更斯的小說反映出當時社會的真相，所有文學鉅作也都是以真理為依據，以正邪之戰的永恆真理為根基。《魔戒》可說是為當今成人所寫的最偉大的小說之一，也是從古至今最震撼人心的基督教書籍，因其中包含了基本真理。」

「我認為路益師不會在意這件事，」曼羅夫說，「我相信托爾金也不會在意。他們會說，他們虔心著述，目的是為了使上帝得著更大的榮耀。托爾金的確在《樹與葉》（*Tree & Leaf*）的結尾說過這番話。他說，「我們是照著創造主的形象而創作，而我們無從知曉自己的作品將會如何體現真理。它們有可能超越這個世界的藩籬，但這輪不到我們來說。」至於路益師，沒有一樣事物是永恆的。那里亞毀滅了；在《來自寂靜的星球》一書中，火星（*Malacandra*）亦是一個荒廢的世界。因此，路益師對逝者如斯的事實有著敏銳的感知，卻不放在心上。我感覺，若是路益師甦醒過來，見到《獅王、女巫、衣櫥》已歷經五十個年頭了，必將會心一笑。我想，他一定會感到非常高興；但另一方面，他可能對這件事根本毫不在意。」

8

心隨境遷

摩爾太太到牛津一間療養院靜養數月後，終因流行性感冒而在1951年的1月12日病逝，之後下葬在赫定頓礦區聖三一教堂的墓園裏。一向對摩爾太太頗有微詞的華尼並沒有參加喪禮。而長期在摩爾太太病榻照料，又忍受她精神失常折磨的路益師，恐怕也會覺得她的去世是一種解脫。

「她得了早發性痴呆症，」多爾諧說，「所以被送到療養院靜養，而路益師幾乎天天去探望她。她的死不算是一個悲劇。她已經頗有歲數，身體狀況又不好，因此，她的離世其實是很大的解脫。」

「在她去世之前，日子其實是很艱難的。」米歇爾說，「就像一般人一樣，當我們見到死亡臨到一位病入膏

育的病人身上時，我們一方面會感到遺憾，一方面也會覺得得到解脫。」

成功帶來了新的挑戰，約在 1950 年代初期，路益師被源源不絕的信件所圍困。

「他所收到的信件數量驚人，」格雷生說，「他發現這是他出名之後最明顯的結果。每個人都想要致富成名；然而，一旦真正面臨這種景況，就像傑克一般，必然會感受到盛名之累。據我想，傑克之所以那麼認真地親自回覆信件，主要是出於一種憐恤之心，一種對其他人的關切。」

「有些人是特別要來關心別人的，」多爾諧說，「對此，路益師有一種敏銳的本能。然而，他並不適合擔任教區牧師，因為他無法坐下來，與人一對一地詳談。但是，他可以藉著信件達到關心的目的。他可以協助人正視問題，與困境搏鬥。他非常重視來信，並且，他所給予人的關心是他處尋覓不到的。」

儘管在時間上造成了沈重的壓力，但是透過通信，卻使路益師展開一段奇緣。這段奇緣不僅改變他的一生，並使他的情感和靈性生活結晶昇華。

喬伊·達韋曼·格雷生（Joy Davidman Gresham）出現了。她出生於 1915 年的紐約市，從小天賦異秉，在紐

約市的亨特學院（Hunter College）讀完大學後，又到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完成英國文學的碩士學位，時年二十芳齡。不久之後，她參加了共產黨。在那段時期，她所寫的詩集《給同志的信》（*Letter to a Comrade*）榮獲耶魯青年詩人獎。1940 年，她又出版了一本小說，名為《安妮雅》（*Anya*）。

1942 年，在一個共產黨員的集會裏，喬伊結識了一位名叫威廉·格雷生（William Gresham，暱稱為比爾）的作家。他們很快結為夫婦，並生了兩個孩子：大衛（David，誕生於 1944 年）和道格拉斯（Douglas，誕生於 1945 年，即本書中參與討論的格雷生）。從胡勃與多爾諧的著作與



• 曾獲英國文學碩士學位的喬伊

討論中，我們得知喬伊與比爾的婚姻生活非常不愉快，而比爾更陷於酗酒和抑鬱的問題中，不能自拔。

大約於 1940 年代晚期，婚姻問題和追尋真理的心志催促喬伊展開一場靈性之旅。如同路益師一般，她從無神論轉信基督教。對喬伊來說，路益師的著作在她的歸信上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曾撰寫《神介入：喬伊傳》（*And God Came In: A Biography of Joy Davidman*）的多爾諧說，「喬伊就像許多活在二十世紀的人，不斷在尋覓真理。在尋找的過程中，她讀到路益師的著作。路益師的著作引領她去看新約聖經，從中她認識了耶穌，進而成爲一位基督徒。她受路益師的影響極深，由此之故，她很想詢問他一些問題。

「她前往佛蒙特（Vermont）與沃爾舒（Chad Walsh）約談，後者是路益師第一本傳記《路益師：懷疑者的使徒》（*C. S. Lewis: Apostle to the Skeptics*）的作者。她與比爾一起，帶著兩個孩子同去，目的只是想問沃爾舒一些有關路益師的問題。「關於這點，路益師的看法會是什麼呢？」「至於那點，路益師會怎麼說呢？」沃爾舒的答覆是：「你何不寫信給他呢？」

一般認爲喬伊的首封信是在 1950 年 1 月到達，而就像大多數其他的信件一樣，最初開啓這封信的是華尼。這

封信的內容既豐富又出色，因此，華尼將它特別挑選出來交給路益師。讀過之後，路益師隨即回信。

「他很享受通信的過程，」胡勃說，「他需要回很多信，但他是真心享受與喬伊通信。我的意思是指，他不僅享受回信給她，也欣賞她所寫來的信。」

「我母親開始與傑克通信時，與一般的書迷無異，」喬伊之子格雷生說，「但因所受的教育背景和才智能力的緣故，她所寫的信顯得格外與眾不同。她的信件表露出一個充滿力量的心靈。當然，剛開始寫信時，她免不了有些不夠成熟之處，但是她卻擁有一顆尋求真理的心，這是傑克深深敬重的。」

「在她成長的過程中，她以爲人若不是成爲一個征服世界的納粹黨員，就該成爲一個拯救世界的共產黨員，」格雷生接著說，「她尋求這類的哲理。後來她成爲共產黨員，但卻發現這個信念空洞無形，因而放棄，繼續尋求真理的旅程。在年輕的生涯裏，她尋求真理的心持續不輟。這是我母親的人格特質。因此，當她與傑克建立了往返大西洋的筆友關係後，她便下定決心要會見這位筆友。的確，她做到了。在 1952 年，他們相見並成爲朋友。」

喬伊原本就打算遠赴倫敦，在她的計畫中，與路益師的會面不過是整個行程的一段插曲而已。她將兩個孩子交



• 中年後的喬伊

給在美國的比爾，並請表妹蕾奈（Renee Pierce）代為照顧。路益師對喬伊的才華顯然頗有興趣，而尋求路益師在屬靈上指引的喬伊則肯定清楚路益師的重要性。1952年9月24日，路益師

在華尼的陪同下，與喬伊共進下午茶。餐廳位於麥大倫對街的東門飯店。對喬伊而言，這次會面是自我發現的旅程中最重要的一刻——但她一無所懼。

「路益師像個高高在上的人物，」多爾諧說，「但他並不想給人壓迫感。他毫不自傲傲人，但有些人卻很畏懼他；喬伊則不。他們之間就像在進行一場智力網球賽，她反擊的速度比起對方毫不遜色，這點令路益師大為激賞。但，即使僅以一位女士和朋友的身分，喬伊也足以深深吸引著路益師。」

當喬伊仍在英國渡假時，她收到丈夫的來信，提及他已與蕾奈相戀。於是，她回到美國，與丈夫離婚。之後，儘管面臨經濟上的困境，她仍然帶著兩個孩子移居倫敦。

The Magic Never Ends

「當我父母離異之後，我母親從美國遷至英國，因為當其時，英國的生活費用較為低廉。」格雷生說，「另一方面，她想讓孩子們接受較好的教育。她在經濟上拮据窘迫，幸好有傑克慷慨解囊。他幫助她渡過許多困境，我想，這是他們感情萌芽的開始。」

喬伊起初在倫敦定居，並將兩個兒子送至撒里郡（Surrey）的學校就讀。1954年，她與比爾的離婚手續正式辦妥。沒有人知道路益師到底有否接濟她，然而，格雷生兩兄弟和為路益師作傳的沙耶都相信他有。喬伊和路益師雖然經常彼此探望，他們之間的友誼也不斷增長，但是，從1953年喬伊抵達倫敦，到1955年她遷至牛津為止，倆人並沒有很多時間相處。

在這之外，路益師的生活亦經歷一些與喬伊無關的改變。

路益師成年後的生涯，大半離不開寫作、教書、與華尼和托爾金的情誼以及淡墨會。然而，儘管長期在牛津執教，又頗受好評，他卻始終被拒於講座教授一席之外。

「路益師在牛津大學執教期間，從未被委以講座教授

一職。有些人認為這是因為他公開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又花許多時間寫這方面的著作。」米歇爾說，「也有可能是他們認為在撰寫教授一席所需的學術性論文上，他沒有克盡其職。對我來說，這點十分牽強。因為在進行其他領域的寫作時，他仍然持續發表學術性的論文，甚至遠超過牛津大多數的學者。甚至有人認為他是因為聲名遠播而遭人嫉妒。我的意思是指，牛津其他學者的照片並沒有登上《時代雜誌》的封面，而路益師卻獲此殊榮。」

多爾諧補充道：「事實上，路益師屬於一流的學者。比如，他在牛津英國文學史叢書中所寫的《十六世紀的英國文學，戲劇除外》（*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16th Century, Excluding Drama*；1990年重新出版時，書名改為《十六世紀的詩與散文》〔*Poetry and Prose in the 16th Century*〕），至今仍是十六世紀英國文學的權威之作。另外，有許多其他的學術著作也仍然被視為範本。然而，他未能得到講座教授一席，我想，一方面是因為受人嫉妒；另一方面，則有人認為他太明白昭示他的基督教信仰了。」

甚至連路益師的舊識托爾金和巴菲爾德，都認為路益師太過明目張膽宣揚福音了。「我認為，若堅稱路益師絕對是講座教授的不二人選，實在是一廂情願的說法。」米

歇爾說，「或許情形並非如此。然而，就我所閱讀和了解到的，他在非專業領域上的名聲、他願意委身於學術圈外的寫作、願意為一般大眾寫作，尤其在神學和基督教方面的著述，都是使他成為眾矢之的的原因。」

他公開宣示的信仰？因孚眾望而遭來的嫉妒？也許吧！但沒有人敢肯定。然而，對路益師而言，屢遭母校否定他的教授職，使他原本可以如日中天的事業遭挫，實在是一個痛苦的打擊。儘管如此，1955年的1月卻峰迴路轉。在牛津大學歷經三十餘年的歲月後，路益師接受了劍橋大學麥大倫學院「中古與文藝復興文學講座教授席」。在劍橋大學不乏路益師的好友和仰慕者，而他的委任在選舉委員會中獲得一致通過。

聽說路益師曾認為這項轉變對他而言是個挑戰，但是他在牛津的朋友，包括托爾金都勸他接受這個教席。「托爾金寫了一封曉以大義的信給路益師，」米歇爾說，「信中鼓勵他接受劍橋大學的教席，並詳述理由。終於，他說服了路益師。」

從1955年至1962年間，路益師往來奔走於兩個城市。週間他搭乘火車去劍橋大學授課，週末和假日則一如往常，待在牛津的窯屋裏享受生活。

劍橋與牛津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城市。劍橋的規模較

小，也缺乏工業設施，不像牛津將古典和現代融為一爐。雖則如此，在學術名氣和環境優美上，劍橋大學與牛津大學可謂不相伯仲。儘管路益師對變遷略感不慣，但這樣的變動對他的事業發展來說，卻是大有助益。經過一段時日之後，路益師對劍橋的好感逐漸增加。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路益師離開不久，牛津麥大倫學院遴選他為榮譽院士。

9 愛

在 1955 年下半年，喬伊攜其兩子——大衛和道格拉斯，遷居牛津近郊，位於赫定頓舊高街（Old High Street）的居所。才安頓沒多久，她就收到英國政府的通知，表明不再給她在英國生活和工作的簽證。

多爾諧認為，英國當局視喬伊是社會的負擔。「當時是 1950 年代，何以不能容許這位美國人留下呢？」多爾諧問道，「首先，她沒有明確的經濟來源。她離了婚，又從事寫作，幾乎沒有任何穩定的收入。而孩子的贍養費也沒有進帳。另一個問題是，她於 30 年代加入美國共產黨，而在 1950 年代的英國，正是懼共產黨症大行其道的時代。因此，英國政府難免會覺得他們這裏實在不需要這樣一位女士。然而，傑克對這個消息感到驚愕不已，因此他想盡辦法讓喬伊不致被勒令出境。」

「之後不久，傑克與喬伊舉行公證結婚，這樣她就不會遭到遣返。」多爾諧說，「他很關心喬伊的動向，也不

希望兩個孩子回到他們父親的身邊，因為後者喝醉時常有暴力傾向。但是，喬伊與傑克並沒有同居一室，因為傑克並沒有把這次的儀式當作是真正的結婚。這只不過是圖個方便，因為他不希望她離開英國。」

透過婚姻，路益師的公民身分延及喬伊和她兩個孩子。公證的儀式於 1956 年 4 月 23 日舉行。

「結婚時，他們尚未墜入情網，」格雷生說，「是在婚禮之後，他們才真正相愛。據我想，這份關係能開展實在是基於傑克的慈心和友誼。他好意地將公民身分延及我母親，如此，我母親就能繼續留在英國，而我也得以成為英國公民。」

並沒有任何跡象顯示，路益師和喬伊在公證結婚時，就已彼此相戀。雖然他們常常聚首，但路益師和喬伊（最初）並未住在一起。儘管如此，這份關係終究開始產生變化。在公證結婚後的數月之間，喬伊開始感到左腿上方劇烈的疼痛。十月下旬，當她獨自一人在家時，她突然跌倒在地。送至醫院後，喬伊被診斷出得了末期的癌症。

「我會見了她的醫生，」多爾諧說，「他告訴我說：『我從未見過一個人被癌症侵蝕得如此厲害。她的大腿骨裂為兩截，骨頭裏充滿了癌細胞；連胸膛和腹腔裏也是癌細胞充斥』他接著又說，『我要求她住院，也告訴傑克她

只有十天，或者兩個禮拜可活了。』」

在喬伊住院期間，路益師對她的牽掛日益加增。單身了一輩子，他有可能並不習於表達感情。也有可能，直到最後關頭，他才認識自己對喬伊的感情有多深。

「我認為，是因為即將失去喬伊，才迫使傑克不得不承認自己已經愛上她。」格雷生說，「因為缺乏經驗，所以他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情感上的變化。但我想他後來還是明白自己深愛著喬伊，也決定在她臨終的病床前正式娶她為妻。這點他真的做到了。」

不論路益師對婚姻如何定義，他還是下定決心要以基督教的儀式來舉行婚禮。問題是路益師的主教不贊成這件事，因為喬伊離過婚。然而，與此同時，路益師邀請了一位聖公會的神父拜德（Peter Bide）到醫院來探望喬伊。拜德以醫病禱告著名。

「當拜德為人禱告時，常有病得醫治的神蹟出現。」多爾諧說，「路益師請他來牛津為喬伊禱告，他答應了。他抵達之後，留宿了一晚。拜德告訴我，當時傑克向他說：『你知道我盼望喬伊可以擁有的一件事是什麼嗎？她臨終前的心願是我們的婚禮可以得到教會的承認。她好想在教會裏結婚。』拜德說：『我們不應該拒絕這位女士臨終前的心願。』路益師很無奈地提到：『但主教不允許這



• 路益師故居——「窠屋」

個婚禮。」拜德回答說：『他不是我的教區主教；我願意主持婚禮。』因此，翌日清晨，在只有看護和華尼的陪同下，拜德神父在醫院裏為路易師和喬伊主持婚禮。

「不但如此，他也為她得醫治禱告。」多爾諧接著說，「不到幾天，她竟然得以走出醫院。有些人輕描淡寫地說，這不過是典型的病情暫緩現象。但是，根據醫生的說法，她的情況有很大的進展。」

喬伊和兩個孩子遷入窠屋，一時之間，路益師身兼數職，既是她的看護，又是她的丈夫，同時也是兩個孩子的繼父。從公證結婚到喬伊搬入窠屋的這段期間，在不知不覺中，喬伊和傑克墜入了愛河。

「在他們相聚的某一瞬間，我母親明白自己已徹頭徹尾地愛上對方，」格雷生說，「我想這是發生在他無微不至地照顧她的時刻。她被送回窠屋等死。當時，大家都認為她只有幾天，甚至只有幾小時可活。我想，早在醫院裏，在她回家等死之前，路益師已經了解自己對她的深情

了。」

「有許多人想要保護路益師，因而說：『他其實並不喜歡她，是她在操縱他。他絕不可能會喜歡一個離婚婦人。』」多爾諧說，「我曾在不同場合，聽見有人說：『路益師娶了那個紐約來的猶太人。』這真是令我震驚，好像遇見了反猶主義者。但事實上，我認為路益師很早就愛上喬伊了。我想，深深吸引他的，是她的心靈。」

「沃爾舒告訴我說，喬伊在還未與路益師會面時，就已經愛上他了。」多爾諧繼續說，「讓我們正視事實，她很有可能一直都很仰慕他。至於愛情，假如沒有機會相見，她是不可能與他產生愛情的，因為愛惟有從分享苦與樂和彼此洗腳的服事中滋生。他們之間的愛情就是在那樣的情境中產生的。」

依據胡勃的說法，「1957年，他在醫院中以教會的儀式與喬伊結婚，並護送她回家，從那時起，他們的羅曼史才真正展開。我知道大家都認為，一切只要由愛情開始就好，至於這段情何時終止，無人在乎。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路益師曾寫信給一位以往教過的學生說：『我最初是出於同情。』接著，因相識相知而產生好感；後來，則產生較高層次的愛，即友情。而當他娶她時，是基於仁慈之心；直到最後，才產生男女之愛。」

喬伊和傑克到底何時墜入情網，無人確知，同樣地，也沒有人清楚知道他們之間性生活的狀況。有些人認為這些是芝麻蒜皮的小事，實不足掛齒。然而，距離他們第二次屬靈的婚禮五十年之後，仍有人為他們是否有夫妻之實而爭論不休。

「若不是有人提及這個問題，我壓根兒沒想到要在《神介入》這本傳記中，提出討論。」多爾諧說，「結婚之後完婚是天經地義的事，任何人都無須再追根究底。但是，胡勃卻使它成爲一個話題。而一旦成爲話題，就必須處理。當你讀《淡墨會》（*The Inklings*）這本書時，在頁底有一行奇怪的小註腳寫道：『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兩人已經完婚』——我的天啊！」

雖然在爭論過程中顯得有些激動，多爾諧仍繼續說：「的確，我們無法知道真相。他們沒有孩子，即使有，若不經 DNA 檢驗，亦無從證明。那麼，我們如何能斷定他們沒有性關係——基於什麼理由？胡勃說，她病得太嚴重了。這並不構成理由。沙耶認識傑克，他說，認為這樁婚姻並非正常的婚姻，是毫無根據的。他沒有辨識力嗎？還是他在說謊？我想都不是。有許多方面的證據顯示，傑克在遇見喬伊之前精力旺盛。我的意思並非指他是個好色之徒。他後來成爲一位基督徒，因此，我不認為他在成爲基

督徒之後，還有任何的緋聞。但他確實親近過女人，這從他所寫的書中可以明顯看得出來。總而言之，喬伊和傑克是身心健全的男女，而他們也已經正式結婚了。」

「對我而言，這沒有什麼好討論的。」米歇爾說，「我的看法是，他們是在結婚之後才圓房的。而且，說真的，還真的是沒什麼好討論的。」

與母親和路益師同住在窯屋的格雷生，支持多爾諧所做的總結。他語帶肯定的說，路益師和他母親確實有完婚。然而，他也同意米歇爾的看法，認為這件事並非那麼值得研究。

就在少數幾位學者和傳記作家繼續針對這個問題爭論不休時，許多人（包括本書作者）都認為這項討論全然是浪費時間。坦白說，這個問題是不可能確實答案的。也許，是該偃旗息鼓的時刻了，畢竟，誰在乎事實究竟如何呢？

在喬伊去世之前的四年裏，路益師一直陪伴在側。他們形影不離、靈犀相通，其中的相依相屬之情實非言語所能形容。

「傑克與我母親喜歡在林中散步。」格雷生說，「他們也常一起玩拼字遊戲，還自訂一套遊戲規則。他們會拿出一塊棋盤，再拿出兩套字母；拼字時，他們會使用所有

已知的語言（包括實際的或虛擬的），直到整塊棋盤都填滿字為止。」

「他們也會向對方讀詩，或彼此分享自己所認為的絕妙好文。他們花許多時間談話，也花許多時間各自安靜地看書。即使在靜默中，他們的心仍然深深相繫。」

「我想，從這份關係中，」格雷生說，「她最大的收穫是一種安全感；或說是一種平安的感覺，令她覺得自己可以安然去世，因她曉得有人會代為照顧她的孩子。我也認為，與傑克一同生活，相互鍾愛，深化了他們的基督信仰，也加深了他們對基督的認識。究竟她在接近人生終點前，曾否全然委身給基督，只能憑空臆測。但我認為，她在最後階段向基督的委身，完全是受了傑克的影響。當然，我沒有確實的證據。不過，顯而易見地，她擁有一份過去從未經歷過的安全感和平安。此外，她非常快樂——難以形容的快樂。從病情暫緩到癌症復發這段期間，是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期。我想，對他來說，亦復如此。」

當喬伊的病情稍微好轉之後，他們常在假日聚在一起。喬伊重新佈置窯屋的家，她也協助路益師寫作，包括1960年出版的《四種愛》一書在內。他們享受積極的社交生活，而兩個在寄宿學校讀書的孩子，每到假期就會回到窯屋渡假。在這段時期裏，路益師的著作，尤其是在他的信

件中，常流露出他對喬伊深厚的愛。若說他們「愛情增長藉婚姻，關係穩固憑信心」，實不為過。

然而，1960年的春天，喬伊癌症復發。她可能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便與路益

師同去期盼已久的希臘旅遊。他們與朋友結伴前往，參觀了許多古典希臘的遺跡，包括德爾斐（Delphi）、邁錫尼（Mycenae）和雅典衛城（Acropolis）。對喬伊而言，此次旅遊是夢想成真；對路益師來說，過去五十多年來只在字裏行間讀到的古蹟，如今竟得以活現眼前。

「他們享有一段非常甜美的時光，」胡勃說，「就像是為喬伊的一生畫上完美的句點。她竟能爬上雅典衛城，俯瞰巴特農神廟（Parthenon）。而路益師說：『即使她自知死期將近，即使她曉得我已經知道她大限已到，但當我



• 路益師和喬伊鶼鶼情深

們聽見希臘山丘上傳來牧童悠揚的笛聲，陶醉之情直與常人無異。」喬伊的生命急速流逝，然而她已嫁了自己所愛的人，因此沒有任何人可以奪去她的快樂。」

雖然這趟旅程成全了他們大部分的心願，卻也耗盡了喬伊的體力。回來之後，她需要受照料的次數愈來愈頻密。6月20日，她被送往艾克蘭德療養院（Acland Nursing Home）。幾天之後，她又有好轉的跡象，於是，在6月27日再度返回窯屋。然而，這次好轉只不過是迴光返照。在去世的前幾天，路益師一直陪伴著她，甚至還駕車同去科次沃爾德鄉間一遊。7月13日，喬伊的病情直轉急下，被送到醫院急救，當晚十時十五分，喬伊終於撒手人寰。

四日之後，喬伊的遺體火化，參加葬禮的有路益師、華尼、道格拉斯、大衛和幾位朋友。在赫定頓的火葬場，喬伊的身軀化爲片片灰燼。鄰近的大理石墓碑上刻著沈痛的幾行字：

謹記

海倫·喬伊

達韋曼

逝於一九六零年六月

路益師摯愛之妻

底下刻有一段以路益師的一首詩爲本的墓誌銘：

此刻，整個世界（星辰、流水、
空氣、田野和森林，
映照在純一心靈中的萬有）
就像脫下的衣服，拋諸身後，
化為灰燼，仍帶盼望，
她重生於聖潔的貧窮，
荒蕪之曠野，終將
在復活的日子，重新將其穿戴。¹



• 路益師與兩個繼子（1957年）

10

卿卿如晤

路益師在步入晚年之際經驗到愛情。這份戀愛雖然遲來，卻展示了大多數人求之不得的韌性與激情。有許多書詳載了路益師與喬伊之間的戀情，如多爾諧所著的《神介入》和格雷生所撰的《悲歌往事》（*Lenten Lands*）等等。這段戀愛史也被改編為兩部影片：一為 BBC 製作的電視影片《幽谷之旅》（*Shadowlands*），由柯拉克布倫（Claire Bloom）飾演喬伊；喬思艾克蘭（Joss Ackland）飾演路益師。另一則為阿坦波羅（the Richard Attenborough Production）電影公司拍攝的《影子大地》（*Shadowlands*），由黛博拉溫姬（Debra Winger）飾演喬伊，安東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飾演路益師。

上述兩部影片都詳盡交代了二人的戀曲，惟獨對喬伊去世後路益師的生活著墨甚少。在愛妻去世後的第一年，路益師盡力維持他例行的生活，一方面又必須面對自己身體狀況的挑戰。他罹患了腎臟病，卻仍然按時參加淡墨

會，並且繼續在劍橋大學執教。1961年，他出版了一本學術性的著作，名為《文學批評的實驗》（*An Experiment in Criticism*）。

儘管表面上如此，但路益師的內心卻深為難以彌補的失落感所苦，於是便著手撰述《卿卿如晤》，此書日後成為他評價最高的著作之一。

「這只是一冊小書，」格雷生說，「卻毫無隱瞞地透視悲慟，以及悲慟在他身上的作為。曾有一段時期，他對神的信心——不是針對神的存在，而是針對神的本性——受到嚴峻的考驗。他被催逼到一個地步，幾乎就要相信神是殺人不眨眼的虐待狂。然而，當痛苦逐漸減退，他開始分辨清楚，原來是痛苦在驅動他的思想，而非思想主導著痛苦。」

「痛苦本身有莫大的價值，」格雷生繼續說，「惟有經歷失喪之痛，我們才能透徹了解自己對逝者的愛有多深。這是我們測量自己愛對方到何種程度的惟一尺度。我想《卿卿如晤》對此有詳盡的剖白。此書使我們坦然面對悲慟，不僅融入傑克的情境，也反思我們自身的遭遇。」

「《卿卿如晤》的確是悲慟下的亮麗產物。」米歇爾說，「路益師一向都把自己的生活管理得井然有序，然而，悲慟卻使他亂了方寸。更令他寢食難安的是，他發現

自己無法控制悲慟。將之形諸於筆墨，是了解自己內在騷動的一個途徑。從中，他了解到悲慟其實不是一個狀態，反而比較像是一個過程。從始至終，它分為不同的階段。他很想說：『好吧，這到底是什麼東西？我裏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種情緒是我從來沒有經驗過的。』他稱那種情緒為『激情之慟』；它會緊緊地抓住你，控制你。」

米歇爾繼續說道：「這堪稱是他一生中最親密的關係，卻於此刻告一段落，如今，他正以基督徒的身分在經歷這件事。他的傷痛令他想要反擊——奮力還擊。但什麼是他打擊的對象呢？是他的信仰。悲慟剝奪了他對喜樂的理解，也奪去了他對喬伊和神的愛。激情之慟使一切都陷入隱晦不明，卻獨獨讓痛苦的問題顯得更真實無比。」

在《卿卿如晤》的第三章開頭不久，他寫道：

感覺、感覺，層出不窮的感覺。且撇在一旁，靜下心來思考吧。從理性的觀點看，伊的死給宇宙的問題引進了什麼新的因素？它提供了什麼理由，讓我對自己的信仰產生全盤的懷疑？這些事，甚至更糟的事，天天都在發生，這是我早就知道的。應該說，這些事我都曾考慮過。我已被警告過——我已警告過自己——不要顧念塵世

的幸福。而且，所應許給我們的，原也包括種種的苦難。這是整套計畫的一部分。我們甚至已被告知：「哀憫的人有福了」，這句話，我從前也接受。可以說，我所得到的，沒有一件不是事先講明的。當然，不幸的事臨到自己，而非別人；成了事實，而不再是想像，就有天壤之別。是的，但對一個頭腦清醒的人，應該造成這麼大的差別嗎？不，對一個有真實信心又向來真切關懷他人愁苦的人，不應是這樣子的。這情形太明顯了。如果我的房子不堪一擊，這就意味著它原是一間紙片疊成的房子。那「曾把這些事考慮進去」的信心便不是信心，而是想像。把它們考慮進去的用心，也不是真正的同情。如果我像自己所認為的那樣，真心誠意關懷世人的愁苦，當自己的愁苦臨到時，不應這麼潦倒的。原來，這只是想像出來的信心，用沒有危害性的籌碼下注，雖然上面標著「疾病」、「疼痛」、「死亡」、和「孤獨」。我向來以為自己信得過這條繩子，直到它能否懸得住我變成生死攸關。現在，它的確具有千鈞一髮的重要性，而我發現自己信不過它。¹

雖然路益師直接向自己的信仰挑戰，但是在體驗悲慟的過程中，他發現有一股更新的信心和醫治隨之而來。

「路益師以一個被鋸斷一條腿的人為例。」米歇爾說，「那人一輩子都要癱著腿生活，但他是否就該從此一蹶不振？當然，這要看那人對此採取什麼反應；不過，大部分時候，答案是否定的。他的確可以克服殘肢帶來的不便，只是他永遠不能改變失去一條腿的事實。這是一生都會跟著他的印記。所以說，在悲慟的歷程中，的確是有不同層次的醫治。」

「他信靠神，因為他深知祂的本性。」多爾諧提到，「然而，路益師在《卿卿如晤》中卻說，『有時，我的禱告生活就像拼命在敲打一扇被猛力關上、且上了門栓的門。』他並不懷疑神就在門裏，只是不明白為何此刻聽不見任何的回音，為何似乎斷了聯繫。可見，信心實在至關緊要。」

路益師在第四章中寫道：

我錯了，竟然說殘肢可以從被切除的疼痛中復原。我之所以被騙，是因為它使盡了各樣伎倆傷害我，我最多只能逐一的識破。

然而，還是有兩項大收穫——現在，我已有

自知之明，不至於把它們稱作「永恆性」的收穫。當我轉向神時，我的心所遇見的再也不是那道緊閉的門；轉向伊，也不再是一片空茫——也不再嘀咕她在我心中的形象有何問題。²

撰寫《卿卿如晤》的過程，帶給路益師極大的醫治。根據格雷生的說法，「他寫此書就像在寫日記一般，起初根本沒有打算出版。他撰寫的目的，只是想將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記錄下來，藉以分析自己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每次遭遇壓力時，他總是形諸筆墨。說服他將那份手稿付梓的其實是格林（Roger Lancelyn Greene）。他探望傑克時，正是我母親去世之後的幾個月。他問傑克如何渡過傷痛，傑克便提到自己寫了一本日記，他通常都將這本日記存放在辦公桌的抽屜裏。格林問：是否可以借讀一下？因格林是傑克的知心朋友，所以傑克答應了。後來格林對他說：『傑克，說真的，你應該出版這本書，它會給許許多人帶來幫助。』」

於是，在1961年，《卿卿如晤》出版了，不過是以克拉克（N. W. Clerk）的署名出版。依胡勃之見，「路益師不希望自己的婚姻惹人注目。畢竟，他的婚姻為時不長，他並不認為自己的婚姻比起維繫二、三十或五十年的

婚姻，需要受到更多的尊重和同情。」

「我想，他的目的只是想分享自己在婚姻和悲慟中的心得，以期讀者能得到幫助。」胡勃說，「但他並不希望讀者聯想到他個人。他希望讀者思想書中提出的論點，而非論及『路益師』這個人。這是他使用假名的原因。但是，當路益師去世之後，我們知道這本書若是恢復使用路益師的真名，將會有更多人閱讀，銷路也會更好，因此，我們恢復了原作者的名字。」

的確，當此書重新以路益師之名出版，立刻帶來銷售上的成功。然而，這項成功不僅只是財務上的；《卿卿如晤》更成為情感和靈性上受創者的慰藉。

「此書真的具有療效。」多爾諧說，「我讀此書時正經歷極大的傷痛，是一場如喬伊之死一樣令人無法理解的傷痛。逝者太年輕，過程太痛苦，簡直叫人難以接受。但此書的信息帶給我極大的安慰。是的，他也在受苦，他也在經歷磨難；但他持守信仰。我樂意聽從這樣的人。」

「《卿卿如晤》一書，對我而言可說是不堪卒睹。」格雷生說，「這是在我母親去世之後，傑克為自己的感情、靈性和心理所做的大檢閱。儘管如此，我還是讀了，而且還介紹給其他人。我想，對於即將失去親人或正在居喪的人士，此書是我所見過最具價值的著作。」

就某方面言，身為基督教護教作者，路益師的寫作生涯於焉結束，而此書宛如其最後一章。他的寫作生涯始於《痛苦的奧祕》，終於《卿卿如晤》。這兩本書各有千秋，又十分近似。

「我認為，一般人對《卿卿如晤》最大的誤解，就是以爲它與《痛苦的奧祕》有如天壤之別，」米歇爾說，「但你若仔細閱讀，就會發現兩書的差異其實不大。悲慟的確令路益師的理性生活陷入危機；但是，當他攀越困境之後，他開始重新肯定《痛苦的奧祕》一書中所闡述的原則，他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來表達。依我之見，他對於過去所得的原則有更深刻的認識，並沒有將之棄置一旁。那些闡述出來的高見是他重新立足的依據。他在《卿卿如晤》中所面臨的試探，早在《痛苦的奧祕》中已獲得某種程度的解決。」

死亡對於路益師來說，一點也不陌生。從童年時期失去母親，到最好的朋友帕迪戰死沙場，直至最後失去父親和摩爾太太，路益師學會了節哀順變。惟有喬伊的逝世，迫使路益師轉向內在，檢驗信仰，也把自己從悲慟中所得的心得分享給全世界的讀者。他曉得，死亡是不能選擇的，但他可以選擇信靠神。

11

1963年
11月22日

1963年中期，路益師的健康情形明顯轉壞。他腎臟衰竭，前列腺受感染，蔓延全身。

「他是個老煙槍，」多爾諧說，「喝起茶來又一加崙、一加崙地喝。我相信他的飲食一定不正常。他身體不適。但或許，他已準備好折疊帳篷，返回天家。他有可能疲倦過度了。」

「我想，人事全非，難免令他深感悲痛。」米歇爾說，「但他可能也早有準備了。路益師的信心是愈挫愈勇的。據我看，他的心靈滿有平安。」

「死亡是他預料中的事。」胡勃說，「他的腎臟發炎，前列腺又腫大，這兩種病症都需要動手術醫治；只是，醫生覺得他的心臟太脆弱，不宜開刀。1963年夏天，他在醫院裏陷入昏迷狀態，醫生宣告他瀕臨死亡。當他甦

醒過來時，我正好去探望他，彼此都為此感到相當意外。之後，他在醫院住了兩個禮拜，他希望我代為處理大量的信件，但我並不想浪費時間。

「我對於他不曉得事實的真相，亦即他已離死期不遠，感到異常焦慮。但沒有人向他提及此事。所以，我對他說：『傑克，在《地獄來鴻》中，老魔鬼賽諸葛說，人類死在富麗堂皇的療養院比死在戰場上好多了。你記得嗎？若是在戰場上，你可能會戰死；但在一個富麗堂皇的療養院裏，朋友撒謊，醫生撒謊，護士也撒謊。』傑克答覆他說：『我比你更熟悉那番話。你說這些，目的是什麼？』於是，我將他即將離世的事實全盤托出。他顯得興趣十足，並告訴我：『我很高興你告訴我，華特（胡勃）。如果你不告訴我，就稱不上是真朋友了。』

「這事之後，我為他代打了一些信件。他在信中告訴朋友，他離死亡有多近、通往永生的大門是如何開啓；但就在他要踏進去之前，大門又砰然關上。他說，『我情願自己已經踏進去了。但是，我看自己就如同一位站崗的哨兵一般，哨兵的責任是堅守崗位，直到蒙召。』」

在路益師陷入昏迷前不久，胡勃已從美國遷至英國。當華尼不在的期間，他曾經協助路益師處理信件。但是，胡勃必須在九月時返回美國，教最後一學期的書，並結束

當地的事務，以便移居至牛津。

曾有一段時期待在愛爾蘭的華尼，現在回到路益師身邊，陪伴他渡過臨終前的日子。他在日記裏記載了1963年11月22日的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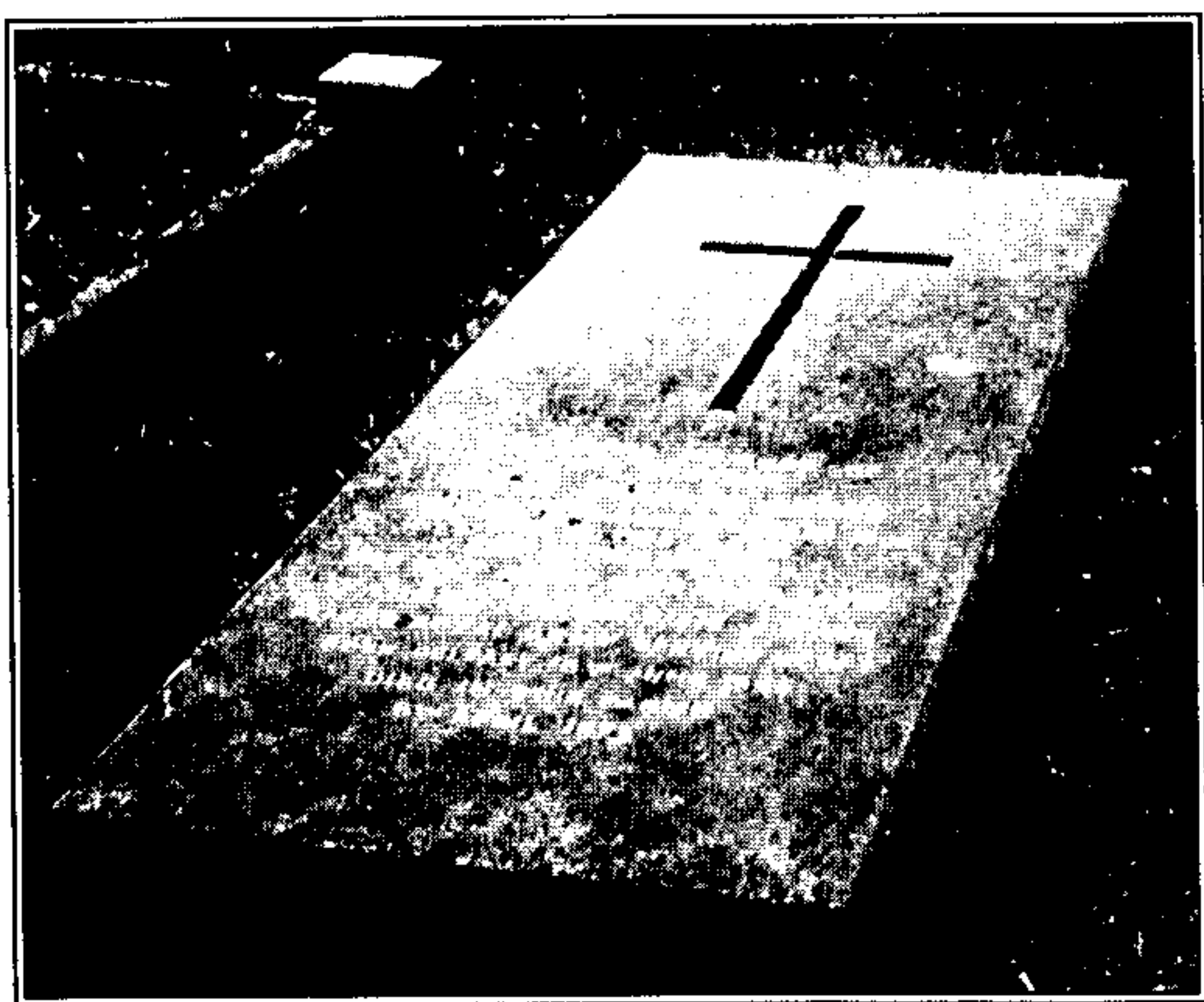
下午四時許，我砌好了茶給他，與他閒聊了幾句。然而，我發現他口齒不清，一付昏昏欲睡的樣子，但心情卻十分平靜、愉悅。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交談。

大約在五點三十分時，我聽見他睡房中傳來一聲巨響。當我跑進去時，他已毫無意識地躺在床上。三、四分鐘之後，他停止了呼吸。¹

「正是那個悲慘的日子，」胡勃說，「那時，我在肯塔基大學教書；剛從教室出來，迎面來了一位同事，他告訴我一則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即甘迺迪總統中了槍，正瀕臨死亡邊緣。一整日，我們都守在收音機旁收聽那則可怕的消息，最後證實他已死亡。那夜，我帶著非常疲憊和憂傷的心情回到寢室，正要入睡時，電話突然響了，是格雷生打來的。他說：『抱歉，我必須通知你，傑克在今天去世了。』他離世的時刻正是甘迺迪遇刺的時間。對我們

來說，那真是可怕的一天。

「我還要告訴你，接下來我做了什麼事。」胡勃繼續說，「雖然有些人可能不認同，但是，我認為應當相信某些出於本能的事。我首先做的，是向路益師說出我的禱告。我設想他已在天堂，因此，我說：『請不要忘記我。』我實在不想與他失去聯繫。我十分確信他在何處，也不以向他致意為恥。這並非一個刻意的選擇，我只是不自覺地做了這個舉動。無論如何，若是神當時把他安置在某個地方，不容許他收聽來自我們的丁點兒訊息，我想不久之後，他還是會知道這些訊息的。」



•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基督教作家之一——路益師長眠牛津。

「傑克的去世令我感到措手不及，」格雷生說，「當他去世時，我的心一直難以平復。我對於他的死絲毫沒有準備。就某方面來說，他的去世比起我母親的去世更令我悲傷，因為這完全出乎我的預料。1963年，我十八歲，無父無母。」

當日，甘迺迪遇刺的新聞造成轟動，以致英美兩地的人無暇顧及其他的消息。一向淡泊名利的路益師，若知道只有極少數人留意到他的死訊，或會莞爾一笑。

四天之後，道格拉斯和其兄大衛參加了位於赫定頓石礦區聖三一教堂所舉行的葬禮。托爾金、派克斯弗德（Fred Paxford）和淡墨會的若干成員亦出席參加。摩爾太太的女兒萊琳隨著大衛和道格拉斯扶著靈柩走出教堂。然而，路益師的哥哥，同時又是一生最忠實的朋友——華尼，卻因悲傷過度而未在葬禮上露面。

洞見補遺

在製作路益師的電視紀錄片和生平傳記的過程中，爲保持行文順暢之故，有許多的洞見未能一一收錄。然而，這些洞見卻評析中肯，發人深省。因此，特別條列如下：

✍ 路益師如何改變你的人生與工作？

「我認爲他改變我對世界的認知，使我認識現有世界的美妙。」曼羅夫說，「人生在世，本來就是一份驚喜，他卻擴充這份驚喜，不但如此，他更使你對驚喜之源充滿好奇。他也觸動了我對追求無限的渴望。他使無限變得叫人難以想像的實在。他在《夢幻巴士》裏所模擬出來的天堂尤其令人嘆爲觀止。在那兒的河流結實到一個地步，以致從地獄來的動物無法在其中往來奔跑，其中的波浪甚至會刺穿牠們的腳，而從樹上掉下的蘋果還會穿透牠們。天堂無比的實在，地獄卻虛無縹緲。這些描述深深感動我，

但我不能說這本書是帶我信主的媒介。路易師並未帶領我決志。」

✍ 路益師算不算是活在神話和奇幻的世界裏？還是他將現實世界與他所創作的虛擬世界作了一番比較？

「身為衛德中心的所長，」米歇爾說，「我不止一次聽見有人說，『唷！我真希望自己住在那里亞』或『我真想住在中土世界』。當我詢問原因時，他們提出的答案林林總總。接著，我問道，『你認為，路益師或托爾金是從哪裏得到這些事物、這些境界的靈感？』他們會說，『從這裏，即地球。』路益師和托爾金所做的就是將我們世界原有的東西，放入另一個我們不在其內、不會有著同樣偏見和遲鈍感覺的境界。在那些境界裏，我們敞開胸襟的程度是我們在目前的日常生活中未曾做到的。路益師讓我們帶著新的鏡片去看這些事。

「從路益師的角度，」米歇爾繼續說，「他視我們正參與在一場偉大的宇宙戰爭中，真人真事，日日上演；而這些人是由一位神以一種絕妙難測的方式創造出來的。我們本可以欣然享受神一切的創造，但卻有種種敗壞，甚至與我們作對之事出現。我們需要撥亂反正。然而，世上大多數的人卻只是坐在板凳上，冷眼旁觀，毫不參與。而路

益師所做的就是以他所寫的著作，將我們從板凳上拉起來，放進一個另類世界中，讓我們在那裏開始較為積極的生活，也參與在所有宏偉的主題中。但事實上，這些事都是從我們的世界來的。我想，這正是路益師的著作引人入勝之處。當我們正閱讀他的書時，轉瞬之間，生活變得如此刺激。路益師所要表達的是，我們若仔細留意自己的生活，就會發現它們真的充滿了吸引力。此處的一杯茶正像那里亞的一杯茶那麼令人陶醉，此處的一棵樹也像那里亞的樹一般迷人。從此，我們不再以既定的方式來看待這個世界；這個世界的確是一個令人嚮往的世界。」

✍ 你寫了一本關於路益師的書，名為《穿越敞開之門》（*Through the Open Door*），作為你的畢業論文。你能告訴我們你與路益師會面的經過嗎？

「當我於 1955 年抵達英國時，委派給我的指導老師任教於倫敦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是個熟識路益師的教授。」哈蒂說，「那年五月，我的指導教授將我研究路益師的書目寄給他，並附帶解釋說，我正以他的作品作為研究論文的題目。路益師回信說，『若是那位年輕小姐想要見見這位對自己的作品研究不深的作者，就儘管來吧！』這項邀請正是我的指導教



• 學養博大精深的路益師

授和我所引頸期盼的。路益師說，我可以選擇在週間去劍橋大學見他，或於週末去他位於牛津的寓所。我決定去劍橋大學，因感覺上比較專業。

「1956年6月，在我記憶中，天氣仍十分涼爽。我受

到熱忱的歡迎。他大約六呎高，身材魁梧，鵝蛋臉。他給人感覺和藹可親，但貌不驚人。我很肯定他那日穿的是斜紋軟呢夾克。他與我的母親同年，而給我的印象就像是我父親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所認識的某人，又像是移居海外的某位遠親。

「他非常平易近人。我們談論了一陣後，他問我目前在研究什麼。接著，他說，他會拿一些資料給我看，說著就進入毗鄰的研究室。之後，他遞給我一個硬紙板製的紙盒，裏面裝滿了各樣東西——剪報、片斷的詩句。我坐在那兒，看了大約一個半鐘頭。事後回想起來，覺得這箱東西就像是一位單身漢在大廳櫥櫃裏收藏的一盒玩具，專門給帶著孩子來訪的客人看的——亦即給探訪者打發時間用的。

「他隨後走出去泡茶，後來又到麵包店買了一些點心請我吃。但他語帶歉意地說他自己不吃，因為正在『減肥』。接下來，我們交談甚歡。我並未問任何關於他作品的問題，因為我曾讀過一篇他的論文，在文中，他表明作者在作品中已道出想要說的話。然後，他問了我一個問題，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曉得我來自美國南方，因此，問我是否看過華倫（Robert Penn Warren）寫的一部小說，名叫《天使一幫》（*Band of Angels*）。我想他很可能讀了

很多美國文學，遠超過他在評論中所提及的。至於這本書，我未曾讀過。就這樣，我們的談話到此結束。之後，當《裸顏》出版時，我了解到當他寫這本書時，必定有看過華倫的作品。我猜喬伊可能看過這本書，並推薦給他看。不過，我當時錯失了一個機會。」

為何你將書名取作《穿越敞開之門》？

「在劍橋大學研究室裡，路益師以開啓的門向我陳述某些看法，但在當時，我聽得一頭霧水。」哈蒂說，「臨走前，他向我說，『在我出版一些著作推翻你的結論之前，你最好趕緊完成你的論文。』這番話對任何研究生來說，無疑都是當頭棒喝。況且，也沒有機會說：『噢，我們可否再坐下來談談？』」

「我不斷咀嚼他所說的話，最後我認為他的意思是指，沒有人知道他何時會蒙恩，得以了解一些過去從未知曉的啓示，亦即一些可能使得他的生活翻天覆地的全新體驗。當他向我說那番話時，我對於他那些年間所經歷的個人生活一無所知。等到我了解他的意思之後，我開始從許多他所寫的評論、論文和小說中，留意他對「敞開的門」所做的解釋。舉例來說，在評論《魔戒》的其中一冊時，他說，許多的批評家都想將托爾金的作品看作是寓言故

事，都試圖將魔戒視為納粹黨、共產黨、科技，或代表他們所憎恨的任何東西。路益師說，這些看法全都錯了。《魔戒》並非寓言故事，它是一個神話，一個創新而非古老的神話。它具有神話的特質。『有了神話，』他說，『就像擁有一把萬能鑰匙，你可以用它開啓任何你想要打開的門。』」

敞開的門是否象徵敞開的胸懷？

「敞開胸懷，是的。不僅如此，也要敞開心靈。」哈蒂繼續說，「此外，比敞開胸懷更重要的是，保持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比如，在《文學批評的實驗》（*An Experiment in Criticism*）一書中，他將自己的一生定位為一個學生、一個評論家和文學導師。他說，教導文學和閱讀文學作品的重要性，就在於保持想像力的靈活與開放。它助長想像力。而有了被滋養的想像力，就會對恩典的運作格外敏銳，不論其來自何時，源自何處。因此，敞開胸懷很重要；但是，廣闊無垠的想像力更重要。」

你能告訴我們有關路益師的禱告生活嗎？

「我從未遇見過一個如此勤於禱告的人。」胡勃說，「他經常在清晨起身，走出屋外，欣賞花卉，並站在那兒

禱告。接著，他走進室內，閱讀希臘文的新約聖經。他可以隨處禱告，有時他的姿勢就像正在寫書一般。不論在火車上、巴士上，散步或在屋外站立時，他都可以禱告。他也會跪下來，在他的床邊禱告。」

「我不知道傑克禱告的內容，」格雷生說，「但我經常在走入房間時，看見他正在禱告。那時，我會說：『抱歉，傑克。』他則回我：『不要緊，我不過是在禱告。』傑克禱告的方式變化多端。我見過他跪下禱告，坐在書桌前禱告，散步時禱告。當他在花園散步、在樹林中徜徉或坐在書桌前時，我能分辨出他是否正在禱告，然而我無法告訴你我是如何分辨出來的。這是出於我的一種直覺。他不會故意跪下或俯首緊握雙手，擺出祈禱的標準姿勢。」

身為文學教授，你認為托爾金和路益師倆人的作品會歷久不衰，還是會逐漸被人遺忘？

「我認為路益師不會在意這件事，」曼羅夫說，「同樣，我認為托爾金也不會在意。這輪不到我們說話的餘地。對托爾金而言，不朽若以『精靈』（High Elves）的形式延續，是很可怕的，它會導致靈魂的麻木不仁。這正是他們為何在《魔戒》的結尾要離開中土的原因。」

「對路益師來說，沒有一樣東西是持久的。但我也認為，路益師確曾提過一些我們經驗過的永恆的事。他談論無限。有什麼事令人興緻不斷？就是無限；超然的喜樂。除非我們與正常的人類經驗隔絕，否則這種經驗是恆而有之的。我們大可以擁有。然而，五十年後，我們是否有同樣的情感，仍是未知數；是否感受到同樣的羞愧，令人置疑；是否抱持同樣的態度，亦值得懷疑。因此，於此際討論六百年或六百萬年之後的事，無異憑空臆測，因為人類這種動物可能已徹頭徹尾地改變了。在路益師的作品裏，我們可能會發現意想不到的東西；另一方面，也可能什麼都發現不到。」

你最喜愛路益師的哪本著作？原因為何？

「問這個問題並不公平，因為他作品的差異性極大。」哈蒂說，「儘管如此，我還是提出一些我個人所喜愛的作品。《文學批評的實驗》是其一，因為它是一種非常具有原創性的概念——身為英國文學教授，我的職責所在，不應忙於判斷何者為偉大的作品，而應該問說：『誰是好讀者？他們喜歡哪一類型的書？』我很欣賞這種想法。」

「我想另一本我所喜愛的作品是《人的滅絕》（*The*

Abolition of Man)。而在他主要的著作中，《夢幻巴士》是我所鍾愛的。你若是一位慕道友或尋道者，我會建議你讀《返璞歸真》。但是，若是你的信仰根基良好，又有興趣讀路益師的文學作品，我會說，『從《夢幻巴士》開始吧！』」

「《漫遊金星》。」曼羅夫說，「我幾乎不作它想，因為此書氣象萬千，使我振奮莫名。譬如海的幻象其實不是真正的海，而是一位天使的顯現。它像極了我們所熟知的某物，卻又完全不像那樣東西。路益師曾說過，『若有兩樣東西幾近相似，差異就絕對非常明顯。』」

「《漫遊金星》和《來自寂靜的星球》差別在於：後者談論的是『異形』(alien)，而前者談論的卻是『他者』(other)。嗯，我們討論到很神祕的名詞了，但其實我們是在討論完全不同的本體論。這就是我喜歡此書的原因。我喜愛它，因為其中對於純真有著非常知性的論證，將每一個可能的層面都穿透了。我想路益師是經過精心設計的。這並非一個冗長的論證，而是一個精彩絕倫的覺悟過程。當他們對談時，那位女士純真的本性被揭示出來，而同時，那位男士的邪惡也被披露。他從論證中精確地形塑出圖像和特性。在《漫遊金星》中，論證與行動之間的差距並不存在，因為它們功能互惠，彼此闡述。此書將身

體和心靈截然劃分。路益師在此書所要表達的意念是：身體與心靈是糾纏在一起的。因此，在全書的結構中，他以身體／心靈／身體的脈絡來體現這樣的想法。」

「若問我最喜歡路益師的哪一本著作，」米歇爾說，「就要看我當時是處在何種心情當中。我曾朗讀《那里亞春秋》給我的孩子聽，這對他們來說，是上乘的歷險故事。但我想，感動我至深的作品當屬《裸顏》。部分原因是他盡一切可能地接近神話的領域，就這方面，麥克唐諾是其鍾愛的對象。另外，我也認為《夢幻巴士》不只令人戰慄而已，它也極為生動有趣。雖然提不出什麼數據，但就我看來，他最好的作品之一是他的講道集《榮耀之重》(*The Weight of Glory*)。若說這是英國文學中首屈一指的作品，可謂當之無愧。」

「我個人最喜歡的，」胡勃說，「是《那股邪惡的力量》(*That Hideous Strength*)，這是以現代時空為背景的神話故事。這不僅是許多人最喜愛的路益師作品，也是路益師本人的最愛。他不認為這是最佳的著作，但他告訴我，他最喜愛此書。」

「我想《裸顏》可說是路益師所寫過的最佳小說，」格雷生說，「它重述丘比特(Cupid)與賽姬(Psyche)的古老神話——一位嫁給神社卻遭遺棄的姊妹的故事。這是

有關歷險、嫉妒、愛、失望、背叛的故事，也是有關自我犧牲、饒恕和復和的故事。當然，這些是隱含的基督教信息。我已讀過十五或十六次了，依然從其中發掘新意。此書剛出版時，遭到非常負面的批評，但如今人們開始真正懂得品析此書。」

✍ 路益師歧視女性嗎？

「沒有任何跡象顯示路益師歧視女性。」曼羅夫說，「一個歧視女性的人不會像他一般，將女性放在他諸多著作的中心。在《夢幻巴士》中，獲得拯救並且試著去救贖受咒詛之人的是女性。在《那里亞春秋》中，具有高度感知力的是露西。至於女巫，不錯，許多人就僅以此點大作文章。在《裸顏》中，女性是中心人物。在奧璐兒（Orual）身上展現的是一個抗拒不了引誘的女人；但在賽姬身上，亦即奧璐兒最終成爲的樣式，卻是一位得贖的女士。」

「他是當時代典型的男士，」米歇爾說，「但從歷史觀點看來，若說他歧視女性就是時代錯置了。他很尊重女性，從他對待摩爾太太及其女兒就可以看出。他喜歡女士的陪伴嗎？大部分時候不是。這是他性格的弱點嗎？我想，路益師會說是的，就像他說不喜歡陪伴小孩子是他性

格的弱點一般。他對於女士在社會上的角色是否有根深柢固的觀念？是的。這些觀念是文化中所充斥的嗎？大部分是的。這樣看來，就某種意義而言，可否說他是當時代的產物？可以。但是，以上總總並不能將他等同於一位歧視女性者。若是按照今日的標準，也許是的，你可以振振有詞地說；但是，時代實在變遷得太戲劇化了。」

「我曾聽說他對女學生不十分友善，」哈蒂說，「但住在英國二十多年之久，我遇見過許多位女士，過去曾在牛津聽過他的課或作過他的學生，她們都認爲他是一位很好的老師，很願意聆聽學生的意見。況且，當我會見他的那個下午，他表現得和藹友善，絲毫沒有一點自以爲是或高人一等的架勢。」

✍ 依你之見，路益師的作品為何在美國廣受歡迎？

「美國人具有生生不息的清教徒傳統，」曼羅夫說，「據我觀察，美國人比較會處理自己的情緒。當我在美國時，令我大感驚訝的是，人們隨時準備好說出自己的感受。這種情形在英國是找不到的。在我看來，路益師的所言所行在美國人中間引起很大的迴響。然而，最終吸引美國人的還是路益師的信念以及用科學處理的方式。據我看，美國社會很積極地尋找神存在的證據，他們喜歡將自

己的信仰建基在某種論據上，而路益師正提供他們所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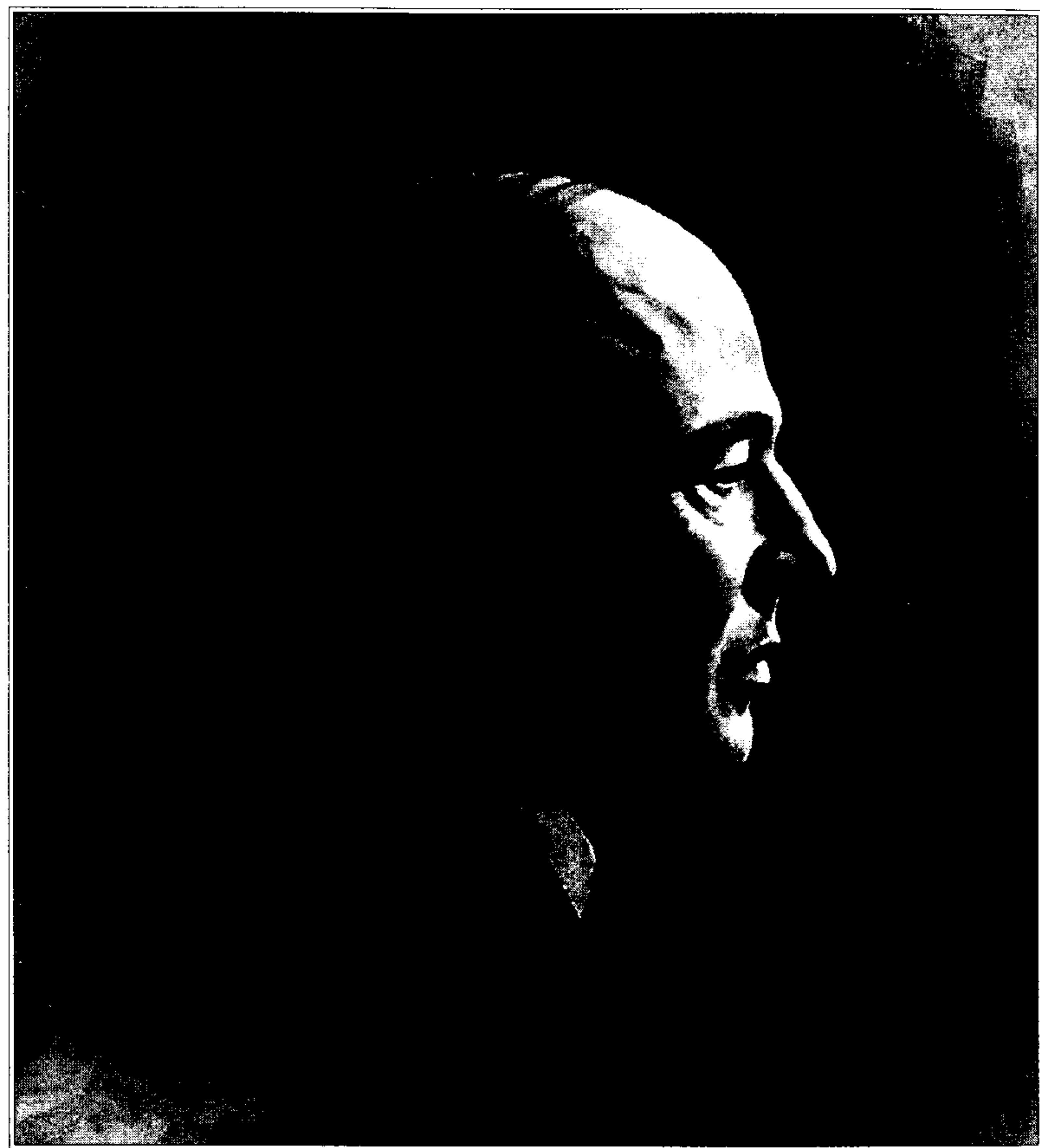
「我想，要說路益師的著作在美國最受歡迎，這是錯誤的，」格雷生說，「事實上，熱愛路益師作品的讀者遍佈全世界。正確的說法應是，美國人比其他國家的人更容易在這些事上表現熱情。我的意思是，英國人以不展示他們的熱情或情感聞名；當然，足球除外。話說回來，目前美國人比起英國人更熱中追求基督教屬靈之事，倒有可能是真的。」

「我想，中肯說來，目前基督教思想的發展是以美國為本，」格雷生繼續說，「現今，美國在基督教理性方面的研究佔有世界領先的地位。然而，不容諱言的是，美國在罪惡和道德的敗壞上也居世界之首。它在靈性和智性上的對比真有如天壤之別，這是我大感好奇的因素之一。讓我們回到正題，美國人對於空洞浮誇之言已到了厭惡至極的地步——他們被這些垃圾填塞得太久了，我想，現在是他們尋找真理的時候了。因此，我認為，路益師的著作會在美國更加暢銷，因為人心渴望直截了當的真理。」

你認為，路益師意識到自己的偉大成就嗎？

「我想，路益師非常清楚他自己本身並沒有什麼了不

The Magician Never Dies



• 作品中充滿睿智洞見的路益師

起，」格雷生說，「傑克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他是聖靈的一個導管，惟有神的靈才是他偉大成就的來源，亦是聰明智

慧的源頭。他當然曉得自己的才智能力。他對自己的才華具有某種程度的虛榮，這點他意識到，也為此感到可悲。但我不認為他曾自視高人一等。我想，他把所有的偉大成就都歸功於聖靈，惟有祂才是真正實至名歸。」

有這麼多人對他的生平和著作大感興趣，路益師對此會有什麼感受？

「他一點都不喜歡這類的事，」多爾諧說，「他不願意有人打聽他的過去，或喬伊的往事。他不希望有人猜測他與摩爾太太之間是否有一段情，也不希望有人詢問他與喬伊是否圓房。我想，當他知道有人說他們並無夫妻之實，一定大為訝異。他肯定會對以上這些問題感到憎惡不已。但是，若是我有機會坐下與他閒談，我會向他說，『你曉得，在你寫了這麼多書、登上時代雜誌的封面、又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之後，要人們不把你視為焦點，根本不可能。他們就是會關心，也許你認為他們不應該這麼做，但他們就是這樣子。』對於這點，我有幾分同情，就像我同情那些感到不堪其擾的音樂家和電影明星一般。」

「他成為知名的人物，但他卻避開名氣附帶而來的事，」米歇爾說，「他從未尋求出名。他的生活被朋友、在學院裏教書和散步所填滿。他不上電影院，不看電視，

也沒有參加社交活動，生活規律如常。以現代美國俚語來說，他是個無趣的小子。他的聲譽主要來自他的著作，來自大眾對他著作的描述和剖析，而不是來自他本人。」

他害怕死亡嗎？

「不，」格雷生說，「據我想，他對臨終的那一刻，早已期盼多時。」

就你認為，路益師留給後世最重要的遺產是什麼？

「路益師的著作幾乎等於是他的代言人，」米歇爾說，「他所有的著作都有福音性的元素在內。他的熱誠來自他的信仰，他也樂於藉不同的層面將這樣的信仰宣揚出來。他以想像文學的方式表達，以護教的姿態出現；他是二十世紀最多產的基督教作家之一。若要提到他在基督教信仰上的遺產，那就是，他在當時代像所有人一樣，竭力讓信仰呈現其真實面。直至如今，你可能並不同意他的說法，但基督教不再是經不起理性考驗的迷信。他相信確有接受這些事的理由，你不能隨意塗抹。那些罔顧事實的人，我想，是因為對他的話置若罔聞。」

胡勃認為，「就某方面來說，他本身自成一個小天地。但，他遺留了大量的作品給後世。我想，這些著作都

會存留，因為它們展現了世界整體的巨幅畫像。他提供的不僅是真理的一絲一縷而已，他給予讀者的是巨幅的畫面。從其他作者的著作中，你只見到掀開的帷幕一角，捕捉到的只是些微的真理，但是路益師的著作卻如同帷幕大張，舞臺上的全貌盡入眼簾。」

「因路益師的言行，數不清的生命得到完全的改變。」多爾諧說，「心靈破碎的人、受傷的人、受各式各樣捆綁的人，都在路益師的指點下，尋見了耶穌基督，並經由祂而得著自由。我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不只我一人而已。」

「在以弗所書第四章中，」多爾諧說，「保羅寫出聖靈所賜的職份：有使徒，有傳福音的，有教師。路益師便是一位教師。他先天的本質就是一位老師。」

「他知道自己使命是什麼，而他達成了。」胡勃說，「你可能曉得你在世上的使命，但未必會去實踐。但路益師不但知道，而且不畏艱辛，全力以赴。」

「仰慕傑克的為人，或鍾情於他的文學功力，太容易不過。」格雷生下結論說：「然而，不論個人主觀的喜好為何，我們必須超越這些，而仰視在傑克背後，終其一生掌管他、使用他、引導他的聖靈大能，這才是真正重要的。與此相較，傑克本身實在微不足道。」

後記

讀者當知，今日仍可尋訪路益師在牛津的故居，及其生平佇足之處。在為此書進行研究和訪問的期間，我們欣然發現多處地點景物依舊，譬如，「鱒魚」餐廳仍然提供佳餚美食；而「鷹與小孩」酒吧，過去淡墨會每週聚會之處，仍可享受到大桶的黑啤酒，更可以觀賞到一幅幅路益師和托爾金的照片；麥大倫學院仍是牛津大學最美麗的學院之一；窯屋如今由路益師基金會看管經營；而位於赫定頓石礦區的聖三一教堂與鄰近的墓園（路益師、華尼和摩爾太太安葬之處）隨時可供參觀憑弔。位於牛津近郊的科次沃爾德小鎮仍屬全英最美麗的景點，你可以在寧靜怡人的環境中，散個步、喝杯下午茶或開車閒逛。

若想進一步了解本書受訪者、作者以及相關電視記錄片的資訊，請瀏覽 DuncanEntertainment.com 的網站。